

羅
羅

羅
羅
著

高
佩
瑛
譯

工業文明之將來

魁
古
玄
同
題

羅素著 高佩琅譯

工業文明之將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原序

寫這部書的意胎，起於兩個人各自遊歷蘇俄的獨立經驗，和由蘇俄同伴遊歷中國時的公共商榷。在蘇俄時，正是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共產主義還在如火如荼的猛進，觀國者無論同情與否，均不免受深刻的刺激和強烈的感動。此書的兩位作者，雖同在蘇俄，却不曾會面，經過獨立的觀察以後，二人的熱情却恰恰被引到完全相反的方向，一個是萬分的失望，一個是滿腔的同情。後來一同到中國去，在行色倥傯的旅途上，費了六星期，在閒靜空氣的中國裏，又占去幾個月，全是討論這意見衝突的原因。到了辨論的態度比較冷靜時，知道痛

惡蘇俄的，以爲蘇俄的新制度新道德，在西歐情境之下，便能摧殘與民衆相習的言論自由和行爲自由；在俄國情境之下，便是破壞人道的，自由的，未染工業主義之毒的正統道德。至於同情蘇俄者，因爲布爾希維克的新制度，衝決了一切傳統的信仰，使思想與實際生活間得了調諧，恰好適合工業主義的人生觀。

我們的結論，和德國與捷克斯洛伐基一部分的著作家一樣，就是現在最要緊的事實，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競爭，確是工業文明和人道主義的壓戰。一種新的經濟生活，便產生一種新的人生觀，若不合經濟狀況的人生觀，便當付之淘汰，所以破除傳統的迷信，乃是需要的工作。現在人們所堅持的頑固見解，祇是農業時代乃至游牧時代的遺蛻而已。我們相信現在世界最大的差別，就是工業國和非工業國的差別，雖然幼稚的經濟生活方法行將漸滅，工業

主義正在風行。中國的現象，便是非工業主義的代表，俄國布爾希維克委員，和美國託辣斯要人，便是工業主義的代表。

我們以冷靜分析的眼光，先從歷史背景上，推究現在生活中各種勢力的來源；再看善用機械主義可得何等結果。所以是書分兩部，第一部是分疏機械勢力的根本，第二部是如何利用機械勢力的道德觀念，多數的聰明人，已經受大戰的教訓，以為將來重要的問題，祇是利用工業主義，來擴張個人的自由增加個人的快樂。羣本能——一種變性的遺留——必須要消滅掉，但增益幸福和智慧的生活組織方法，却是應當保存。人們第一的仇敵，常常是不合時宜的制度；或本於傳統的迷信，或本於有害的本能，或本於不成熟的科學知識。不過能夠看出它的不合宜來，則非公平正直的學者莫辦，無論在什麼時代。

這個書是由兩人互相研究的結果，所以書中的意思，差不多沒有不經兩人

工業文明之將來

同意的。

四

Bertrand Russell

Dora Russell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

目錄

第一編

- 第一章 現世紛亂之原因
- 第二章 工業主義的固有趨勢
- 第三章 工業主義與私有財產
- 第四章 工業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關係
- 第五章 趨向國際主義的過程
- 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工業未發展的國家

第七章 社會主義與工業先進國家……………一三四

第二編……………一四六

第八章 社會制度善惡的標準……………一四六

第九章 道德標準與社會幸福……………一六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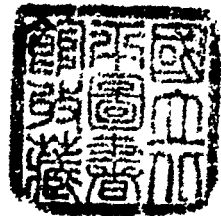
第十章 權力之本源……………一六〇

第十一章 權力之分配……………一三九

第十二章 教育……………一三五

第十三章 經濟組織與鑿性自由……………一五六

工業文明之將來



羅素 著
高佩珉 譯

第一編

第一章 現世紛亂之原因

縱觀歷史，各時代的人類社會運動，一面是循環的，一面又是進步的；好像一種樂曲，練習一番，又練習一番，調子是一樣的，不過聲音一次比一次的洪壯，演奏一次比一次的圓滿。在這個調子裏邊，有平平淡淡的節目，有感情

第一章 現世紛亂之原因

一

激越的節目；有時作駭人的高調，有時直等到這調子重新從頭奏，竟靜悄悄的聽不見一點聲音。我們目下正經過和要經過的這時代，正可拿音樂裏駭人的高調來借喻；儻若我們覺得它祇是一個調子，則終局便是毫無意義的；儻若我們覺得它是循環的，則全部的進行便是毫無價值的；祇要注意到進化的方面，祇要注意到這個時期和那個時期不同的地方，便可知道，歷代的進步，在忽前忽後的潮流中，藏着一種不息的向前的運動。

古代埃及帝國和巴比倫帝國，被波斯帝國滅了，波斯又被馬基頓，馬基頓又被羅馬滅了；條頓人與阿剌伯人又亡了羅馬，條頓人又亡了阿剌伯，每一代的文明，都有相當的昇進而達於滿度，過時則衰落以至於毀滅；於是新的文明，便建設在它的遺址上，有時或需經過一個大的擾亂時期以後。現在我們的文明，又已漸彫落有敗壞的朕兆了。在帝國和文明上，我們所看見的，祇是歷

史上的循環運動，和牧場上的獸類一樣，歷經生育長成衰老和死亡的各種時期。

儻若拿後來無論那種文明與前代的作比較，可以看出有一種確鑿的進步，特別在這兩方面：一，知識的增進，二，組織範圍的擴張，所謂國家，便是個好例證；從這兩種過去的進步看來，將來的希望，是可以樂觀的。

不過知識的增加，和國家的發生，是善的根本，同時又是惡的源泉：如科學能增加戰爭的破壞力，大帝國能令戰禍蔓延；雖然它們這樣為患，但是都是重大進步的必不可少的條件。談到知識，那是顯而易見的為進化的要素，至於國家的發生，乃是世界混擾的一種相當的結果，又是撥亂反正的一種可能的方法。消弭戰爭的最後治療，是創造一個世界政府(*World-state*)，或太上國家(*Superstate*)，有力量能夠按法律解決國際的紛爭的。不過要令此種政府實

現，是必需經過一種時代，即世界各種不同部分，都有很親密的聯絡，沒有一部，對其餘無論那一部所發生的事，持不相干的態度的。這個時代，現在已經到啦。近世以前，遠東與歐西還沒有重要的關係；哥倫布以前美洲便還是僻地；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以前，俄羅斯和西歐列強還沒有聯合；有了這次大戰的普遍的破壞，才促成了人類的休戚相關；這都是工業主義和機器創造的結果，而工業主義和機器創造，又都是科學的產物；無論為善為惡，科學令我們的世紀和過去的世紀不同。無論它有甚流弊，畢竟能夠引導人類到一個比較從前更快樂的境地。

從遠大的意義看來，現今擾亂的結局，可證明為樂觀的。不過未達目的以前，世界的情形，殊屬可怕；並且在最近的將來，有愈趨愈壞的傾嚮。在這黑暗時代，儻若我們以適當的動作，合力減輕破壞，令新的建築，迅速的，堅固

的實現出來，我們必需與現在一切銷沈意氣的東西，和最近將來的一切危險，短兵相接。我們必需毫無顧忌的評判一切，去掉虛幻的慰藉。我們必需把我們的時代所供獻的最好的科學，最完美的理想，適用在我們的思維上。因為有一種外觀上好像不能抵抗的反動力，為我們實現最後目的的一種障礙，所以我們第一必需要把懷喪與畏意的心理，完全斬除。並且為這最後目的，我們應當知道政治的力量，非得到大眾的擁護，是不能強固的；更應當知道，愚昧的人，即使得了大眾的擁護，也不會作好事。在神秘的無理性的互相憎惡裏邊，要令大多數的人，了解真理。養成根據證據造成意見的習慣，去掉以感情為本位的主觀，是異常之難；不過世界將來的希望，是不在所謂政治的萬應散，而視這些事能辦到與否以為斷。

理性和科學的腦筋，對於世界比先前更為需要。因為建設在不合理的鐵籠

上邊的那些信條和習慣，都完全破壞了。禁例風俗和宗教的崇信，在野蠻民族裏邊，是維持社會秩序之根本，它們被保留着經過後來幾個文化時代，直到最後懷疑的理智，發覺出它們的悖理與可笑來，於是社會秩序，不免發生不安定的現象。這種情形，發生在雅典，正當它那政治文化的光榮時代，紛亂的結果，雅典滅亡了；同樣的情形，在十五世紀之末，發生在意大利，於是意大利變成了迷信的西班牙人的奴隸。現在這種情形，正次第發現在全世界上，一切舊威權的束縛，已經被大戰解除了；被壓迫的人們，不復俯首帖耳聽人宰割，僅祇爲着他們的祖先是這樣的。威權者要剝奪他們的權力，必需找出一種理由來對付他們，不過這種理由，是虛偽的；僅能取信於那些以服從這種理由獵取私利的人們，其餘便沒有不持反抗的態度了：例如女子之對於男子，被壓迫民族之對於壓迫民族：最爲鮮明的，如勞工之對於資本。從過去的歷史上看，這

是最危險的事情；不過若被壓迫者，能避免可怕的戰爭，而得最後的勝利，並且這種勝利，能夠得到建設良好社會秩序的結果，這又是最有希望的事情。這種支配全世界種種戰爭之因的，到底是些甚麼力量？他們相互的關係是甚麼？這戰禍的將來是怎樣？我願以局外科學研究家的資格，屏除一切感情作用，討論這個問題。

現在有些勢力是發榮滋長的，有些勢力是陵夷衰微的；在後者裏邊，也有些還很當權，但是它們的好時光，是已經過去了，它們好像是命定的樣子，一天衰弱一天。在方興未艾的勢力裏邊，有兩種最大的勢力，即工業主義，和國家主義。站在這兩個大勢力後邊，自身無政治之色彩，而確能握政治之要害的，便是科學了。

工業主義和國家主義都有兩種形式，一種賦予那般攬權的人們，一種賦予

那些努力解放自己的人們。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即工業主義的兩種形式；帝國主義，和爲受壓迫民族爭自由的主義，便是國家主義的兩種形式。爲受壓迫者爭自由，如威爾遜以民族自決的名義努力欲援助一般弱小便是。不過大戰中的勝利者，議決這個原理，僅可適用於那些被協約國 *Entente* 的仇敵所壓迫的民族；至於那被協約國 *Entente* 壓迫的，是不准爭國家獨立的。俄人因爲他們的領土橫被敵人佔領，引用自決原理自衛，竟和社會主義，實行結合。以帶着國家主義外貌的自決主義，竟和充分帶着國際性質的馬克斯 *Karl Marx* 主義携手了。

可見世界上有四種偉大的政治勢力。工業主義的兩種形式，叫作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的兩個形式，叫做帝國主義和民族自決主義。在這些勢力裏，起了個絕大的紛爭；一邊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一邊是社會主義

和民族自決主義。

二

政治和軍事的劇烈競爭之苦痛，是隱藏着的，即兩方的敵手，也是彼此莫名其妙。這種情形，同一的發生在工業主義的兩種形式，和國家主義的兩種形式裏邊。我們最要明白的是：這些反對勢力的相互的關係，所以必須對於現在的大局加以分析。

第一必需要明白甚麼叫作工業主義？工業主義，即大量生產的方法，（包含分配）而這種方法，又需要固定的大資本；就是用很大的勞工，造成便利生產的種種工具，來滿足我們的需要與欲望。申言之，即應用工具的習慣的擴張。在播種前即想到耕地的那個人，他已經作到了趨向工業主義的第一步了。

一個掣它自己原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與欲望，不過能夠減輕一部滿足食慾的工作罷了。工業主義即製造工具的操練的擴張；等到工具變成新式機器，便需要多數工人的合作，方可滿足生產的要求。今要證明工業方法的生產，可舉鐵路為例。鐵路的建造，需要巨額勞工，不過一旦築成，我們無論那種欲望，它都不能夠滿足：真是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倦不堪臥。（不意意外危險）一條鐵路，不能像一塊麵包似的那樣被人消費。它不過能作供給麵包的一種方法，并用比較經濟的工作給與消費上的便利。當着鐵路正建築的時候，一切從事築路的工人，是不能以其工作自養的；因為這種工作，產不出甚麼生活的需要品來；所以他們必需仰仗別人所需要品的剩餘以爲生。工業資本的增加，能暗減當時需要物的滿足；工業化的社會，是常常爲着將來的較大欲望，犧牲目前必要的需求。

我們可以看出工業主義，是需要一個繼續工作的團體，而這個團體，必備具幾種性質的：第一必需有大組合的工人，專作一種公共事業；例如鐵路是絕非一人或一家所能築成的，第二指揮這工作的人們，必須放棄目前的安樂，擱取將來的大利；第三要整齊嚴肅的一個統治機關，好使那些從事這迂遠的事業的，能夠收穫他們的種植；不然，人人便要取法這個格言，「讓我們吃一點喝一點罷，因為明天我們就死了。」第四必需用靈巧有技術的工人，因為工業出產的進行，是不易的；最後還需一個有科學知識的團體去製造或利用新的機器。最後的這個條件，是最重要的，從前因為沒有這種條件，所以工業主義不會發生。

在工業主義萌芽時期的國家，它的經濟組合，常常被壟斷於少數人手裏，除非由工業先進國裏大募外債，大多數的民衆，一定是極窮的，這差不多都是

不可避免的情形。先從貧窮的問題說起，一個尙未工業化的國家，它的出產的方法，無大效率；所以生活的必需品，當然沒有巨額的產生，也就沒有多大的剩餘。在這樣國家裏邊着手發達工業的第一個效果，即是奪去大多數能作直接生產事業的工人，教他們築鐵路，造機器，或運出本國貨物於那些有機器鐵軌可買的國裏去。於是消費品便不夠分配；因為平素，本無積蓄，又加上生產不足，遂令一般工人極端窮乏。欲避免這種惡果，有兩個法：一是應用緩進主義的工業化，一是大借外債，儻若先進國友誼的幫忙，後邊這個法，是最有益的；但是像蘇俄這樣的國家，因為鄰國的仇視，大借外債是辦不到的，餘下可以供它選擇的，祇有大窮乏，和極緩進的工業化這兩條路。

這的確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情形，在一個工業尙在啟蒙時期的國家裏，工業上的經濟組合，是必需握在少數人手裏的。英國是一個最老的工業國家，在它

的工業界裏起了一種盛大的自主運動，博得各界的滿腔同情，這就是社會主義的樣子。社會主義，在英國工人協會裏邊，有莫大的生氣和力量。但是在俄國，雖然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兩年發生同一的運動，但現在已經完全被政府打倒了。如工廠恢復一人獨裁制，一切工業，都收歸國有是。對於英俄的不同，便有些相反的意見：在俄國西部的共產黨，以為按着俄國過去的經驗，在現在是應當反對工業上的自治主義的；至於那些堅持工團主義的人，當然要指斥鮑爾希維克所作之荒謬。我以為英俄兩國工業發達的時期不同，所以兩國的社會主義者，對於工業的自主所持態度，亦自相異；工業上的自治，絕對不能適用於俄國，對於英國則十分相宜；試申明這個道理如下。

我們已經知道初期工業化的國家，若它不能借外債，在工業沒有相當發達以前，一般工人要受很大的痛苦的。假若一般工人，握着經濟大權，一定不肯

忍受這新添的痛苦；又絕對不能因他們的子孫，可以享最後的利益，便可教他們的憤恨冰消雪釋的。英國工業革命的初期，大隊工人碎解了新式磨機；因為這磨機，可用很輕的工作，產出與舊磨相等的產額，致令多數工人完全失業。儘令工人握着生產的大權，英國工業革命，可以永不能實現。

不獨一時貧苦的增加，能令自主運動，在萌芽期的工業裏，不克實現；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即生產者沒有集衆合作的習慣。非工業的生產，是個人的事業，或一家和少數技師的事業，沒有自願聚集幾百或幾千工人合作的可能，新的組合，更不能自動的成立；祇有用強權可以逼着大羣工人，爲一種事業在一處工作。等到他們養成了合作的習慣，經驗出合作的利益，那時用不着壓迫，自然會照樣進行。在政治上也是這種情形：第一步須由君主以威權造成組織強固的一個政府，接着施行代議制，便能成功。美國便是一個例子，因爲

創造美國憲法者的政治習慣，已經在十七世紀英國裏造成了。我不相信國際的政府，可以有效力的實現，除非這世界經過一個政府或幾個締結強固的聯合政府統治以後。儘必需的組織已經建設，在組合裏工作的習慣已經養成，自治便爲可能，自由亦可逐漸完成。政治是這樣，工業也是這樣。無論是資本主義制，或共產主義制，初期的工業是必需用高壓政策的。至於這種威權或在資本家，或在政府的官吏。鮑爾希維克一切的設施，都是抱定這個主張，我想此等見解，亦可在印度中國及一切尙未發達的國家裏證實。

由此看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差別，怕還不如兩個政黨的差別距離的遠。無論是在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之下，工業主義的初期，及後來各期，均發生應有的相同的現象。看見在布爾希維克治下的俄國工業，令人聯想到一百年前的英國工業；長的工作時間，微薄的工資，罷工的厲禁，工人對廠長的絕

對服從，這些情形，現在的俄國，和百年前的英國，完全相同且必須相同；因為它們都是想不借外資，自行發達本國工業的。

我們又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的目的，除非在工業發達的地方，並且工業已經深入於國民習慣，是不會成功的。在英美兩國，設若社會主義所主張的每一個成年人一天四時或五時的工作能夠辦到，也用不着延長的戰爭，和工業的凋殘，準可以給全體人民以很大的物質文明的幸福。並不需要官吏的集中制度，因為一般工人，自長期的練習裏，已經對於他們所應作的工作，十分明白，他們自己即能夠辦的非常妥當。沒有廢除資本制度的不幸的結局，沒有工業主義應有的危險，也沒有近代文明全體組織裏所隱藏的普遍的階級戰爭，這些幸福，會慢慢的來到，是可以預期的。但是無論怎樣，空有共產主義的形式，工業沒有發達，是不會得這些利益的。因為這樣的國家，生產的全額，是僅能維

持生活的，一般民衆，在工業進行上又沒有自主的習慣，技術，和知識。

儻若這些觀察是對的，則緣附集中於階級衝突的政治紛爭，縱然也算重要，但絕對不可阻礙這比較更重要的機器，技術，和工業訓練的發展。這種發展，不管經濟分配的制度如何，總能夠決定一國經濟生活的幾種狀況。即社會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兩個性質相反的國家，祇要工業發展的程序一樣，則經濟上種種方面，必要呈現相同的狀態。

三

次於工業主義，有一種偉大勢力，支配現在的世界的，叫做國家主義。它也像工業主義，有兩種樣子；一種適用於那些有強權的，那一種適用於那些奮鬥着想解放自己的。同一個國家主義，在有強權者，則叫作帝國主義；在被壓

迫的民族，則叫作自決原則。這兩種樣子，又和工業主義相似，都有共同的性質，爲參加局內戰爭的人所不很洞悉的。

我們先將甚麼叫作國家主義弄清楚。

國家主義是好羣性的發展：這是一種習慣，一個人視他的國家爲自己的羣。用甚麼組成一個國家？有一個事，可以明確的說出來的即：一個國家，就是受地理限制的一個羣。一個人可以對於種族，宗教，職業，技藝，科學種種的羣，發生忠愛的情緒；儻對於一個有地理關係的羣，生這樣的情緒，則這個羣，便可稱爲一國；而他所覺得的這種忠愛情緒，便可叫作國家主義。所以「國家」和「國家主義」必須合在一起解釋：它們都是本於地理關係的。這種形式的羣，在各種形式上，佔了一個很優越的地位，是現世紀的一種特徵。在過去的許多時代，羣的組織，往往係同宗教的人而非同國家的人。馬克斯以爲一

部世界史，就是一部階級戰爭史；結果封建的貴族，降服於中流階級；中流階級，降服於平民階級；所以他希望一個人的好羣天性，用於他的國家裏邊，不如用於他的階級裏邊。所以他的信徒，毋得在有產階級的假的愛國主義上，竟有工人和智識階級的熱烈愛國主義，很是奇怪。「世界一切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是馬克斯對於工人忠告的口號；他要把好羣的天性，從國家搬到階級上去；按着上次的歐戰，這種忠告，是完全失敗了，不滿它永遠失敗與否，是不一定的。

爭勝心，是人類本能的一部分；藉着文明的增進，競爭的團體有日趨擴大的傾向。從家族擴張到部落，從部落擴張到小國家，從小國擴張到近世的大國家。國家主義的原素，就是國與國間所發生的爭勝心。對本國的人，就會發生種種忠愛的感情；對敵國的人，就會發生種種敵愾的觀念，一個人中了國家主

義的魔，相信他自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文明最開化的；至於敵國，則犯了可以想像到的一切兇惡和鄙劣的罪過；因為敵國人是如此的鄙劣兇惡，我們是如此的文明開化，所以我們對他們，無論鄙劣和兇惡的到甚麼程度，都是合理的，這便是國家主義的信條。

看這種信條的性質，顯而易見是建設在虛僞上，且爲戰爭，兇殘，和破壞的直接媒介。至國家主義者的信仰，是因國而不同；德國人覺得他們的文化，十分優越，是值得拿一次歐戰爲代價去傳播的；至於英國人則以爲英國的文化，超過一切，值得拿劍刺和鞭撻爲方法去推廣的。雖然他們都是國家主義者，但英人和德人的意見，是不一致的。無論那個國家，都自己以爲強過一切，自然我的讀者，也是屬於這樣的國家；其餘的國家，也採用國家主義者的信條，那顯然是錯了；他們都應當承認我讀者的國家的優越，並且五體投地的

允許它的種種要求。但是，唉！沒有辦法！他們也都很不客氣的，自居於優越，把他們自己的國家，吹噓的恰像我們自己的最優越的國家。

我們看見，被壓迫的國家，一旦解放了的情形，知道受壓迫者的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是無大差別的。波蘭即最近最顯著的一個例證；一世紀半以前，俄人壓迫波蘭人，波蘭人表示：他們求之不得的，不過還我自由而已。各處抱自由主義的人們，對他們都抱滿腔的同情；以爲這樣義氣的國家，必不能以他們所受的殘暴，再加諸別國。不過他們一旦得了國家的獨立，便着手以武力征服俄國，直欲把他們從前在俄皇沙 (Tsar) 手裏所受的那些苛虐痛苦，盡情報復在大多數俄人的身上；這種情形，並非例外，也並不怎麼奇怪，這是染了國家主義的毒的一種當然行爲。

不獨是外交家的抗拒的手腕，或荒謬的舉動，才鑄成了國家主義的大錯；

又不獨因為事實上有些國家是壓迫者，有些是被壓迫者；這個大錯，是國家主義熱的自然結果；有了它，還要想保持國際勢力的完全平衡狀態，是萬萬不可能的。要是大多數的文明人類，常常覺得他們惟一的社會責任，祇是對他們自己的國家；爲着它自己的利益，祇好用以鄰國爲整的辦法；這個態度不根本改變，祇以外交的縱橫捭闔，政治的花樣翻新，是永遠不會造成一個較好的世界的。

弱國常常標榜自決原則，和強權奮鬥；不過這原則的自身，並非國家主義的，它是站在國際主義的立腳點上，又披上國家主義的袈裟的一種努力。真的國家主義者，借這面招牌，是爲他自己的國家；因爲聯盟的需要，對着別國自決的呼聲，便不得不擺出義俠的面孔來。若國家主義熱，常常保持現在的高度，自決原則能夠實行，且有效率；以之抵抗強權，也是國防上一種最適宜的

布置，不過亦正因為國家主義熱度不減，自決原則才不易維持和實現。例如兩國的交界地方，重兵虎視眈眈的互相警備着；一旦通商發生困難，便可激起兩國經濟上的仇恨；稍有齟齬，戰雲立刻爆發，到那時戰勝者便把自決原則拋棄了。國家主義的毛病，差不多是不可救藥的。我們不能感情用事的，令今天受壓迫的，明天變成壓迫人的，以洩怨毒，儻若我們義俠的助力會成功。國家主義毛病的唯一治療，即是國家主義自身的滅殺，要滅殺它，須令人們的熱情和精神，離開這無謂的國家競爭。怎麼才能辦到？將來還應究討一番。因為這確是現代文明當頭最重要的事業，比介紹一個好的經濟組織還重要。

在這一編裏邊，已竟說過，造成現在世界的，有兩大勢力；但是分別討論的，沒有討論到它們相互的關係；原來它們的關係，是很重要有趣味的。工業主義，在種種方面，幫助了國家主義的發展，並且為世界最高政府造成了技術

上的可能。社會主義，是國際性質，是保護被壓迫國家的。資本主義，則以國家主義爲蒙蔽工人的方法：祇要他能恨外國人，便可減輕了對資本家的惡感。這些關係，對於考究這眼前要破壞我們的文明的紛爭，都是很重要的。

當此時，還有過去的舊勢力，雖逐漸衰微，却仍健在，如手藝，農業，宗教，文學，習慣的思想等等都是。因爲現代思潮的競爭領袖，彼此以毒惡爭鬥相侵害，舊勢力乘此機會，越發強盛，要得最後的勝利，是可能的。關於這一點，將來再談。

第二章 工業主義的固有趨勢

要明了政治和經濟勢力的活動，最好是去學物理學家那樣，把各個的力量分開來去研究，當然的，各種現象，都不是種因於一種勢力的活動，是各種勢力的效力合成的結果。這計算結果的問題，已由前面對於各種勢力傾向的研究，把它簡單化了。國家主義單獨的效果，是明白的，工業主義的效果，因為它的動作，和別種勢力不發生甚麼直接的衝突與關係，好像不大顯明，但是並不見得不重要，若我們要解釋現在的世界。有許多話在上編已竟說過，不過那都是附帶的問題，現在才討論到它的本身。

爲欲實現工業主義，我們曾枚舉了幾個必要的條件；大組合的工人，從事於一個共同事業；工業的領袖，爲將來的大利，甘心犧牲目前的生產；一個秩序的強固的機關；精巧的工人，和科學的知識。這些條件都有了，儻若不受別種趨勢的阻止，我們再看將來會有甚麼效果。

工業主義，不僅包含需要多數工人，合作一個大工程的意義；如金字塔的建築，可謂一個大工程，但那不是工業的。工業主義的要義，是精巧機器的運用，和工作經濟的方法；它一切性質，可用造橋代船一事來說明，縱然造橋是工業時代以前已有的事。假使有少數人，要過一條河，從經濟方面着想，用船自然勝於造橋，至於有許多人要過河，則造橋便是經濟的工作，雖然手續繁重，遠過造船。還有橋的建設，除軍用外，全仗法律和秩序的保護，因爲它是最易破壞的；並且在這擾攘不定的時局裏，沒有人肯費精力於利益尚在遙遙無

期的將來的東西上。

工業主義的要義，是在某種東西上的大規模的聯合工作，而這東西自身，並非消費品，不過生產消費品的一種方法而已。有這一個根本性質，跟着才有其餘的一切附屬的性質。

工業主義，能令一個社會有組織，和人體一樣：人體是許多細胞組成的，比較一組單細胞的原始動物，則一是組合的，一是分立的；原始動物一個細胞，具有維持生命的一切功用，不需要別的細胞的幫助，不受別的細胞死亡的影響、至於組成人體的細胞，不會那樣獨立，它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官能，對於全體的生命都是必需至少也是有用的，儘重要的器官毀壞了，全身的細胞也跟看都死了。眼祇會看，耳祇會聽，假使它們一旦脫離人體，不會像原始動物一樣，能夠獨立自存。細胞犧牲各個的獨立，成一個組合體，有壞處，也有好

處；壞處是：一大夥細胞，可以被一個致命傷殺死，所以人體的生命，比一組原始動物的生命，格外危險。好處是：各種器官，各有專責，因而能作一組原始動物所不能作的工作；於是人體的生命，越發豐美，對於環境適應的能力，越發增高；工業社會，比較非工業社會，的確也是這樣情形。

一個原始的游牧或農業的社會，每一家族能夠不需外力，維持它們自己的生活。Pope曾作一首詩，描寫這種家庭的快樂，趙首是：

吃也不愁，着也不愁，除却幾畝

田地，再沒有別事擾亂他的心頭。

不過Pope不一定喜歡這種情形，因為如是的社會，不會有人以賣詩維持生活的；一個准有此種專業的社會，是已經起向工業主義的路上去了。

在一個工業主義的社會裏，沒有人能夠自食其力；每人都要加入一種工業

的進行；這種進行，能够出產大量的物品，或多量能造物品的機器。但無人能夠造出維持生活全部的需要品來；所以貿易，如任何一種形式的物品交換，對於無論那個工業存在的地方，都絕對需要。在一個工場工作的人，他的衣食，必仰仗別人；並且沒有機械和別的工人的合作，甚麼東西，也產不出來。他不復是一個經濟上的獨立分子，資本家也是同一的不能獨立，儻若工人都不給他工作，他即可以餓死。農業受了工業的影響，也變成了科學的；像美國大規模的農業：它需要的肥料，和機器，常常是本地所無，必需取自遠方的。可見全部的社會，都密切的組成一個有機體了；各個的生命，寄託在全部的生命以上。

工業社會，好像人體，也有它的重要器官，重要器官的毀傷，可以使全部的器官癱瘓。工業越發達，此種情形越發顯著，一個發電場的破壞，可令這

一個區域的一切工廠，煤車，電燈，電車，停止工作。這不過是「凡物組織越周密，它的感受性越靈敏」這一條公例的一個證據罷了。由此可見非法和破壞的惡影響。對於工業的社會，比對於適用原始生產法的社會格外重大。

社會的組織，政府越發重要；個人的行爲，對於別人，愈有深切的影響。爲社會的利益着想，越發需要制裁，於是縮小個人自由的範圍，限制放浪形骸以外的生活；（隨着自己的幻想走的）在工業制度下，若還有這種生活存在着，必需採特別手段處置它；這個問題留待將來討論。

因爲組織和政府威權增加，固然是自由的損失；因爲能用輕便的勞工，產出多量生活需要品，却又是自由的獲得。個人的欲望，受兩種制裁：一爲社會的，一爲物質的。工業主義的結果，增加了社會的制裁，縮減了物質的限制。原來物質的限制，不過在保護生命上：許多的動物，爲沒有先事預防的見識，

都餓死了；至於人類，有一點先見，能夠避免這樣的危險。不過在非工業社會裏，除非幾個特殊階級，任誰必需為食料和其他的需要品，作一世的苦工。極度操作苦工，常常令人厭倦，且為知識，好美，愉快，這一切幸福欲望的大障礙。當工業未發達的時候，這些幸福，祇有極少數的幸運兒——如君主，僧侶，貴族等可以隨便享受。但在工業主義制度之下，需要品的生產，祇需要社會極小部分人的精力，其餘的人，可從事於閒適和華貴的事業——如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軍事等。減少了自然的限制，便是人由工業主義得到的自由；但社會的壓迫，反越增，各個人的自由，反不如從前。

人體細胞，和一團原始動物的區別，也是如此。人體中各個細胞，比着原始動物，可謂極端不自由，因為它們不得和全體的細胞，共同工作，或共同漸滅；至於全體，則比原始動物自由得多；因為有更大的支配環境的力量，更

靈敏的感覺，能利用認識得來的知識的良好習慣。

減少了自然界對於人的限制，工業主義已經作成物質上許多有重要價值的事業。僅僅維持生命，是人與下等動物共有的本能，僅這一端，不能使人類發出動物界的水平線以上；教他高出動物界的是他的智力；有了智力，才有超乎物質生活的欲望。一旦脫離了生活的壓迫，並不安於懶惰，有許多人——在知識藝術或別種純粹屬於靈性的東西方面從事研究；惟獨這些人的作業，才是人類全體的光榮。在世間混多少年，消耗幾許麵包，生幾個孩子，最後死去，這不 是人類能力的最大限度；不過因為從前出產能力的底微，人們救死不贖，所希望的也不過如是。以現在物質的條件，對於超物質的事業，當有更優的可能；教育和愉樂，可令全社會利益均霑；至維持生計的事，在我們每日的工作裏，變成容易而不甚重要的部分了。

所謂文明，就是嚮着與動物的生活需要，毫無關涉的東西的追求。它最初發生在大河沿岸，藉着農業的介紹，埃及和巴比倫是最顯明的例證。無論那裏的原始農業，因地力竭盡，出產過少，人們被迫往往屢事遷移，至於大河沿岸則沒有這種情形；在這裏每人勞工生產的剩餘，儘夠造成一個小閒逸階級；有了這閒逸階級，纔造出文字，建築，數學，天文，和藝術來；這個階級，藉着農業的改良，和商業的發達，日見擴大，不過終是少數；因為要維持社會的生命，非靠大多數人的工作不成。到了現在，藝術和科學雖然仍是少數的特權，不過這是不必有的情形；每一男人或女子，對於它們的欲望，都有滿足的可能；每人每日在需要品上作四點鐘的工作，便很夠我們維持生活的；在四點鐘以外的時間，綽有餘裕的，可以從事於科學和藝術修養。這種事實，在經濟方面，或政治方面把從前的寡頭組織的鐵案，根本推翻了。可知工業主義，繼續

進行，沒有障礙，則最後組織的形式，一定是社會主義。獨有它可以免除一切的不平等。

傳播文明的欲望，在工業主義的發達上，僅僅佔很小的部分；即使到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怕仍是沒有居重要位置的希望。但是在工業的國家裏，因為經濟的動機，文明的傳播，却已大有可觀。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比着一個既不能讀又不能寫的，工作格外有能力。因此，一切的工業國家都採普遍的強迫教育制。沒有工業主義，這種制度，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都有對於生活更直接更需要的工作，沒有時間可以挪出來從事教育。由工業主義的將來，和被它引出的聯帶進步上觀察，普及教育，成了更可能更需要的了；所以教育的增加，可視為工業主義的一種固有趨勢。

從教育的普及上，又得到別種更重要的東西；第一便是民主政治。要是工

人未受過教育的地方，民主政治便不可能，要是受過相當教育，即欲避免它，也是無法。所謂民主政治，不一定就是代議制，即蘇維埃制，與民治的精神，也是十分吻合。我所謂民主政治，是一切平民，都平等的有參與根本政權的權利；不過如陰謀用武力推倒多數愛戴的政府的人，應該除外。一句話說完，共和政治，是工業先進的社會一種當然的政府制度，除革命或戰爭的時代外。

工業主義，像以上所談的，一方減少個人對於社會的自由，一方却增加人羣對於自然的自由；這就是說，個人經濟方面的生活，越發大受社會的行為或大組合像託拉斯Trusts的支配；別一方面社會的行為，漸漸脫離了生活上原始需要品的壓迫。因此個人的情感，能創造藝術和浪漫(Romance)的情感，漸漸有漸滅的傾向；羣衆的情感，能產出戰爭，公共衛生，和平民教育的情感，漸漸決了一切羈絆，增加了絕大的力量：這幾種都需要分別研究。

因為個人情感的衰落，由於個性的滅殺。一個通體工業化像美國的社會，這個人和那個人，簡直沒有可以覺察出來的區別；別致的樣子，是受人討厭的；每一個女子每一個男人，都要努力使自己和他的或她的友人十分相像，他們的服裝，屋子，家具，都是大眾的標準模型的產品；沒有一點個性的區別，可以表出手工產品的特質；並且好像是一般男女，都願意拿着工業品的奇似，強要同化他們自己，和他們所用的器具一樣；而造物者自己，也好像採用了工業的方法，拿着同化種種樣子於一定方式的最後的機器，正在製造大批男人和女子。

在此等空氣裏邊，藝術，浪漫，和個人的情緒，是不曾發達的。因為它們和一個人的個性保存，多數人的個性賞鑒，有密切關係的。還有別種理由，可以解答此事，待我談到別種理由的時候，再來討論這個問題。現在我們要研究

的題目，有一點和浪漫的衰退有連帶關係的；浪漫的天性，若在一個人自己的生活裏邊，沒有出路發揮，必需在想像裏，找一個代表的東西，滿足他這種欲望。可歌可泣的故事，驚心動魄的戲劇，駭人聽聞的暗殺，都是滿足浪漫的欲望的東西。一個狂人，演出種種可怕的情景，殺掉他的妻子，便成了社會上的恩主；因為在多數平庸苦悶的生活裏邊，忽然平添了個暴烈情緒的想像，滿足了人們的浪漫欲望。專拿報紙上的瑣事，作消遣品的人們，自己的行爲，因怕喪失了位置，是一絲不苟的保持他們的莊正態度。對爆發的戰事非常高興的，是那些想作非戰鬥員的，覺得爭的顯示，能够解脫官府或工廠死氣沉沉的單調生活，比着跑馬和足球還有効力的多，因為這討厭的機械的羣衆行爲，組成了現時的工作，對於浪漫的天性，不能供給發揮的出路；所以非戰鬥員，不管知識和事實的不合，勁拿着荷馬式的 *Homerica* 敘戰詩的樣子，去推想現在

戰爭，當一種個人的勇敢，和創造的事業以自慰藉。這相同的苦悶，和興奮的烈望，增加革命運動的兇猛，產生推翻現狀的欲望。

工業主義一個最重要的結果，即家庭的破壞，家庭的破壞，由於女子的作工，女子作工有兩個效果：一方面能教她們經濟獨立，於是不再作她們丈夫的奴隸；在另一方面使她們差不多不能夠親自教養子女。一夫一妻制的傳統思想，在一切的重要的工業國家裏，還是如此的流行，以致工業主義，破壞家庭的力量可以充分的顯現。到如今夫婦脫離的進行，在美國耶穌教仍普及的地方，縱還不着手；在歐洲則因大戰的催進，女子在政府，軍需，鄉邑，尋覓職工的可能，通全歐洲，這分開的進行，都已經起首了。經驗已經告訴我們，當着女子一旦得了經濟的獨立，她們不甘受舊式婚姻的束縛，盡忠於一個男子。傳統道德的維持者，設了許多禁例和障礙，以阻撓此種改革。不過此種改革，

仍是隨時擴大，因為它也是工業主義固有的趨勢。在從前非工業的社會裏，富人視他們的妻為財產；至於貧人，教她們為工作的合作者；農婦作許多苦的農業的工作；工人階級的女子，以全部時間從事家務和養育小孩；照這樣無論在鄉在城，一個家庭，便是一個經濟單位。

但等到女子也和她的丈夫一樣，進了工廠，兒童入了學校，夫婦間的經濟羈絆，便大大的鬆弛了。由工業主義的發展的趨勢上看，大概在公共食堂同膳的可能，要增加，家庭的工作要遞減為一種無關輕重的事。兒童其初僅在學校用午膳，後來每膳必在校內，因此家中婦人的瑣事，一天減少一天。此種環境之下，農業時代的婚姻制度，便要根本推翻。女子寧願獨立營生，不受一個男子的恩養，她們視兒童為與國家公有的，不是和丈夫公有的，這類情形正是方興未艾。我不說它是好是壞，我祇說這是工業主義必有的趨勢；若工業主義繼

長增高，這種結果，是不能避免的；這種結果，就是增添了社會對於個人的壓迫。家庭自來像一個隱居的別墅，在那裏可以脫離政治的牽扯，不受羣衆的影響，一個有別致性情或見解的人，教育他的孩子能使他們也分有他的特點；不遇到了國家採用兒童公育制度，教養責任，完全由政府擔負的時候，這事便不會存在。所以家庭的破壞，增加了全民同化的趨勢，消弱了個體的特殊；因為個性，是不能在完全公共生活裏發榮滋長的。

由宗教傳統的樣子上看，像是不能和工業主義打成一片，雖然沒有甚麼明顯的理由。自然是成功的資本家，都是宗教中人，一面所以感謝上帝的恩寵，一面要憑藉宗教的這種舊勢力，來壓制反叛的工人。但各處的工人，都失掉了宗教信仰。這恐怕因為傳教者的生活費，完全仰仗富室的津貼和捐助，他們使不得不左袒他們，並且他們所代表的宗教也好像爲有產階級張目。不過這也不

是惟一的理由，即或這樣，則工人階級，也可以學十七世紀英國獨立教派的運動，或中世紀路德時代，農民反抗均田壓迫的運動，從舊教裏，建立具有平民精神的教義，藉以抵制有產階級。況且耶穌教，對於窮民特別適用，祇需原本基督教義，即可大有造於他們。但工業化的民衆，却不走這條路，並且恰恰相反，他們都傾向無神主義，和物質主義；可見他們的反宗教，一定還有更深的意義，不僅是目前偶然的事實。

最重要的原因，是工廠的工人的幸福，更是完全靠着人事而與天時却無大關係。凡靠天氣生活的人，最容易染宗教觀念，因為天氣是最不可靠，且又不受人力支配的，所以往往歸之於神。在布理塔內 *Britany* 山岩巉巖的海岸，大西洋的驚濤駭浪，給航海者以不斷的不及躲閃的危險，這裏的漁人，比着歐洲無論那部分的民衆，格外的信仰宗教；所以教堂林立，而險絕的那一部分更

多；每個海岬，都有偉大莊嚴的耶穌受刑之雕像，設在一個在海中距岸甚遠尙能看見的地方。當漁人在海的時候，他和他的妻，禱祝他平安回家；一旦登岸，則感謝驚喜的情緒，必藉着醉酒發洩出來。此種長久的冒險生活，宗教的信仰是最得力的。的確的，宗教信仰，可當作一種方法，藉以減輕對於自然破壞力的驚恐心。佛來子 *Sir J. G. Fraser* 在他的 *金枝* *Golden Bough* 曾說基督教大多數的成分，差不多都是取材於對於稼穡之神的崇拜；因為這一教，創始於農工的啟蒙時代，所以擔保農業的收穫的，如祈雨，祈晴，豐收的感謝等，都是證明宗教的要點，在甚麼地方。農人覺得豐穫歉收，都是上帝的力量，而宗教儀式的存在，即所以擔保豐穫避免歉收的。

工業時代的工人，不依賴天氣和天時，因為給他們掌成敗之樞的，不是渺渺茫茫的天命，而是確確實實的人事。自然的力量，雖然也能夠影響到他們，

不過不像先前當作神秘的作用。上帝作霖雨，報答下民的新禱，這是宗教初生時的觀念。到現在，即使人類因為煤的耗盡要毀滅，不管鑛工如何虔誠的新禱，也無人覺得上帝要為人類造煤另創新地層的。又如摩西 *Moses* 當時已經能夠從岩石裏取石油，也不過視為一種地質學的事實，並不駭異。可見宗教沒了支配新事物的能力；它的成形，遠在從前，所以僅可應古時的需要，今日祇能偷生於傳統的舊勢力之下，對於無傳統色彩的東西，不復有同化的力量了。就日常習慣和興趣的改變，已證明宗教已到了末日；即在那些反對它的人們裏邊，也是無精打彩的。這就是現代社會宗教衰落的根本原因。可見科學越昌明，宗教便越衰落。現在我們要看科學的力量，能不能阻止純粹新宗教的發達？所謂新宗教就像馬克斯主義，適合於工業社會的習慣和熱望的。

又有一種趨勢，在工業主義下，自來是強有力，但在社會主義下，反不亞

發生的，就是評衡事物的價值，不以人爲本位，而以物質爲重心。工業主義的要點，已經說過，是製造工具之操練的擴張；大多數工人的製造，並不是直接應用的消費品，不過是些饑不可食寒不能衣的機械。別人用它們方能產出消費品來。社會受了它的引導，都變作唯利主義者，唯美觀念漸歸消沒，因爲生產的自身，沒有一點爲人的價值。例如大家十分重視修築鐵路的，反以由鐵路去看朋友的，爲無足輕重，雖知道鐵路是爲旅行而設的。又如大家覺得讀書，是在浪費光陰，反視造紙，上版，裝潢書皮，登錄書目，爲寶貴事業。工業主義，從方法到結果的距離太遠，而它那最大價值，又祇限於方法，致令一般人的眼光，都望不到結果，覺得生產，就是唯一的事。於是祇問數量，不問質量；祇管機器的動作，不管它的用處。

這種情形，又是藝術和浪漫 *Romance* 衰退的原因。不過工業化的唯利主

義，不僅摧殘了藝術和浪漫，並且破壞了人類優美世界的夢想，喪失了人類行爲的真意義。它令人覺得生活最要的部分，祇是經濟方面實利生產方面。的確現今的經濟現象，是需要我們注意的；不過不是因爲它有價值，而是因爲他發生了毛病。比如傷了腿的人，他那隻傷腿，便一時成了全身頂重要頂被注意的部分；一旦治療能够走路，他便把它忘却了；經濟生活，也是如此，一旦恢復了健康狀態，雖是利用它却能忘却它。物質的需要，原不重要，祇需每人每日作幾個鐘頭的工作，便能供給。最主要的，乃是工作以外時間的利用；利用它可作愉樂，藝術，學問上的追求；利用它可作愛情，山水，日光，綠野中的消遣。機械的烏託邦主義者，不懂得這些事的妙處；他所夢想的世界，是貨物出產的日益便利，以貨物平均分給於工人，不過工作厭倦已極的工人，乃至不知如何享用它們。他不懂又不注意人家怎樣去消閒，他以爲人家有了閒暇，便去

睡眠，直等到工作時間的再來。

人們唯利的現象，不一定是工業主義分不開的夥伴，不過工業主義的發達，受了商業主義的支配，致有如今的惡影響。至於社會主義的工業，是以人爲本位的，可以受社會的利用，不至於主宰社會的，這是我贊成社會主義及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原因。這個問題，留待將來討論，現在我祇要警告一般抱經濟改造雄圖的人，不要再蹈覆轍，採用反對黨的惡劣辦法，拿着人當一種出產貨物的工具；不知物質祇是一種附屬的需要品，僅可用來解脫人生非物質方面生活的羈絆。人類並不是填滿了肚皮，着煖了身體，便算完事；我們的真正的生活，是在藝術思想和愛情方面，是在唯美的創造，唯美的思考，和世界的科學了解方面。若要改造世界，當在這些地方注意，不當僅在物質方面進行，僅僅物質方面，是不當參與世界改造事業的。

第三章 工業主義與私有財產

我們已經知道，工業主義，是生產上一種有技術的方法；還沒有談到分配制度，並且除去影響較大者外，也還沒談到政治上去。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即關於這方面的，一為私有財產，一為國家主義。這兩種東西，給工業主義以很大的影響；反過來講，它們受工業主義的影響也是很大，並且已經成了近世文明一種危險。我先討論工業主義和私產制度相互的關係，再討論它和國家主義的關係。

私產制也和宗教一樣，為農業時代留下來的制度。游牧時代，人民所養

的牛羊，全恃武力保持他們所有權，無所謂合法的產業。合法的產業，始於農業的初期，當時祇限於土地和農產品。土地私有權，創始於巴比倫的 Hammurabi 時代，直到今日還存在。私有財產的意義，即某某人或某某團體，對於某種東西的所有權，在一國以內。所有者不一定是一個私人。僧院和學校的土地，與個人的土地，同是私有財產。私有財產的存在，是由國家用法律保持某人或某團體，對於某種東西的獨享權。所以它是得國家而後成形，得有效法律而後繼續存在。

國權的基礎，常建築在武力上頭。一個國家的存在，祇因它能獨力或聯合他力抵禦外侮，所以一切私產，存在於國權的完整，喪失於外力的侵入。可見私有財產權，是從武力取得的；因為國家的生存，靠着武力，私有的保持，靠着國家所給與的法權。

大多數歷史上，或現在的國家，都是由於少數能戰的外族，打敗了多數和平的土著成立的。這差不多是歐洲一切的國家，南北美，古代和中世紀時代高加索種的國家，和印度王朝立國的成因。不過因為侵入者和土著的武力和文明的差別，發生了大不同的情形。在北美和澳大利亞侵略者用武力驅除了土人，有史前，此事屢屢發生於歐亞兩洲，有史後，不多見了。照例的，征服者，比被征服者的文明程度低，他們需要土著的工作，以便享受戰勝的權利。他們自分田地，迫令土著給他們當田奴。至於在北美和澳大利亞，在驅除了土著以後，則有一種相反的辦法。來此間的白人，取得土地後，反從外地，招致工人，用高價去雇無色人，用暴力去逼迫有色人替他們作工。不過這些事實，和本題無大關係。總之無論是新的國家，或老的帝國，私有財產發端於少數人以戰爭取得的土地所有權上。

從這種制度變到自由競爭制度，大多數的國家都是很緩慢的，其始地主漸漸發現將土地出賃或允許農奴享有土地出產品，比較站在一旁，去督責他們的工作，可以獲得更大的財利；或貴族的地主，一旦失掉了武力上的優越，農人舉起以前貴族奪取他人土地的暴力，由貴族手中劫出土地所有權；還有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出現了不以土地為基本的新式財產，一個人可以享有自己勞力所得的權利，私有財產，是勞力的報酬，不同暴力劫取的贓物；此種新的見解，漸漸普及，雖然富而且懶的人，還是仗着租金喫現成飯。

於是對於私有財產，有自由主義和貴族派的衝突。自由主義，主張私有權應當建築在自己工作所得的產品上；貴族派主張，私有權應當建築在戰勝者和他的後裔所佔的土地上。要貫徹自由主義，非廢除田地私有權不可。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和主張單稅制度者，是代表自由主義的極端的。不過有

許多難點，致使這種主張，不易實現：第一自由主義，是十分個性的，拿一個人當一個生產者，享他自己製作的東西的所有權，這是與國家不相容的；並且和國家土地所有權也是不一致的；第二自由主義保存財產神聖的信仰，所以不容易鼓吹土地所有權的廢除；第三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地主和資本家的差別，便消失了，現在資本家的財產，都是從原料所有權，和許多專利權取得的，所以他們不肯將土地和原料開放出來，讓羣衆有均等的機會，他們可以獨吞大利，因為他們的利益，即取得於地主的利益上。

不過這些事還不能夠使自由主義不適合於世界，像現在的這樣。現在這種不適宜的結果是從工業主義根本特質來的。

在一個非工業社會裏，儘能實現自由主義，一國的富力，可以分配於農工商三個階級。現在的中國，除却外國的資本家，和本國的軍閥外，就是這樣窮

社會；軍閥回轉到前代的武力霸占，外人介紹現在片斷的工業主義。若外國在中國的勢力剷除淨盡，中國能獨立建設強固政府，它的經濟制度可與革命後已經實現自由主義的法律非常相像。在這樣的社會裏，即廢除私有制也無人能夠覺到甚麼利益。所以雖然有點不平等，也沒有別種較好的制度代替它。並且祇要努力，誰都可以享受優越的生活。藉着金錢的力量，能得到權利和愉快，但不能像現在的資本家一樣，運用金錢的萬能，宰制別種階級。所以有少量財產的農家或工人，儻遇不着意外，便可不靠別人獨立維持生活。

一旦工業主義，侵入了承認私有財產的社會裏，便發生一種新的形勢；因為工人專力於工業資本的製造，代替了消費品的生產；例如鐵路的建築，必需經過緩慢的生產步驟，大多數工人的合作，和威權者的指揮；並且這威權者，必需有充分的財產，在工作期內，能夠給養他們。凡能指揮工作，並給養工人

的，便操生產方法權，和工作出產所有權，這種人叫作資本家。因此凡工業主義所到的地方，除非得資本家的允許，無人能夠作生產事業。不但這樣，他們並能操工人生殺之權，工人不得資本家的雇傭是不能生活的。可見資本之操縱工業，和大地主之操縱農業一個樣子。

要不使工人依靠資本家和農奴靠地主一樣，是不可能的。原來工業上的經營，是需要聯合工作的，大規模的工業，最重要的是一切工作，應受一處管理，並且一切出產，應歸一個所有權。例如築路須受一種威權的指揮，儻若每個工人都有一小段鐵路所有權，則築造鐵路的工作，便不能進行。所以各個工人，不得不附屬於資本家。社會主義，是教工人依靠工團，不依靠專橫的資本家的一種方法。

因為上述的理由，所以自由主義，是不能夠挽救資本主義的流弊的。

我現在暫且不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聯合作戰，因為將來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時候，還要討論這問題的。不過有一個與以上有密切關係的題目，是我現在要談到的，即大資本企業和國家聯合的進展。

因為競爭割裂利權，所以工業都要取得聯合的利益，規模日趨於大，於是大企業的目標，都在專利上。託辣斯漸漸取自由競爭而代之。美國為保護自由競爭，曾設抵制託辣斯的法律，結果不見一點功效。社會因為需要品的要求，可以變成一個商行的附屬品，競爭的時候，因為像鐵與油這樣的需要，國家也可以變作一個託辣斯的附屬。因此除非這託辣斯是國有的，則國家將不免為託辣斯所有。美國是工業上最進步的國家，所以這種情形，在美國也最為顯明。其實自大戰以後，各國都有這種趨勢。在諸工業先進國裏邊，我可以說，一切大工業，全由國家一手經營了。

社會主義者和工團主義者以爲現在的工業國家，名義上雖然定是民主的，其實是資本家的工具。這是很對的，祇看一般政府如何應付勞資衝突，這話便能證實。特別是美國，美國國內陸軍，幫助資本家無理的暴力，禁止工人的罷工，表示法庭的威嚴。在法國有所謂強迫軍役，強迫罷工工人從軍，用軍律裁制他們。英國對付罷工的方法，還沒有完成，不過也要這樣辦，新近通過了一種法律，專爲這類事件。沒有一處的國家，對付勞資問題，能夠不偏袒的。他們以維持秩序和法律藉口，其實法律的本質，原來就不公道，從前美國 *Dred Scott* 一案，最高法院對北美人民的判決，表示蓄奴制，不能夠用和平方法廢除。可見法律和法庭，都一致的抵制勞工，一致的反對那些想用和平方法改良現狀的人們。這就是革命最有力量的原因。令人可怪的是，資本家每每表示頌惡革命和暴動，但同時他們又堅持成見，對於改良現狀的計畫，一概拒絕。

還有種種的理由，令國家左袒資本家：第一就是社會上人格的破產，比如一個人，因為辯護勞工的利益，得了權柄，有時覺得儼若賣掉他們的利益，比較繼續忠於他們，可以得十倍或廿倍於現在的進款；受了這種誘惑，便想安於夫過小康之家的舒服生活；於是對於經濟現況反抗的旗幟，不得不撤去，對於緩進的改革理由不得不承認。並且一個人一旦得了相當的地位，便有一種威權的心理作用，教他常存着傲慢的現實的意念，不復有同情的理想的精神。還有資本家自己的不正當手段：如操縱價格，使經濟發生混淆現象；以雄厚的勢力，強姦民意；停止需要品的供給；在戰爭的時候，除非許以重利，能令國家敗績等等。所以一般沒有腦筋的人，都以為抱改革社會思想的人，為擾亂秩序，比着那些保守現狀的人，更應該負危害治安的責任，不管現狀是如何的亂，比着那些保守現狀的方法，是如何的暴戾兇殘。

自由主義，主張每個人都有機會追求他自己的經濟利益。十八九世紀的工商，受了這種影響，對於貴族式的大地主所宰制的舊式國家，揭起了反叛旗幟，這總算自由主義有價值的供獻。但是自從大組合的工業制度漸漸發展，自由主義的功用，便無形消滅了。自由競爭的維持者，奮力反對託辣斯和商業聯合，終屬無當於事。它們毫不爲動的聯合的聯合，擴張的擴張，直到現在，還是繼續發達。原來國家握着產業的大權，個人主義者，從國家手裏開放出來；後來產業反能制國家的死命，他們才知道他們使國家，變作產業的奴隸了。因爲武力和戰爭的作用，當着國家正變成大企業的奴隸的時候，勞工竟成了產業的附屬品。此種情形，現在到了如何的程度，美孚火油公司 *The Standard oil company* 的總經理 *A. C. Belford*，給紐約報界討論義大利的信裏，很坦白的告訴我們。他說：

『義大利的重要出口貨，勞工，將來由政府支配，並且義大利此項移民的利益，將受可靠的保障。不但這樣，義大利的勞工，可希望由適宜的方法，分遣出國，換取煤和工業上的原料，可於義大利大有裨益。不過這種計畫要受社會主義者的反對，他們說若這樣辦法，將教義國工人，飽受飢之苦，且是此種輸入，要遭美國的拒絕，因為美國，是不許帶有國家經濟目的的僑民入境的。』

勞工竟可以當一種出口貨，去換煤，此與自由主義的原意，真是相去太遠了。

除非大家知道要有危險，採合宜的方法，謀兩邊的和解，則階級戰爭，怕是不可避免的結果。試枚舉造成此種局面的原因如下：

一、工業主義，增加社會的組織力，和國家的統治權。

二、工業主義，拿着新力量，給與握資本大權的人，於是他們能夠支配人們的生活。

三、從非工業時代遺留下來的私有財產講，把掌握資本的大權，獻給幾個私人，即所謂資本家。

四、資本家憑藉工業主義的大力，握住國家的要害。

五、同時由工業主義產出的新生活，破除了工人傳統的迷信，並且因為受了相當的教育，具有批評社會制度的知識。

六、教育能令工人知道參與政治，當着富豪政治，使共和失掉價值的時候。

七、因為大經濟組織的成立和資本家的威權，自由主義所謂個人自由，不復存在了。

八、要令社會不作資本家的奴隸，唯一的方法，就是資本共有，像社會主義所主張的。

九、所以資本家所壟斷的利益，除非反抗的勢力，能夠壓倒他們，教他們不得不自行放棄，便非階級戰爭，不能夠剝奪出來。

因為私有制度，有長久的因襲，新的變化，總是很緩慢的。依馬克斯的定理，工人階級，應當都是社會主義者，而事實並不如此。不過縱然人們受了傳統勢力的影響，馬克斯的定理，終能慢慢的證實，因為工業主義，即傳統勢力的溶解劑。社會主義者的平民成分，逐漸增加，若資本常在私人手裡，世界的勞工，便不能常保持和平狀態。勞資間爭點，當為國家主義所混淆，將於次章討論之。其實國家主義，也不能改變我們的主要結論，因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衆人的反抗力也要繼續增加，終於釀成階級戰爭，早晚教資本主義的工業

不能存在，由階級戰爭上，可得兩種結果：即或長期的戰爭，工業完全破壞，或社會主義的建設完成。因社會主義，是工業先進國家的最好制度。

工業主義，因為需要組合和統制，遂令資本家得了一種過分放縱的生活：他們自己的自由充分擴張，社會全體的自由，不免犧牲。並且一旦工業主義發展，資本家的無限自由，竟成社會的公患。資本主義，是由私有財產制度演進化而來的，在工業主義下，激起一種反抗力，這種反抗力，結果必撲滅它。惟一的問題，是或者勞工在資本主義毀滅後的遺址上，能夠建設社會主義，或者資本主義，破壞了全部的工業文明，和它同歸於盡。

第四章 工業主義和國家主義的關係

任工業主義單獨的發展，不受他力的干涉，能夠把全世界變成一個生產和消費的單一組合，因為工業主義自身的性質，是沒有界限的。原料豐富的地方，最適於工業的經營，所以收穫豐滿之所在，常為振興工業之所在。因此生活需要可以仰給本國，亦可仰給國際：一個國家，自製少量的貨品，儼然不足，即由通商換取鄰國的羨餘以資挹注。此種理想原於從前的工業主義者——*Cobden* 和 *Manchester* 一派——他們又都是國際主義者，相信工業主義，能造成世界和平時代。

不過世界並不朝着這個方向發展。工業主義無端的無意中培養出一種和它自己一樣大的勢力，叫做國家主義，它來把每一國作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區域，於是國與國間的經濟，才有劃然可指的鴻溝。依工業主義和國家主義相互的力量，比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交戰，更能教世界返回野蠻。若不將國家主義根本推倒，則人類除全部毀滅於工業制度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此章所要討論的，就是國家主義和工業主義交互的影響。

國家主義，是一種根於本能的情感，即對異族的敵愾心，對本羣的團結力。這種本能，和別種本能一樣，有生物維持種族的作用。工業主義，一方面是這種本能的溶解劑，一方面又是這種本能的興奮劑。比如：一種食品喫了能增加男子的性衝動，不過同時又能令女子不受精而得子，那麼這增加的性慾，便失却生物維持種族的功用了。工業主義之於國家主義也是如此。

羣性的表現，可在羣居的動物看取。凡是一羣，都不願離開，凡非本羣都不讓他插入。如失羣的羊，有惆悵悲哀的表示，非回到本羣，不能恢復愉快的狀態。螞蟻遇着非本羣的螞蟻逼近巢穴，定要置諸死地。生物羣策羣力，覓尋一個有食物的地方，用和平方法分配食物，即按着一定規則，成立羣內的經濟組合。大約，除在生育時期，男性各欲占有女性，不免發生衝突外，不會釀成戰爭。不過儻若外來的同類動物侵入此羣領域內，必大受攻擊，能逃出性命就算萬幸。動物好羣本能是這樣，人類好羣本能也是這樣。

不過人類藉着優越的智力，他的本能，比較多數的好羣動物，格外強，格外有效力。早前，曾呈現持續種族的功用。它引導強梁的部落，驅除弱小的部落，占有其地而享用其食料。所以像阿利安 Argans，薩姆 Semites，和中華各戰勝種族，各取原來舊族而代之。各據世界膏腴之壤，自然這種本能，可以

遺傳到他們的後裔，傳到他們的最強梁的後裔，因為敵愾心與團結力薄弱的，都被兇暴的鄰居滅絕了。可見現世有勢力的種族，都是歷代戰爭所贖的僅存碩果，他們憑藉這種本能的力量，遂成最後的勝利者。雖然現在的環境完全變了，不過這種本能依然存在著。拿現在的名辭表出，即所謂愛國主義，公共精神，熱心公益等。

怎樣能使許多人組成一個羣，全依種種的環境而決定。最要的成因多是戰爭；即凡站在一邊打仗者便是一羣。還有屬於一國的人是一羣，不過國是不目的束縛，即使在一國政府之下因為種族言語宗教之不同，也可發生互相仇視的敵羣。這種軋轉，有時可以制服，瑞士便是一個樣子，不過也是例外。為甚麼蘇格蘭的色勒特族高地人 *Celtic Highlanders* 能與低地蘇格蘭和英格蘭的盎格魯撒克遜種人有成功的合併，而愛爾蘭竟堅持獨立，雖是高地人還存著

他們的言語愛爾蘭人却已失去了。可知國家觀念的產生有不可以常理推測者。至於民族性純粹的國家，如英格蘭，法蘭西，和德意志都有長久的歷史，相同的語言，相同的風俗習慣，乃至戰爭則有相同的仇敵，由這許多要素才組成了國家觀念。特別是英法兩國，給世界一個國家主義的榜樣；於是國家主義才轉播到各國。

覺得國家主義是從經濟的動機來的那確是誤解。有由經濟動機成立的團體——如盜羣政黨。至於國家主義，是不受經濟動機的影響，而受天性和情感的支配，反與經濟的自利發生矛盾的。英國人能富埃及，但埃及的國家主義則欲脫離英人。奧人能富的利雅斯德 Trieste，自屬義大利反弄的民窮財盡，不過大戰之前的利雅斯德人日夜思歸義大利的版圖。倘若人類祇是圖富，祇是謀經濟的利益，則一切的結合，都像合股的公司，不會有愛國的熱誠。自然的，

也可利國家用主義得到經濟利益，但國家主義的目的絕非經濟利益。比如有些人由賭博裏子上得了許多錢，不過我們都存發財的念頭去賭博，便沒有賭博了。有些人因愛國而致富，儻若大家爲着求富才去愛國，便沒有愛國主義了。愛國主義是人類性質中不合理的部分，並不是追求幸福的理智部分。

國家主義雖然源於天性，也能用人力造成。比如媒人能教末常有愛情的人發生戀愛，手段敏妙的政府能教無公同國家觀念的人熱誠愛國。合衆國便是這樣成功的。原來的十三州各有各的愛國主義，自經過獨立戰爭後，才有集合一致的愛國主義。此等集合的愛國主義原來並不很強，不然，便不會有內戰了。以內戰的結局，完成了愛國主義的勝利。美國政府舊來對於種種不同的外僑移入，並沒有限制，所以民族的成分外人居多，現在的居民祇有一小部分爲林肯時代居民的後裔，由美國的情形看來，知道這人爲的國家主義並不次於歐洲那

些民族性純粹結合久遠的國家。這種國家主義熱，能令美國在從前有戰爭上最優的成績，並且現在還是教她繼續增長增高的擴張勢力，比着西班牙，法蘭西，德意志從前對於世界帝國的努力更有成功的希望。所以凡欲明瞭現存的愛國主義的人，最好研究美國的方法。

我們當承認美國有幾種別國未有的利益。那時的移民多數是頂困窮的逃難者，爲逃貧窮和壓迫離開他們的本國——愛爾蘭，義大利，南部斯拉夫，俄羅斯，波蘭，猶太等地的人。以最低的工價維持他們工作的簡單生活，這於他們便是幸福與自由了。因爲美國政府，不歧視異教異族的白人，移民對他們本國的政府，都懷惡感，對於美政府，便懷好感，所以美國有自由之邦的名稱。

不過，美國對於大多數的僑民，並不直接灌輸以政治的自覺，或美國的愛國主義，祇用學校教育去潛化他們。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變化移民子弟爲美國

國民，並且教他們知道美國人的恩惠，使各懷感戴的意思。他們從工業不發達的地方，到了這物質文明的新世界，腦海裏深深的印了這種新的現象，越發覺得舊世界的歐洲，可恨的束縛可笑的傳統思想爲無足繫戀了。學校將一代的兒童化爲愛國者，則後代的藉着同時人的濡染，和先輩的榜樣，更容易同化了。

美國藉着工業主義使由羣性出發的愛國主義越發熱烈收獲了圓滿的效果。能夠教羣性強有力的有三個要素：（一）羣內密切的合作（二）羣與非羣的辨識（三）外患之覺察。工業主義能增加這三種原素的程度。羣內的合作前幾章已經談過，羣和非羣的辨識常常藉鐵路交通，大規模的經濟團體，和與外人的接觸漸漸的促成，不過最有效力的還是教育和印刷。自然是印刷需要教育的幫助，儘祇有少數人能够讀書，印刷便失效率了。帶國家主義色彩的印刷品有一種商業的動機，不能迎合民族誇大心的報紙會沒有主顧的。不過教育上的國家

主義確是本於人們荒謬的天性。這種教育方法，是拿無稽之談，輸入青年的腦筋，瞎說本國如何如何的威風道德，敵國如何如何的惡劣軟弱；各文明國的教育領袖，竟沒有注意到此種支離的辦法，是沒有甚麼意義的。他們以國家的名教給青年，和貴族拿他家庭的光榮授與兒童一樣。我們祇知道孟太戈 *Montaignes* 和開爾來 *Carpulets* 兩族爭鬥的可笑，不知英德兩國的戰爭也是同樣的可笑。

我們就未開化國家的農民可以反證教育增進國家主義的力量，是如何的偉大，無教育的農民的羣性表現祇限於他那一村。一旦有了戰事，他僅知道他的政府又要秣馬厲兵。他聽政府的吩咐，完全是服從二字支配着他：由經驗知道不聽命令會有懲罰的。至作戰的目的，他是根本莫名其妙；不像文明國人民的作戰是有自己的意志的。一個人若沒有歷史和地理的知識，便沒有國家觀念，

非和外人有長久的接觸。不過未開化的大陸國家的農民，是無與外人接近的機會的。像巴爾幹的小國家，沒有教育，一樣能生愛國熱，特別是比鄰面居的那些國性不同的農村。此種情形之下，農村愛國熱和國家愛國熱自然能聯合起來。因為如欲藉端殲除異族，同種的農村便能結盟。但是在民族單純的大國裏，看不見外國人影子，所以同仇敵愾的心，祇能以人力去勁造。我們教育的目的祇是爲的這個；並且此種企圖，到處都有相當的成功。

工業主義促進對於外侮的覺悟有兩個原因。一面教育和印刷品，使人們有現在實有的危險的認識，和軍閥所臆測的外患的恐慌。另一面工業主義增添了千萬倍於從前的危險，因為它增加了戰爭器械的破壞力，和從事製造運用戰器的人民。我並不是侈談，我是要說工業主義在羣性上所生的效力。戰爭的破壞力越大，對於戰爭的恐懼也越大；因而愛國的熱度也越大；於是戰爭的可能性

也就越多。所以我們得了一種普遍的定律：就是凡能增添戰爭的危險的，也能增添戰爭的可能。

二

我們知道國家主義，是羣本能的發展，而工業主義，又是此種本能的興奮劑。我現在要談的題目，即工業主義對於國際的經濟，和經濟的國家主義的影響。自然的，若沒有國家，便沒有所謂國際競爭，而國家又是羣本能的產物；所以我先把羣本能的效力分析清楚，再討論國際的經濟關係。

在初期工業時代，有許多人製造一種的貨物，同業間不免有競爭，各個製造者和國家却没有甚麼關係。比如一個製棉者，祇看見本國製棉的人是他的敵手，不甚注意國外同業。特別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英國，尙沒有國際貿易競爭

的時候，是這種情形。因為人人相信自己比同業聰明，所以對於國家的請求，沒有別的，祇是自由貿易，和營業上一切障礙的廢除。在此時期，人們以為工業能實現國際主義，因為國界是通商的障礙。此時的製造者，同時需作拍賣者。並且貨物製造以滿足需要為標準。這個時代和後來一個時代經濟進行的樣法都是整個的，單純的：這時農夫以自己稼穡的收穫養育家庭；後來一個時代，由國家製造貨物分配全體人民。兩個時代的中間有所謂商業時期，工人造出貨物賣於商人，再由商人賣於消費的人。製造者一旦賣出貨物，以後的利益，和他完全無關；至於貨物之真能應用，或僅可騙着一般傻子覺得是可用，對於他是不相干的。製造家最關心的祇是銷場。因為商場的競爭，替國家主義開了一個新紀元。

商場的國際競爭，代表工業主義與國家主義發生關係的第二個時期。在大

戰前，各工業國因爲出產過多，貨物乃至供過於求。分立的商行時代已經過去，有的祇是幾個有大勢力的商行，或壟斷一切的託辣斯在一國裏邊。所以各國最主要的問題，是保守一個商場，使外國不得染指。本國的商場（除英國外）都用保護貿易政策抵制外力。所以各工業國都往非洲亞洲非工業國裏去爭奪商場。爭奪商場的方法，多半由政府以武力去擴張領土。國際間便不免發生衝突。於是有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的戰爭——大戰，我們仍是這樣叫它，雖然這名字快要不適用了。

大戰將經濟引入了一個新時代。因爲大破壞的結果，貨物驟形缺乏，購買發生困難。和商業時代恰恰有相反的情形。這種現象雖是暫時的，但除美國外，竟成了普遍的，俄國共產制度即對付這種困難的解決方法，由國家辦理，購買，或製造需要品平均分配給人民，此即共產主義的經濟要領。此等方法在

需要品最缺，如城陷重圍的時候，常常要用的，也是不得已的辦法。雖然此種困難在歐西已經減輕了，不過有許多明顯的理由，使這種制度有發現的可能。

工業發展的第三時期，是把一國作成一個出產和消費的組合，俄國完全走入了這個時期不過為時甚暫。此期的貿易祇為必需品的獲得。政府的行為，不受甚麼法則的支配，祇是應付急需。因為商品優絀的情形不同，工業的時期不同，政府的應付也就不隨之而異；商業時期的成立，是因為貨品的賸餘，新制的採用，是因為貨品的不足。煤油便是貨品不足的一個證據。有煤油的國家，不患無有主顧；至於沒有的，則願受大犧牲，去換得煤油購買權。工業主義漸漸將原料吸收淨盡，不獨煤油有此現象，其餘一切原料怕有同一的趨勢。其實煤鐵已經同煤油一樣的缺乏。這個時期至少能令購買和拍賣有相等的寬

爭，把商業時期放在消費者身上的經濟重心，挪到生產者身上了。於是國際的競爭，不在商場而在原料。這是工業主義發達最圓滿的時期。工業主義將來的形式，是把國家組成生產機關，將所得產品分給人民，和最先農人拿他的收穫養育家庭一樣。

工業主義的猖狂時代，儘着揮霍世界的富源，未嘗爲後代設想。現在年青的人，可以趕得上看見將來因爲原料的缺乏，工業上所發生的變化，和各國對於生產所採的緩進方法。有些人預測着煤，油，鐵，和其餘一切工業上的必要原料，在五十年後就要異常的缺乏；總之無論如何可以確定將來這些原料缺乏的程度，可使有此等原料的國家疾首蹙額的避免消耗。這是想發盡世界一切寶藏的商业趨勢的大障礙。新的工業之於富源，猶之勤儉的人之於自己的血汗資本，不似浪費者之於收入。鑽也要採，地也要墾，但決不像現在令當代富煞，

次則窮煞，再次則餓煞。是要供給繼續不斷的生活，和繼續不斷的戰備。

戰備，在今日，是最強的動機，使各國自商業的狀態變到真的工業狀態。

鎖口政策對於商業國家是一個極可怕的武器，所以各國爲保存生活和戰爭需要品，都持經濟自給 *Self Subsistent* 的辦法，美國已完全採用這種辦法，不過油的缺乏之預測，教她有後患的深慮。祇要海上霸權長久保持，英國也能自給，否則不能終日。俄國工業一旦發達，也能夠自給。中國以自己的富源很夠謀工業的發展，軍隊的強大。各大國將來都有一致的趨勢，即減少國外貿易至最低限度，並且通商的貨品，祇限於無關於生活和戰爭的東西。各大國爲自保的政策，將來對於祇顧私利的資本家之浪耗富源，不得不加以裁制。等到人民都知道一國的富源是很容易銷耗，則保護原料的方法，自然要採用。可知國家社會主義，定要發現在各大國裏，除非未到這時期以前，國外的戰爭，和國內

的勞資衝突，使全部工業破壞無餘，否則原料國有的政策，便是各大國經濟自保不得不採的方法。

儻若國家社會主義在各大工業國裏實現，能否減輕國家主義的危險，那當然可以減少爭商場的戰爭。比如英國占據印度，祇因為印度是一個商場，儻屬別國，英國貨物便須受關稅束縛，不得自由暢銷。一旦國家社會主義實現於英國，則此種動機的國家主義，便可不推自倒。不過另有別種強有的動機代之而起，即原料地方的要求。即使英國是個共產國為爭石油的開採權仍可像現在和俄國在波斯，高加索開仗。不過不同的地方，即是那時的戰是為全國的利益，不像現是受幾個資本家的驅使，當更易激動全體人民對於戰爭的熱度。原料日趨缺乏，爭原料的戰爭便日趨激烈，則最後勝利要歸到握有富源的強國。到那時國家社會主義，不一定能為世界造成和平，除非世界組成幾個大團體，彼此

有聯帶關係，使各國祇能自衛不能攻人。

社會主義在學理上說，當然是國際的，不過它的國際主義，僅是它同資本主義作世界戰爭的一種暫時的表示。俄國開始建設共產主義的政府，它的國家主義乃至比從前資本家的，沒有遜色。所以社會主義有促成歐洲合衆國的可能。俄國共產主義也有促成亞洲大聯合的可能。（日本除外）不過社會主義不能使歐洲國際團（a *European block*）和東亞攜手，也不能使亞洲國際團和西歐攜手；更不能使無論那一個團和美國攜手。我們明白的看出，即僅爲戰爭的防範，國權擴大的趨勢仍要繼續；因爲商業的衰落，和潛水事業的發達，海上的霸權逐漸不能存在。如是觀察則世界的組織，得有下列的界別：美國統治南北美；俄羅斯統治東亞；歐洲國際團（除俄國外）封鎖直布羅陀海峽統治地中海和非洲。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防禦的戰爭容或有之，攻擊的戰爭便不易實

現。戰爭的習慣逐漸消沒，國際間沒有尋釁的機會，關係反日趨淡薄。

未到這個時期以前，除非人們能覺悟出國家主義是一種狂疾，則掀天揭地的大破壞必不可免。那時美國對待日本和大戰時協約國對待德國一樣。俄國和美國為開發中國富源釀成大戰；西歐東受俄國的壓迫，西受美國的危害，墮入困苦之深淵。文明到底能够保留幾何，真是難說。若政治家能有一點常識或人道主義，人民能夠明了加害敵人祇是加害自己，則大禍或能避免。但是世界人類好像光務害人，不管自己的利害，即使停止互仇的行爲，亦必需在大破壞以後。愛國和階級戰爭，是現世的兩種大患。物質的進步，增加人類害人的能力，而道德沒有和物質相應的進步。等到人們證實戰爭可以滅種；敵愾心藉大破壞力可以毀壞社會生命，那麼世界也就沒有希望了。人們要及早知道想法避免暴力，並且要及早知道在普遍的破壞之下，文明是要掃地無餘的。

第五章 趨向國際主義的過程

工業主義，如上所說，需要兩種東西調劑：一即社會主義一即國際主義。現在因為他們沒有實現，人類得工業主義的方法和鼓勵，求滿足敵愾心的衝動越發強烈，恐怕再有一百年，工業主義的自身和我們的文明要同歸破壞。破壞之後，一切事業均需從頭建設就和經過蠻族的侵掠一樣。不過舊的文明的遺骸還需要幾個世紀才能消滅淨盡，才有餘地建築新的文明。舊文明的破壞，耗淨了人們的生氣，所以養成創建新文明的精神，也需一個長的啟蒙時期。對於這些事我無須發表意見。我們的問題是如果國際主義和社會主義確是工業文明的

續命湯，有甚麼把握能夠實現它們？甚麼力量能夠實現它們，並且這些力量在最近的將來能否產出？至於這一章所談的祇是關於國際主義一方面的。

不幸的很，現在已經看出國際主義，是不能於最近將來實現的，僅藉着目前可希望的事實的發生，和我門所寶貴的東西的保存。在大戰的閉幕，人們對於國家主義的毒害，應該有澈底的覺悟，對於減輕戰禍的提議，應當有熱烈的歡迎。而最後不過贏得了一個威爾遜所主持的國際聯盟，是一個抵制德俄的，又是保障各與盟國的國權的一個團體。從國際觀點看，沒有限制的國權，都知道是世界的亂源。不過一般政治家好像不受此種觀念的影響。

我們現在要看有沒有方法不費政治家的手段才力，使國際主義自然出現。

我所謂國際主義，並不是情感上的事，雖然它的實現與否也有幾分靠着情感的力量。我所謂國際主義，就是世界政府的創立，即是一種拋開武力能依公

法解決一切國際事宜之機關的創立。這個機關不僅能裁判領土的糾紛，並且能應付移民和原料分配種種問題，最後並能造成國際總電力所 *International power stations*，將工業上所用的發動力分配於各國。比如若一旦歐洲的煤都用竭了，各國都想利用瑞士的水力，但是將阿爾普斯 *Alps* 山的水源，直達各國，比較各國拿錢租用還要便利。於是各國和瑞士便有了交涉，不過在今日國際情形之下是無善法解決的，除非瑞士利用各國，便是各國壓服瑞士，都是不公道的。祇有一個強有力的世界政府，可以公平方法不偏不倚的解決這個困難。

世界政府有兩種功用：一是消弭戰爭，二是在異族異種間保持經濟上的公道。不過消弭戰爭這層，格外重要，一因為戰爭的危害太大，二因為戰爭的結果才有大不公。例如在和平時代既剝奪一國的生活命脈，又禁止人民的遷移

是很少見的。縱然國際間有不公道存在，但和平時代不幸的民族也勝於屢屢戰爭的最幸的民族。所以談國際主義第一先着眼到消弭戰爭，第二才說到國際的公道。

即使列強能夠採用國家社會主義，也不會達到國際主義的目的的。如奧國的工黨一旦握了政權，它的帝國主義簡直不讓 *Winston Churchill*。布爾希維克也是純粹以帝國主義對待鄰國。一九二二年，杜洛斯基 *Trotsky* 在傳達日刊 *The Daily Herald* 上表白他對 *Georgia* 的態度，其實他所表白的不過是俄人不比英人更壞而已。茲將他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的傳達日刊的宣言摘錄如下：——

「蘇維埃共和國取以暴力造成的沙帝國 *Tsarist Empire* 而代之，並且明白宣布蘇俄的國家獨立權和國家自決權。但在今日走向社會主義的

過渡時代，因為世界經濟有集中的畸形的發展，所以我們的自決及獨立，還不能具絕大勢力。

資本主義作成了世界經濟集中制的基礎。（帝國主義祇是資本家壟斷世界經濟欲望的表現）因為要抵制資本家的貪婪和剽賊，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業，是為全部人類的利益，建設世界各部經濟組織的密切結合，用最經濟的力量和方法造成平均的世界生產，這便是社會主義的使命。」

其實杜洛斯基掠奪喬基亞 Georgia的行爲，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一點不同。所以他這種辦法，祇是「以暴易暴」，不過是以無產階級的「貪婪與剽賊」，去代替了有產階級的「貪婪與剽賊」而已。為甚麼他這樣就算好他並沒有說出來。在四月三日的傳達日刊上又說：——

「我們對於自決原則，不但承認它，並且竭全力擁護它，在用它去抵

抗封建，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國家的時候。但是無論何處，要是中產階級假自決原則的名義，當作武器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如喬基亞事件）我們對待這種假託的原則，即以對待爲資本主義所誤解的別種共和原則的態度對待之。」

我對於杜洛斯基這種學理上的態度並不是不同意。我不是說過麼？儻若沒有世界政府，則世界文明將於將來一百年內毀滅。若是有世界政府，無論那一國是不得有絕對自決權的。所以無論是英是美或俄都不當要求這尙未發生的世界政府的威權以爲國權。俄人爲爭喬基亞的石油所有權不辭與英法開仗。說是石油因爲在喬基亞便應作喬基亞人的私產，這固然和社會主義大背，不過爲何要歸蘇俄，這也是沒有充足的理由。無論甚麼物產，都是世界的，就應當由世界上一個公共機關，按着經濟上需要的程度，平均分配於各國。又如蘇彝士和

巴拿馬兩運河也是這樣。說是這兩條河必需屬於鄰近的人，這當然不對；說它們應當屬英國也是毫無根據。即使英國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仍是無權霸占，但也要竭力保持它們，和蘇俄爭喬基亞的石油一樣。可見國家社會主義是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的。

造成世界政府最捷便的途徑，是由一個強大的國家以威力握着世界的大權。這個國家需有優越的武備，能令各國都不敢和它輕啟戰釁，並且爲它自己的利益也能禁止別國戰爭，如我們干涉 *Estonia*, *Latvia* 和 *Lithuania* 之互相殘殺是。此路之捷，因不需禁錮由工業主義發展了的國家主義的天性，即不需政策上的根本變更，便能實現國際主義。

惟一的問題，是到底那一個國家能有這樣的威力去取得這個最高的地位？
西班牙，法蘭西，德意志都作過這種企圖不過都失敗了——西班牙敗於英，

法，荷的反抗；法國敗於英德俄的反抗；德國敗於英法美的反抗。英國歷來是強有力的反抗者，在保持世界無政府的狀態上，我們的祖先稱這種狀態爲『歐洲之自由』；我們的威權是由歷次的成功造成的。但我們將來還能再有這種運氣麼？我們抵抗下次的世界帝國可有一樣的成功麼？要當一個愛國者，我怕這種希望不能實現；若當一個國際主義者我又怕它實現。

我們可以明白看出有世界政府的資格的是美國。美國的力量比較從前作世界帝國企圖的那些國家，都充足的多。第一美國戰時和平時的需要品都能自給；無論工業農業都十分豐饒不需和他國貿易。第二除俄國外，美國有最大的白種民族，並且他們都很靈敏，熱誠，和勇壯。第三戰事發生，坎拿大可與美國一致對外，若爲自存起見；墨西哥也不能拒絕鑛源的接濟。可見一有世界戰爭北美全體都能和美國一致。第四戰端一開美國海軍的力量能夠所向無敵。

第五全歐都是美國的負債者，如我們英人仰仗美國的是生棉和坎拿大的麥。最後美人的智慧定力，和虛偽的手段也能勝英人。所以要抵抗美國是不可能的。

不過各國的政治家，都看不出這種事實來；當大戰時德國的政治家不諳這種情形，現在的日本也不十分懂得。但英美兩國的政治家，對於此等情形都很熟悉，我們的政治家知道要使英國常常作一個強國，則對於美國的友誼，是必需持續的。他們知道我們的海軍和工業上的優勢，雖屢屢給我們戰爭上的勝利，但一旦和美國決戰，一切便不復存在，縱然和日本同盟，結局也是潰敗。所以我們的政策，為保持和美國的友誼，甚麼都可犧牲。美國的國際政策比我們更有自由的精神沒有帝國主義的色彩。對於中國特別是這種情形，英日聯盟的繼續，至少是消極的幫助日本的侵掠，阻撓中國自由強固政府的建設。所以美國在國際上是最受歡迎最幸運的，因為美人的野心不在領土的擴張，而在商

業的發達。

美國在世界的勢力全是它的財力雄厚造成的。儻若我說雄厚的財力；在西方的世界是一種最有組織力的勢力，大多數的社會主義者恐怕要不贊成。要知道我的目標，是國際的社會主義，並且我相信現在國際主義比社會主義更要重要。雖然社會主義者也承認國際主義，不過他們不能實地作國際主義者。例如在現在經濟的衰落時代，怕德國的競爭，即使一個勞工政府，也不能對德國採用無限制的自由貿易政策。那麼，要使社會主義者造成世界政府，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在另一方面擁資本的國家，由自利的動機反趨向國際主義一方面。我們將見幾年後美國摩爾根 *Morgans* 英國的銀行家，德國的斯丁尼絲，俄國的布爾希維克的領袖要組成一個非正式經濟團體去控制他們政府的政策。現在布爾希維克因為不承認私產神權之說不能加入。不過俄國感受國外投資的

需要，布爾希維克對俄國的債務不得不有名義上的承認，人都知道她不一定償還，即名義上的承認，已能和解擁護者的心教他們和俄國合作了。如是俄國便可爲華盛頓和熱拿亞 Genoa 會議的會員之一。這種政策可從兩方面觀察。從擁資本的一面說，可使他們對於交戰國的投資免去倒賬的危險，並且增加對歐亞兩洲的投資機會。若從舉債的國家說，是憑藉外債恢復或建設它們的工業以致富強。兩方的利益差不多是一致的。世界政府可以揣想由此法造成。不過揣想是可以的，實現怕仍是不可能的。

有一個大的反抗力，是從狹義的國家主義來的。法國與日本以爲它們以武力致富勝於以貸資致富；所以反對一切和平的保障。當着德俄還弱的時候，法日是不能受武力制裁的；當着法日還強盛的時候，德俄恐不能很快的恢復原狀。投資家不願世界再有大戰，因爲戰事能令負債國破產便無力償還，雄厚的

資本建築在私有財產神聖觀念上，不需要以武力保障債務。比如美人借債於歐洲或亞洲政府的時候，與他們自己的政府合作，以危害要挾不還債的外國政府，即所謂帝國主義政策。但美人自來表示他們不願採用這種辦法，扮出一種假道學的面孔來。有些國家在許多方面是缺少美國式的道德的。如中國人之不信上帝，並且又是一夫多妻，俄國實行自由戀愛，英國對於愛爾蘭和印度的兇殘。無論何時，都需要興起道德的十字軍。此事在美國作過而有成功的是一九一七年的參戰。不過這不能常作，因為每作一次，總有許多人看破這種詭計的。

縱然債權國家能協助它們的投資者，國家主義的德國和日本也不作梗，不過等到債務國恢復了平時的經濟狀態的時候，常常與債權國發生衝突。即因為債務國一旦工業有相當發展便不肯還債。現在的布爾希維克還無力抗債不還；

不過這種行為總有實現的一天。儘一切負債國都採取這種辦法，則凌駕各國以上的財權也不復能維持了。可見世界主義仍是不能由此路出現的。

還有一種可能即守有餘攻不足的廣土的帝國。在我們觀察這種可能以前，必需談一談英美的關係。

對於英美關係要下一個預測是十分冒昧的。不過有兩種情形不定那一個要發生，一即兩國締盟英國則居第二的地位，二是兩國開戰致英國解體。若要締盟，我們祇得忠實的拋棄帝國主義，和爲美國所反對的種種企圖。儘能辦到，則這個美法聯合國可以控制世界消弭戰爭。若英美爭強而釀成戰爭，則美國勝利英國失敗，並且英國要由英語系 *the English Speaking group* 的國家，變而爲歐洲系 *the European System* 的國家。幸虧着現在一切他表示，特別是債務問題的妥洽，都能增進我們與美國的友誼，這是我們最好的政策，並

且我希望美人也有和我們一致的態度，使這種友誼繼續下去，

這些討論的要點，無非要表明建設在海上的大商業國家的時代逐漸過去；將來的大帝國，必是地大物博的國家，生活需要品完全自給，不藉貿易補充的。這一面因為鎖口政策是商業國家致命的武器，一面因為飛機潛艇的發明，戰爭時期要保護海上的交通越發困難。各大國有見於此，都主張經濟自給不靠外人。在國際主義時代前，要有幾個大帝國的過渡時代各帝國間持閉關主義互相抵制，都是自保有餘攻人不足。

造成數個大帝國的可能，從美國權力發達的有限度上更能看出。因為有兩個地大物博的國家，它們的潛勢力和美國抗衡，就是俄國和中國。西歐若能聯合起來則除中俄外，又是一個大帝國，若能保持非洲，經濟亦能自給，儻這些國家軍備和工業，都有相當的發達，便沒有強權或聯合的強權能夠撲滅它們；

它們可以和美國一樣的穩固不怕外侮。俄國因爲仰給外人的害處很大，得了教訓，努力解放自己。中國現時正在受這個教訓，在將來的百年以內，當能十分明瞭仰給外人的害處。

現在的世界在一種不安定和混擾的情形中，所以致此的原因，一由於凡爾塞虛偽的條約，一由於東歐一帶國家不合理的自決主義。國際關係的不穩固，是和平的仇敵，經過一番戰事即行破壞的布置，便是武力主義的引子。歐洲的小國聖特英法武力的保護，宜必需去掉它們的傲氣和可笑的敵愾心，乃有捷克斯洛伐基 *Czechs Slovaks* 或巨哥斯拉夫 *Jugoslavia* 竟可以擅自與奧大利或匈牙利斷絕通商，並且波羅底海岸的國家竟可以阻遏德與俄的交通。這種權柄，原來都是強國給與它們的，有時也可以由強國收回去，所以甘心讓與弱國是受了威爾遜自由主義的影響。遇必要時這些小國將被強迫承認和強鄰與它們

自己的自由貿易和交通。由此漸漸成立一個國際間的政府。否則歐洲要變成美國的附庸。

僅僅知道歐洲和歐洲歷史的人不懂得各小國分據的歐洲，對於世界大局無關重輕。其實造成世界歷史的歐洲已經過去了。美國和俄國才是現今世界上兩個大勢力。日本和英國都是依海自強，將來沒有維持現在威權的希望；還有中國將來無論何時都可以崛起和俄國並驅爭先。中國因為國勢衰弱又有雄厚的潛力，遂成世界政治競爭之中心。在這角逐場上，美與日是敵手，此外還有英國，俄國和中國自身反不在競爭者之列。不過競爭的結局恐怕要和現在大大不同。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當然要受三國契約的控制，這種契約，即這三個強國為組成一個團體合力開發中國而設的，結局日美兩國不免於一戰，美國要將日本自來在中國的權利盡行奪去，於是美國在中國的地位越發穩固。總之三國

的帝國主義早晚要起衝突，並且最後美國是唯一的勝利者。

現在的中國人深恨日人，討厭英人，獨獨喜歡美國人。不過美人的受歡迎，也是不能常常維持，因為中國的敵愾心，要發展到凡係想開發中國的列強一例排斥的時代。中國人很能夠組織秘密社會，除盡在中國的外人。事前若能先與俄國締盟，並作秘密的軍事準備（在西部各省確是能辦到的）便能令美國在中國的勢力永遠停止。將來英人在印度的統治權，也要遭同一的運命，我們沒有法子以文明的利器繼續宰制愚昧的亞洲人，結局不教他們學了乖去。日本已經把我們的乖巧學去不受我們的羈絆了；中國和印度總能夠取法日本的。一旦到了時機則歐美和日本人必不復能够在亞洲大陸上保持他們的威權。俄人對於波斯蒙古阿富汗三種民族表現出來他們可驚的同化力，將來必能與中國印度有密切的結合，於是全亞洲和歐洲俄羅斯便能打成一片而金城湯池的大帝國出

現了。

至於歐洲要有甚麼變化呢？歐洲的變化不出兩種，一是由俄美瓜分，一是歐洲合衆國的組成。所謂瓜分當然不是割據併吞：如英，法，德，義還能維持它們法律上名義上的獨立，和現在的波蘭，巨哥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基差不多，至實際的經濟方面，它們確是不能獨立，所以它們的外交，將屈服於這兩大強鄰以取得經濟上的援助。俄美交界處當在多佛海峽 *Straits of Dover*，萊因河，或波蘭之東境。不過，儻若歐洲這幾個國家，在它們的強鄰之前還是繼續的互相傾軋，互相仇視，乃至兵連禍結，恐怕連這名義上的獨立也不能維持。這種情形和古代希臘之於馬基頓，中興的義大利之於法國和西班牙相似。因爲分崩離析狀態繼續下去，除了完全屈服沒有別種結果。不過俄美那一個勢力最大，被那一國屈服是一個問題。

但是歐洲各國或者有一時可以覺悟到與其鉤心鬥角教人家痛苦，無寧開誠布公使自己幸福。若能這樣，便可合力維持已紊亂的秩序，恢復已破壞的建設，並使爲凡爾塞條約所蹂躪的國家返回原來狀態，彼此在友誼的經濟關係中生存着。造成此種局勢有兩個法門：一個便是俄羅斯以西全部歐洲的大聯盟（英國在內），以此種結合去抵抗美洲或亞洲的侵伐是綽有餘裕的。不過還有幾個重要的條件是必需充分準備的；在戰爭的時候頂要緊的是封鎖多佛海峽（做上次大戰時的辦法）以運河，飛機，或應用科學的方法，去保持我們和法國的交通。並需保持非洲以作經濟接濟的外府。所以更要封鎖地中海使變成歐洲的一個內湖。封鎖西口的進路以禦美國是很容易，但封鎖東口的進路以禦俄國則非常困難；因爲必需把住他大尼里 Dardanelles和波斯破魯斯 Bosphorus兩個海峽以守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守住君士但丁才能杜住俄國使它不能

衝入地中海。這是唯一的一種軍事計畫，西歐聯盟國所當慘淡經營以作自保之武器的。若此計能够成功，則西歐的經濟可以自給，西歐的兵力可以抵抗一切侵掠而有餘。

還有一種可能。現在法國正欲重建法俄聯盟並且希望與德國妥協。法國政策的目的是，爲要和我們爲難，所以欲與歐洲大陸各國（俄國在內）成立一種聯合或諒解。至於德俄都沒有直接的動機教它們聯結法國攆斥英國，不過法國能夠危害它們所以有所挾持而有此等要求。此種政策很難成功不過並非不可能。一九二三年二月廿一，廿三，廿五，和廿六日，泰晤士報住巴黎的通信員，將法政府此種企圖的消息透漏出來，並按該報 *The time* 二月廿六日的社論差不多可以證實該通信絕非虛構。該項通信是說實現此種政策的難處，和此種政策正在醞釀的事實。不過歐洲有兩個態度不明的分子是英與俄。英國與它的屬

地和美國漸漸親密和歐洲大陸漸漸疏遠。俄國或離開歐西謀取得統治權於亞洲如現在布爾希維克的設施；亦或再加入歐西的國際團體。按泰晤士報 *Times* 透露的消息，法國的政策，是要俄國加入這個團體而擴英國於此團體以外。我所說的第一個可能，是教俄國統治全亞。而令英國與歐洲各國合。兩種政策都能促成一個大的歐洲團體 *European block* 不過法國的政策，破壞了英國在結歐陸上的關係，並且消滅了俄國在亞洲的勢力。

上述的世界組織可以造成於舊的勢力——貪婪，驚懼，和自衛。所以這不是烏託邦式的空想，是能夠辦到的事實。一旦實現，對於國際主義的理想計畫，總有許多裨益。沒有遠慮的兇殘的國家，以無所獲得不復受戰爭的誘惑，戰爭便可消弭，因為各國都是能守而不能戰的。現在的英國，却是能戰而不能守，因為能戰，激起自己帝國主義的衝動，因為不能守，造成美國帝國主義的

機會。中國則既不能戰又不能守。這些情形在最近的將來便成了世界和平的危害。要使一個國家能夠自守，需要將戰時和平時的需要品預備充足，並且國內各部交通無斷絕的危險。這非地大物博的國家不能辦到；美與俄便很夠資格。中國也算一個，儻若有好政府，但不是立刻可以成功的。所以結局，中國恐不免受俄國的宰制。若亞陸由俄國打成一片，西歐或自結強固的團體或受美兩大勢力的瓜分，自守的戰備越發充足，侵掠的戰禍自會消除。

全世界既然能夠組成這幾個大國，每國都能經濟自給，商業關係日趨淡薄，於是經濟的衝突，自然消釋。侵犯的戰爭，既不可能，人們漸漸會忘却戰事的需要，於是裁減軍備的計畫，自然容易辦到。軍隊的用處，祇限於維持社會秩序鎮服謀叛民族。一個大國以內的小國，可有自治的權利，但不得操縱外交支配原料管轄交通和通商等事。要是小國（大國的分）爭求這種權柄使應

受嚴重的懲創。到了行之既久，人人知道此種制度的好處。國內的軍隊，也就不需要了。

各個小團體的愛國主義，與各小國的獨立要求，對於有秩序的社會是十分不宜的。獨有大國家的造成，可使戰爭逐漸消滅。到了造成以後，決不可因為國內民族的仇殺而使它分裂。要避免此等危險，當對於各民族合法的要求概以地方自治權去滿足他們；若過了這個限度，便陷於無政府狀態便應當厲禁，小國濫用權力侵犯全體，就和個人濫用權力侵犯社會一樣的應當懲罰。中世紀時貴族爭着私鬥；現今的小國也是這樣。到了大國 (*Large States*) 成立，此等要求便能制止，並且經濟的國際關係逐漸消沒，而戰爭的原動力也除掉了。到了這個時候人們便可進一步要求真正的世界政府。不過若戰禍仍是一種每日見到的威嚇，則此種成功的可能，便很少了。

第六章 社會主義與工業未發展的國家

上章所說的是可能的國際主義，在現在的世紀裏，可由廣土衆民物產豐富的大國去實現。儻如所期，則國際戰爭可以弭消，工業文明能夠繼續存在。現在我們要討論一個更難的問題，即階級戰爭和趨向社會主義的過程。

甚麼是社會主義？它的意義常常是含混的，不過要給它下一個精確的定義也並不難。社會主義的定義，包含着兩部分，一部分是經濟的，一部分是政治的，一部分是關於物品的生產和分配，一部分是權力的分配。

談到生產，一切土地和資本均需充作國家的財產——雖然國家有時可以委

託生產或消費的大機關如工廠或合作社代爲掌握。談到分配，每種工作的報酬，必需按公意釐定，或付最低限度僅能維持生活的報酬，或付最高限度藉以獎勵工作的報酬。分配不一定平均才算社會主義，不過確有理想上的平均，即依各種勞働的特別需要情形以定報酬的多寡。所以 *Chaliapin* 所得工資比較一個開閉劇幕的多，這不足以證明俄國還是中產階級制度。最重要的是無論何人不得取利息於資本或土地。

在政治方面，社會主義是與專制政治和少數獨裁制不相容的，是要求一切健全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參政權的。縱然反對適用民主政治於過渡時代的布爾希維克仍視它爲理想的制度，並且承認社會主義不能圓滿實現，除非恢復自由民主的制度，如普選權言論和出版自由權。（這種表示見於他們的文章並由關米儒夫 Kamenev 和我的談話證實。）形式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

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在這一點上也是無殊的，其不同處是一個政權集中，一個則政權分布。

前邊說過除非教工業主義社會化則工業主義便不能存在。一方因私有財產激怒了勞働使他們懷着不平之心，一方因爲資本家和大地主有壓制私人和支配國家的權勢祇是損公自利釀成社會的危機。不過由現在的制度變到社會主義是十分困難的。

馬克斯遠到的觀察，確是難能可貴，不過並非沒有錯誤，他想出一套實現社會主義的簡單過程來，但與事實互相刺謬。他按着十九世紀前半期英國的情形推想，要是資本主義永遠存在，則資本階級和勞働階級的鴻溝，也是永遠除不掉，並且勞働也永遠不能得更多的工資，不過僅能維持最低度的生活而已。因爲資本的集中，於是資本案一天一天的減少，因爲痛苦的經驗，激起了普遍

的不滿現狀的同情，於是工人團體一天一天的擴大，而抵抗資本階級的戰爭，亦愈趨愈烈。其初的戰爭是地方的，一進為國家的，再進而為國際的。到了階級戰爭成為國際的了，勞働階級因為挾着全世界衆優越的勢力，便能博得最後的勝利。一旦革命發生，全局的制度為之一變，而國際社會主義告成。

馬克斯這種推斷已經證明是部分錯誤的。資本家和勞働的界線，並不那麼清楚：工團的領袖以很充裕的進款享中產階級的幸福，在平等的條件之下和資本家周旋。可見資本家和勞働的距離不像馬克斯所想像的那樣懸絕。所謂工資律 *The iron law of wages* 是由正統派經濟家造出，以沮喪工團的銳氣的，又是馬克斯所藉以煽動革命的，其實是經濟上的謬誤。工資在美國甚至英國都是十分充足，遠超於僅能維持生活的限度的。因為資本的集中，合股的公可加增，大企業的數目的確少了，資本家的數目則未嘗減少。現在的勞工快快

不滿具推翻現狀的革命精神的，反遠遜於百年前的英國。的確他們在國內較從前爲更有組織，但是從上次的大戰直到現在，已經可以證明勞工的國際結合是完全不可能的。若一旦美日開戰，我敢說兩國的勞工，各爲他們的祖國，各激動和資本家一樣的義憤，比資本家遠烈的愛國心，從事國際戰爭。最後一層勞工人數的超越僅僅少數國家（英國在內）有此等情形。至多數國則農家多於工人，並且這些農家差不多是左袒資本家的，列寧利用電力的計畫，是應用工業的方法，來發達農業，如此可使農人有工人的知識。別的國家，若也以此法施行於農業，可得相同的結果。

俄國共產政府的建設，發生了一個新的研究，一部分與馬克斯的理論相符的又一部分則相反的。布爾希維克圖謀不經資本主義的階級，直接實現共產主義。於是有了了一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是否像馬克斯所信的，爲走向社會主

義必由的途徑，並且工業在嚮來不發達的國家裏，能不能夠在社會主義下逐漸發達。對於俄國和亞洲各國，這個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布爾希維克，握了政權，便欲於最短期內實現社會主義，但他們這種企圖，直到現在未能如願以償。國外的困難且不說，國內的阻力乃至為他們始料所不及。於是不得不改變態度採用所謂『新經濟政策』，這其實是拋棄了共產主義了。這種辦法的理由，我們可從列寧在勞働月刊第一號（一九二一六月）用英文發表的農稅的意義一篇論文裏明白看出。這篇論文雖然是針對俄國說的，也可適用於中國或印度，儻若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或印度能脫英國的羈絆變為布爾希維克的時候。他按着俄國的情形舉出經濟發展上五種不同的時期：

- 一 家長制的（原始的）農民生產
- 二 小本經營的生產（農民的賣糧也在內）

三 私有資本主義

四 國家資本主義

五 社會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在這篇文章裏屢屢題及，並常常見於他別的文章裏邊。他沒有定義，我無從知道它的確解。不過它的要義，我們可以從這篇文章裏看出，即由國家代替資本家，經營各種企業，買賣各種貨物，使資本集中於國家。所以國家不獨是一個供給機關，並且是一個營業機關。

列寧以爲這五種時期從經濟眼光看，總是後勝於前，從前一種變到後一種便是一個進多。他並且好像堅持——雖然與鮑爾史維克政策不甚融洽——無論那一個過程都不能省去，必需按着次序一步一步的走過。他以為小本經營是要鼓勵的，因為這是原始農民生產的進一步；私人資本主義又是小本生產的進一

步（雖然他礙難說應由政府鼓勵）；至於國家資本主義，更勝於私人資本主義，當為社會主義者所贊成；不過以政府的力量也不能令社會主義一躍而成功。他引了他一九一八年所寫的文章的一段：

……在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情形之下，國家資本主義是應當急取的步驟。如果國家資本主義能於將來六個月內實現，則社會主義可於一年以內建設完成，並且非常強固。

他接着批評道：

上面引來的話，犯了許多時代上的錯誤。我前所假定的時代太短，而實際的時代還要長的多。

不過時代長短的問題我們暫不去管他；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工業未發展的國裏的社會主義運動的方向和性質。

儻若我沒有錯誤，則列寧的意思，就是說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能夠限制資本，並能以國家資本主義，代替私有資本主義。他們能以人力，使經濟從這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格外迅速。不過不能戰勝經濟演化的定律，而不能不經某種狀態直接達到最後目的。

在這篇頂重要的宣言裏，還可摘錄幾段，來闡發這種政策的理由。

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比國家資本主義尚差的多。（一九二一年俄國經濟制度）

沒有資本主義的技術，社會主義不能實現。

除非工人專政，社會主義也不能實現。

我試為國家資本主義舉一個具體的例：德國。

一個勝利的勞工革命，在德國可以很容易的直接除掉帝國主義的遺囑

……並且進而實現國際社會主義。

若德國革命未能成功，我們便應當努力效法德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必需用專制的手段，使野蠻的俄國，速速變成西方化的國家。

權力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

因為貧窮和殘破，我們不能立刻建設大規模社會主義的工廠生產。

在可能範圍內，我們必需助成不需要機器的小工業的建設。

這樣可以得到幾種結果，即自由營業，小商人，和小資本主義的復活。

在他說明阻止私人營業政策之愚笨以後，他再解釋他現在所主持的新政策。

我們唯一可能的有意義的政策，是不去阻止資本主義的發達，努力引導它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上去。這是經濟上可能的事，因為國家資本主義

必需建設在自由營業和資本主義的基礎上。

他接着說滲融的辦法，與合作的社會，以當這種政策的例子。

如何引導農民到社會主義者的制度，他說：

我們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於勞農的俄國麼？在一種條件下是可以的，這種條件即大規模科學勞工的完成——利用電力計畫的完成。要這樣至少亦需十年的努力，若在英德美諸國裏藉着勞工革命的成功，可不用如此長的時期。

資本主義較社會主義是罪惡，但以之比中古的制度便是幸福了。

真正勞工的目的，是將地方工業普及於鄉村區域裏。國家經濟政策必需注重這一點，因為想建設大規模的工業，則地方工業的發達，便是必需的初步或基礎。

列寧這些話都是經驗後的自白是很應當引證的。要實現社會主義於不發達或部分發達的國家裏，甚麼是可以作的，甚麼是不能作的，按着列寧艱難備嘗的經驗談便可十分明白了。工業先進國，技術和經濟的條件，較適合於社會主義，而工業不發達國的政治條件，較適合於社會主義。若布爾希維克能戰勝工業上的困難，便能實現國際社會主義。不過布爾希維克不但有列寧所指出的困難，並且還有別種阻力。所以工業先進國，縱有政治上的困難，對於施行社會主義，尚比不曾經過資本工業主義發展的國家有希望的多。

未發達國裏的工業主義，（像我們在上幾章所討論的）是需要專制；並且除非有外人的投資，則民衆將大受貧乏之苦。於是布爾希維克不得不仿效託辣斯那種獨裁制來經營工業，而所得的產品，亦僅能維持工人的生活。因而不惜外債的原計，自從採用新經濟政策後，便放棄了。這不用外力的發達工業法所

釀成的困難，不獨蘇維埃共和國所不能堪，無論那國也是忍受不了的。英國當日建設工業主義，未嘗借助外資，因為它有後來別國所無的環境。煤與鐵產額既豐，而二者生產地點的距離又很相近；日新月異的發明，致令物價日趨便宜；且是當時又沒有第二個工業國和它爭衡。除去這些優點外，便是工人在貴族宰制之下作過度的工作，過窮苦的生活。英國有這些特點，所以能够不需外力，振興工業。現在的未發達的國家既無英國的特點，不假外資而欲變成工業國家是不可能的。

像中俄兩國的情形，是否能够不經過私有資本主義，直接達到列寧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若借外國金錢去築路造船開礦，能否獨力經營拒絕投資者的參與？若是強國政府募集外資，政府和投資者的利益，立於相等地位，則借款者當然不受投資者的干涉。但在建設新工業的弱國政府則大不同，若非賣掉幾部

分利權便不能使借款成立。在中國的外國投資家，都希望壟斷中國的海關鐵路鑛產等等利權。因為國權的斷送，國家資本主義便無從實現。並且借得之款，都中飽於職官，浪費於養兵，却未曾用於生產事業，而大規模的生產事業，竟全在外國資本家掌握中。

俄國的布爾希維克，縮減割讓利權的政策，到最低限度，由國家握住國內富源。這種計畫若能辦到，則結局共產黨將取外國投資家在中國之地位，而代為中國開發者。俄國的成功或失敗，可作由國家資本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試金石。若他們成功，則亞洲各國都可逃免私有資本國家的形式，否則全世界都必需經過先進工業國現在的時期。

布爾希維克成功與否，全看這三個條件：武力，經濟，和道德。

沒有強大武力，去抵抗外侮，當然不會成功。俄國對外商約的成立，布爾

希維克以爲都是戰勝 *Kotchak Denikin* 和波蘭人的結果。若日本人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覺得俄國可欺，則必立刻向俄人宣戰，因爲俄國尚有相當的武力，所以它們才不敢和它啟釁。這是俄國比其他未發達國家獨具的優點。

談到經濟，便有許多困難。布爾希維克需要外來機械，使他們的農業工業，恢復戰前的原狀。於是以貨物換取農人食品，增加或恢復食品和原料出口貨，並且同時努力發展工業。但是最前一步，是最困難最危險的。所需要的進口貨，雖然有小數可用金錢購買，不過大部分仍當以國權的割讓換得。因爲歉收的農產，破壞的交通，進口貨一時是辦不到的。俄國的需要，異常緊迫，獵取利權的外國投資者，要求的條件又十分苛刻，每種利權的讓與，便成外商壟斷的中心。越發使國家不能握住貿易的權柄，便不能維持國家資本主義。這許多困難，並非俄國所獨有，凡不發達的國家，圖謀工業的發展，而爲外國資

本家所挾持的，差不多都有相同的情形。不領過袖人物儘能具有誠實，堅決，弘毅，的德性，則這些困難都可以勝過。

道德的條件對於布爾希維克的成功將有很大的障礙。蘇維埃政府的誠實，堅決，毅弘，在歷史上也少遇其匹；不過他們到底能否堅持到底，不變原來的意志，是沒有把握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預期以六個月，或一年實社會主義的成功。即使延長到幾年，那些發起革命的人們，也當能親身實現勝利的結果。但自十月革命到今日，已經六年了，列寧自己承認社會主義的工作，幾等於未曾下手，布爾希維克的狄克推多的職權，需要繼續下去。數十年後，許多原來的領袖，都死去，由後人繼承他們的職權。這樣一來，恐怕對外國資本家和外國政府抗爭的精神，不免日趨於軟化。外國資本家乘此機會，將以厚利引誘俄國官吏，謀擴張特權，那時執政諸人，能否不為所動，不致喪權辱身，確是一

個問題。

自然是在短時代內，因為熱烈的希望，和抗進的興奮，確能保持很高的道德。不過那是不能持久的。從非工業時代趨向國家資本主義，（且不談共產主義）此等革命時期，德性是非常堅定不易變更的；一旦革命爆發時期過去，則道德的敗壞，比平時還要劇烈。一個未發達的國家，要建設社會主義，必需經過兩種時期，第一是軍事時期，所以抵抗國內外的資本主義，其次是建設時期，在國家支配之下發達工業。俄國目下是在軍事時期之末，並已有戰爭上的勝利，但到了建設時期更屬不易。在軍事時期，以好戰的天性，和國家主義激動着經濟改革的熱誠，的確可以堅持奮鬥的精神；到了和平恢復，人們自然會有享受快樂的要求，不欲作奮發經營的事業。這時外國資本家憑藉特權，以較優的條件，引誘工人和工師而利用之，要以法律禁止，就和禁止自由營業一樣

的困難。祇有一種力量能保持共產主義所需要的熱度，就是發展國家主義爲帝國主義，去抵抗資本主義的侵掠。若不能，則革命的熱誠，勢不能繼續到軍事和建設兩個時期那樣久長。不過帝國主義占了勢力，便不能收真正共產主義的結果。馬克斯信徒祇知道經濟原因能夠影響到政治，不知此心理上的變遷，也是大有關係的。領袖人物自以爲沒有人類的弱點，不受心理律的支配，經過無論多少年的困難，也必能堅持不變，那是不可靠的。

不管這些阻力，布爾希維克總可以成功的；能這樣便可作中國和印度的模範。有一個現象大可注意，即在未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必是少數貴族的，由少數熱烈的智慧的領袖，引導着全體民衆中極少的部分，（有階級覺悟的民衆）去猛力進行的。這一都分領袖革命的人，都受了西方最新思潮的激蕩，所以他們革命的目標，也是最新的。凡在英法已認爲陳舊的東西，他們概行拋

業，因此要令他們遵着各先進國當日進步的軌道，他們是絕對不滿意的。米柳可夫 *Milukov* 主張克林威爾 *Cromwell's* 式的革命，開倫斯基 *Kerensky* 主張丹頓 *Danton* 式的革命；布爾希維克，則以為非接着馬克斯的主義革命不可。此種革命，西方各國革命家，仍在日夜圖謀，因為在西方也是空前的。不過馬克斯的思想，是民主精神的，而俄國因為教育的不普及，絕對不能適用民主精神。即共產黨，也是狄克推多式的寡頭制度。因為學理上，民主精神，當然是社會主義一部分的要素；不過事實上，在無教育的國裏，不能立刻實現的。

布爾希維克，以所發明的寡頭制度，對於解決東方的政治問題，作了一個很大的供獻。這種寡頭分子，既不是貴族，又不是富豪，乃是由一種政治經濟的主義的信徒組成的。儻若這種主義，像共產主義有進步和建設的精神，則

這種制度，在政治上便是最好的寡頭制度，祇是它能激起鄰國的反感也是大不利的地方。若西方列強政府是社會主義的，或卽令是中立的，則此種不利，便可消除。英美的工人所舉的代表，偏是些反對工人利益的人們，於是想由捷徑達到社會主義目的的那些後進國，因為我們的忌刻阻撓，便須忍受大犧牲以爲代價。

儻若俄國能够堅持到底百折不撓，中國也受共產黨統治，列寧的新政策能夠成功，則亞洲與俄國便能一致發達，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造成它們的經濟獨立。要是不然，則俄國，中國將繼續受西方列強經濟的支配，直到它們的工業仍由資本主義去發展。如此則社會主義的成功，當在工業先進國，像俄國革命前，世人所都承認的。到底社會主義能否由此種情形實現，且看次章分解。

第七章 社會主義與工業先進國家

在這一章裏，我們必需考察社會主義成功的趨勢，在英德美各先進國裏，除開政治一端，社會主義成功的條件，這幾個都很完備：工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對於工業進行的手續，非常嫻熟；大規模的生產，有豐富的原料源源供給；勤敏的習慣，在資本主義的學校裏，都有嚴格的訓練。並且它們所以爲工業先進國因爲都占天然的便利：如鑛產之富，地理氣候之適宜，和人民工業的天性。生產方法的效率非常卓越，他們每人的生產，竟超過中國或俄國每人向來所有的財富，所以雖幾經戰爭尙不至絕對困窮。除却國際困難，這幾國裏那

一國也能立刻變成社會主義的，祇要有這種熱望。不過資本主義的成功一面固造成社會主義的工具，一面却減退了社會主義的欲望。社會主義者的數目誠然越多，不過信仰者，熱誠的銳減，竟快於其數目的增加。

現在各工業國家實際上能夠支配政府的都是資本家。縱然大戰以前的德國封建遺制還存一部分勢力，而 *Krupp* 在 *Baltic* 政治上的威權竟超過於貴族 *Junbers*。英美資本家在政府的力量也是很顯明的縱然不是沒有限制。如工資和作工時間這種有關工團的問題，在英國不一定需照資本家的意思解決；在美國即無摩爾根家 *Messrs Morgan* 的同意，亦可以大眾的敵愾心，促成和日美的戰爭，不過這種例外並不多見，因為資本家能以印刷品的宣傳造成附和他們的民意。一面因為教育進步，勞資間問題，一天比一天多；但一面又因為資本家宣傳的工巧，這種問題却無形打消。由資本家的競爭而完成的廣告技

術，能勸誘人相信極不合理的事情。凡因受煽惑而迷信某某事情的，則無論甚麼東西都可令他們相信；於是資本家便以其金錢的魔力，巧妙的宣傳，教他們擁護資本家的利益。要抵抗這種勢力唯一的方法，就是由教育養成理性的懷疑主義。那麼我們到底有沒有希望？我們能否永遠受強姦民意的奸猾支配？過度的宣傳能否產出健全的懷疑能使宣傳失去效用？

戰爭的敗績，可令政府的威信喪失無餘。俄，德，奧，匈，的革命便是由此造成的。革命爆發，政府顛覆，由社會主義者取而代之，這種情形，發現在德國，不過社會主義却没有成功。有許多人拿這種失敗，歸罪於首領的背棄信義，不過那並不是充分的解釋。假使沒有別種關係，則全體士卒，可以推戴別人作領袖。原來德國共產黨的失敗，因為受大多數國人的反對，不是因為領袖的背棄盟約擅作威福。至國人反對共產的理由，不在抽象的共產主義自身的價

值，而是怕事實上協約各國以經濟的抵制手段，使德國長期困頓於饑餓的狀況之下。自從布爾希維克在俄國革命，於是各國政府商定了一致的政策，即無論那一國若是採取共產主義，則它們合力在可能的範圍之下，使它的人民死於饑餓，除非它恢復資本主義；不寧惟是，並且任便虎狼的軍隊，在它的國土內恣淫虜掠，焚燒殺戮直到他們盡興為止。看見羅馬尼亞人，當 *Bela Kun* 失敗後，在匈牙利的行爲，我們便不能以德國人的恐懼爲過慮了。儻若俄國當時能夠供他們的食品 and 武備，則他們的態度，一定不是那樣的。

除非在社會主義成功以前，我們的商業政策有急遽的變更，則相同的觀察亦可適用於英國社會主義的進行。有幾種步驟在現今的英國是可能的，如付價將鑛產鐵路收歸國有。避免勞資衝突逐漸實現工業的自主。不過這僅屬預備的步驟，若社會主義真要實現則一切私有資本當無條件的充公。資本家爲自身的

利益計，當然要抵抗，寧訴諸戰爭，不願多所讓步。資本家尙有政治上的威權，則假藉政府壓迫工人，若失了政治的威權，則以全力推倒勞工政府。不過無論如何，美國是資本家的國家，不需一彈之發，祇以棉與麥的禁止出口，則美國與坎拿大便能致英國之死命。所以我們不能採用任何見忌於美國人的經濟政策，縱然是國內的。這是我們挫敗德國封鎖俄國所付的代價；若是德俄不會破產，我們便不需完全依賴美國了。

英國若欲脫離美國資本家的束縛，維持經濟的獨立，它必需恢復德與俄的幸福，少減歐洲列強的敵意，在匈牙利和俄國南部尋取食料的供給，並宜努力造成歐洲合衆國。這顯然是純粹的工業政策，因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比無論那裏的都利害，所以脫離美國的束縛，便是進行的第一個步驟。但是法國因為要恢復拿破崙時代的地位，阻礙此種政策的發展；不過財政的支絀，還債的困難，

或可令法國拋棄奴隸歐洲的企圖。

除非法國有了覺悟，則我們無論情願與否必需和美國聯盟，若託辣斯主人，認爲需要，無論何時，美國可以強迫我們加入它所謂神聖戰爭去抵抗社會主義。

按德國已經表示的，英國不久要證明的情形，可以看出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失敗的窮困的國裏最易占優勢，不過真正要建設社會主義，則非富強的國家不可。若俄國能夠成功，則社會主義便可向西蔓延到德義，努力擴張到法國，最後則爲英國所取法。俄國縱乘敗績之後，却還有相當的實力造成此種假定的可能，雖然不易實現。至於歐洲其餘各國，都直接間接去依賴美國。儻若布爾希維克失敗了，則歐洲別的國家祇有兩條路可走，不是乞憐於美國，便是它們自己很懇切的組成一個經濟的，政治的軍事大聯盟。後邊這一條路，需要政

治家和民衆彼此能夠棄嫌修好。若此路不通，則歐洲越發要受美國的宰割，而歐洲全體人民或者要整個的社會主義化。即使這樣，也不一定能夠保資本主義的破壞，因為仰給美國爲生到甚麼時候，則美國的資本主義也要維持到甚麼時候。所以非到俄國的強大，和歐洲的聯合，則美國資本主義的威權，是打不倒的。

人類在將來的半個世紀，便完全受美國的支配。由現在的趨勢和機會看，則美國資本的帝國主義，將一帆風順走到目的地，全世界所受的壓迫逐漸增加，而美國和其他各國間遂造成一道鴻溝，一邊是富麗豪華的新世界，一邊是窮苦挫辱的舊世界，各國對美的怨恨日深，由社會主義的指導釀成全世界對美國的叛反，於是各國對美國的債務勢必至抗不償還一作無效。在這個戰局以內，英國到底是與美國合作或歐亞各國攜手，是不易猜定的，那全看美國人

覺得對英的友情和通商有無維持的必要。總之無論如何，這個戰爭的延長和破壞，勢必合歐洲文明掃地無餘，至於美國也要變窮，國內也要發生社會主義運動，雖然別處的都打倒了。後來美國國內造成階級戰爭，而工業主義全部破壞，因為饑餓和疾病世界人類要死去一半，最後，便不得不返回簡單的生活狀態。在美國恢復紅印度人生活幾世紀以後，美國人若被第二個哥倫布再發現一迴的時候，或者還是在蠻海遜島 *Manhattan Island* 上操弓挾矢獵取禽獸也未可知。在一種慘酷的大破壞之後，則此等生活的過程，是要重新發現的。

美國以其不可抵禦的資本主義，宰割世界，由半世紀投資的勝利，可使美國變成全體的主人翁。非聯合全世界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它的壓迫。現在不獨有所謂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並且所謂資本國家和無產國家。*(Proletarian Nations)* 自前次大戰後，美國已為勢力卓越的資本國家，至於英國的地位已

從第一降到第二。法國的屬於資本國家不是因爲它的資本雄厚，却是因爲它的生產多屬富人的奢華品。共產主義能限制香檳酒和花邊的浪費，則法國的富豪也要受貧乏的困苦。德國自大戰後，變成一個無產國家，俄國和中國不用說也和德國一樣的。若馬克斯的階級戰爭爆發，將非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國內戰爭，却是資本國家和無產國家的國際戰爭。這種戰爭仍有國家主義的根性，而社會主義在無產國家裏頭得了傳播的好機會。所以爲我們所不得不考慮的，卽是這將來的世界大戰爭。

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和資本家，反不以普遍的階級爭戰爲可怕。他們兩邊各自以爲操戰勝之券，並以爲戰後工業主義仍能照常進行，爲勞働階級增加幸福，爲閒暇階級增加財富。前回戰禍的慘劇，還在眼前，他們仍以爲長期的兇猛的戰爭，能達交戰團體希望的目的，真是可怪。上次的大戰到底誰得到了幸

運的結果？克虜伯 (Krupps)？凱賽 (Kaiser)？沙 (Tsar)？亞斯奎 (Mr. Asquith)？愛德華古利 (Sir Edward Grey)？威爾遜總統 (Wilson)？那一個是得到了戰爭的目的的？那些主張從此消弭戰爭維持世界和平的青年怎樣啦？要知道戰爭自身有自動力，一旦戰機一開，它便不受人們的支配。以戰爭為手段，去求理想的目的，就和用火柴燃着一噸炸藥，去烘煖食品一樣的危險，一樣的荒謬。其實人們也絕不那麼傻，他們口頭上所表示的理想戰爭談，不過是一套假面具，好去掩飾他們好殘殺的天性的。所以在戰時好為大言表現「勇敢」的那些人，都是和平時代非常殘忍的。

按着上次大戰所得到的教訓，則將來的世界階級爭戰的結果，便可預測，不過屠殺更劇烈，時間更長久，範圍更擴大而已。這種戰爭的結果，既不能建設資本主義，又不能建設社會主義，因為二者都是工業主義的產物，需要一個

和平的社會才能存在的。即已有的重要工業，都要破壞無餘，有工廠的地方之人民都要被毒氣熏死；結局除農人外，都要死於戰爭，饑饉，或瘟疫。因為農民非常蠢笨，不招敵人的忌刻，或者戰時可以獨存。共產主義者（戰後子遺）或將要憑藉農民的簡單生活，去開創新時代。但村落的牧師，要以處治不信上帝者之罪，把他們統死。這樣則社會主義，從此絕迹，想再聽見這種主義的呼聲，怕須等到一千年以後。

我們按着工業文明的現象，知道世界的階級戰爭，祇是工業文明的死刑宣告，並非趨向新世界的途徑。要想減輕這種戰禍，全看美國能否社會主義化，或至少對歐洲的級階爭戰持中立態度。儻若俄國被牽入美國資本主義的漩渦，（現在有這種趨勢）則文明全部破壞的危險，決不能避免，除非美國變更對於資本主義的信仰。

美國的生產組織，已爲科學的社會主義所需要，重要的工業生產，由幾個託辣斯壟斷以去。列寧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已經有了，因爲國家實際上祇是一種大企業。凡覺得這話過分的，是不懂美國的情形。我們先看一看美國的立法。前有美國美孚油公司的股東要想離婚，移到佛老力大 (Florida) 那裏去住，通過了一條極容易的離婚法律，就按着這條法律離了婚，旋即把它廢除了。俄帝沙威權鼎盛時代，因怕教堂的反對，尙且不敢這樣作，在美國這樣的例子竟是很多。其次再舉行政爲例，在美國若遇罷工風潮，資本家可以私家軍隊向工人開仗，並且對工人家庭拍擲炸彈。即國家的常備軍隊，也是仰承他們的意旨。至於他們的操縱司法，尤屬顯然的事實。所謂民意是由資本家所辦的報紙製造出來的，當然是左袒資本家。所以美國真正的政府，祇是幾個能支配全國生產事業的資本家。這種體制可稱爲國家資本主義。它和社會主義有兩

點不同：第一它是少數專橫的，第二它祇能爲少數握大權的謀利益，不是爲社會全體謀幸福。祇是後邊這一點便和俄國布爾希維克所欲實現的不同了。

這種制度自然有許多令人不滿的地方，不過以視歐洲的經濟組織却好的多。美國各階級的人民，各自對於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表示相當滿意。這種普遍的各自的滿意，到底有何把握能夠繼續下去？

自然，頂重要的理由，是美國的富力。工資的充足，能令工人維持上等生活。所以致此的原因約有下列幾種：第一有雄厚的富源而無人滿之患。第二資本家的聰明才力。第三新造之邦沒有傳統思想的束縛，能夠隨便採擇有效率的新法，不似歐洲的因襲辦法。第四大數量的移民，都是能作工的壯丁，不用消耗美國的育養幼年費和教育費。

但是這一切財富的本源，都逐漸減縮。自然的富源日趨耗竭，而人口則有

增無損。資本家則創業的死去，其子孫之繼承產業者，必未卽有聰明才力。民族日趨固定，而傳統的觀念亦隨時滋長。移民已著厲禁，移民對於全體人民的比例日小，因為本地人口日益增加。由此看來，則美國現在的特利，是不能久

的。

不過比歐洲，美國還算一個較能長享富利的國家。因為上次大戰，歐洲各國資本消耗殆盡，美國經濟地位反日趨穩固。所以除非美再被捲入一個長期的失敗的戰爭漩渦以內，則將來數十年內，美國的社會，可不至發生不穩的現象。

雖然有這些事實，但社會主義却有漸漸普遍的傾向。為甚麼資本制度在美國獨能使社會相安無事，因為人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有許多富豪，全是起身微賤，無論是誰祇要聰明才力出人頭地，都可以作資本家。人們既然能夠在現存

的制度下找到發展的門徑，社會主義的宣傳，便不易發生效力。但是美國的資本家制，很迅速的日趨於結晶化，而工人發達的機會，將日趨於少。於是人們有可以作資本家的聰明才力，而無其機會的，便不免攻擊資本制度，以為將財富威權集中於一些庸碌的人手裏，是不公平的。這樣一來，普通的工人將亦有相同的不滿現狀的觀念。

到了財富不能以努力取得，失去引誘人的魔力的時候，社會主義便要介紹到沒有資本的人們。原來社會主義在美國不能使營業的組織上發生甚麼變化。到了大託辣斯的資本傳到兒子或孫子的時候，這些繼承的資本家，祇能坐享豪華的幸福，一切工作，完全由管理員代勞，這樣懶惰的主人，一定要受勞動者的輕視。社會主義在此時期，不過要將管理大權移到管理員身上，並且將坐享其成的資本家的進款分配於一般工人。無論那一種工人，對於這種主張都不能反

對的。現在社會主義這個名稱，一般工人，反覺得可怕，他們以為社會主義祇是暴動殺戮劫掠的代名詞；若由它進行，將有許多匪徒侵占他們的房屋，公有他們的妻子，使他們生活困苦，不得安居樂業。這當然是荒謬絕倫的話，不用正式否認，日久他們自會知道這種意見的可笑。

社會主義的傳播之在美國，猶之自由思想之在歐洲。各處政府，向來都反對自由思想的傳播，至今英語國家，還是這種態度。現在英美兩國的教育，實際上都仍有宗教的宣傳，並且明白宣布，自由思想者不得在教育界占任何位置，祇有牛津和劍橋最進步的學科，還有所謂學侶 Fellowship 可以容許自由思想者的參加。不過縱然在這些例外的地方，沒有宗教觀念，也是大不利。無論金錢上或名譽上的褒獎自由思想者完全無分。George Meredith 因為曾主張有期婚姻制度，死後不得葬於威士敏斯德 Westminster Abbey 一切勢力都使

自由思想家無立足餘地。但法德俄三國的基督教差不多是已經廢除了，在英國實在相信基督的，祇限於牧師和處女；即美國宗教的勢力，比以前也減殺多了。因為自由思想的傳播，發見了宗教的不合理，即有政府的威權，也終於失其效力。縱然不絕對反對宗教的人們，也不再受它的影響。大概除去在中國內地的教會，恐怕沒有人相信因為亞當 Adam 喫了一個蘋果，於是未受過洗禮的孩子，便要下地獄。很少的人相信所謂永遠的懲罰，*Eternal Punishment*；即那幾個相信的人，也不能舉出誰要受這種痛苦。縱然宗教尚存的地方，宗教也已失去生氣和勢力。現在教士痛斥禮拜日的遊戲，人們祇是付之一笑，然在宗教昌盛時代，則這種詛咒，能令一切的人向牧師懇求饒恕。此等改變饒恕的態度，因為理性戰勝威權，真理勝過金錢自私的動機。

以青年時期的讀書研究，和對於當權的虛偽之厭惡，漸漸人們相信社會主

義，即至少也不信資本主義。現在的社會主義即由此法逐漸形成。但俄的國社會主義，却不是這個樣子，自從十月革命後，政府採用舊來宗教家和資本家的宣傳方法，製造共產黨，將來能有何等成功真是難以預測。他們相信當社會主義者還居最少數的時候，要使社會主義普及的唯一方法，是用詭計攫取國家政柄，以最普通的宣傳方法，和欺騙手段來轉移民衆。因爲凡不合道理的事，要教人們相信，除此以外也別無善法。假如你製造假藥，想騙取金錢，則必需用種種宣傳方法，來得到一般傻子的信任，使他們以爲是真的好藥。假若你要使人相信一個宗教的神話，你必需當他們年少時代，窺蔽他們的聰明，並小心防範使他們不和書籍與能影響思想的朋友接近。若你要勸人相信凡繼承父業的資本家，都可以一生用不着勞動，以他們巨額的收入從事於喝酒，吃飯，淫樂，儘分取他們的財產，便是罪惡，要遭天譴的，你必需從他幼年的時候使他迷信

宗教，諂媚富人，畏懼勢力，禁錮自由思考，相信現存的一切都是不能改變的，上帝是人類行爲之本源，一切都是命定的。要維持舊信仰非用這種方法不可，而腦筋清楚的人，若無迷信的力量，決不能真實信仰。若一種以理性常識爲基礎的主義，便不需這等方法宣傳。主義自身即有理性的吸引力，博得大家的同情。資本主義的荒謬和不公，單憑理性，日久大家總能知道的，並不需社會主義者言過其實的宣傳。布爾希維克要拿幾月的工夫，成幾十年的工作，幾年的工夫，成幾代的工作，所以他們不用慢的理性工夫。但此等速成的工作，當然不能堅牢；一旦社會主義者失勢傾倒，則前者受宣傳感化的人們，決不能持續現在的信仰。我以此法成功，人亦可以此法使我失敗，若一旦新派占了優勢。所以要令社會主義有堅實基礎，非訴諸理性不可。

社會主義者多是失之於心急，求近功速效。因爲心急，才鼓動階級爭戰，

才主張共產黨專政，才應用不合理的暴力。其實暴力有時亦很需要。不用暴力不能將教堂所統轄的國家，從皇教的手裏奪取回來，但那種暴力，也是很輕微的，因為事前有充足合理的宣傳。將來亦或需要暴力奪回財產於資本家之手；但若人都知道社會主義的好處，仍不需多大的暴力。藥品專利的商人，不能接受藥業同行的裁判，教皇和主教長，不能受科學的裁判，託辣斯的股東，當然不能受社會主義的裁判。不過合理的宣傳，都作到了，時機成熟了，託辣斯的股東勢力衰微了，祇用與警察懲治小偷一般大的武力，便能將資本家除去。這便是社會主義者的最好戰術，原不需流血的階級戰爭。

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領袖，社會主義和理的宣傳更屬需要。這種宣傳的進行，須全注意到種種不同的工人。祇向工資不豐的工人勸說是不夠的，並且那種工人為着自身的利益幾乎不要宣傳自能相信社會主義。最要緊的是勸服工業

團，倘若不然，則當新制施行的緊急之秋，他們能以有意的妨害手段，（此事已見於俄國）破壞機器。又必須勸服農民，因為無論那國，農民都占全體人民的一大部分。又必須勸服各種職業階級，和智識階級，因為他們的反抗大足為梗的。最後更必須儲蓄戰勝一切的偉大力量，使資本的缺乏，工業的衰落，饑饉，暴動，失望——一切未成熟的革命所有的惡果不至為患。還要多從理性方面作工夫，不要動輒訴之暴力，暴力能激成資本家反動的結合，妨礙建設上種種進行。要使理性的勸服成功，必需將褊狹的階級觀念除去，表明社會主義，不僅是最下層工人的利益，乃社會全體的幸福。不然，則釀成戰爭的壓迫與痛苦，便不能博得各種階級的同情。如我相所信的，若科學的社會主義，無延長破壞的戰爭，便足以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則社會主義可以增加一切人的幸福，在進步的工業社會裏除一最小部分外；並且若去掉傳統的褊狹見解，

即那極小部分也知道社會主義，不是危害他們的。由這條路，也祇有這條路，才可使社會主義，流行於像美國那樣的國家。其餘的理由，在以下幾章裏表明。

第二編

第八章 社會制度善惡的標準

一

無論是誰，凡欲求社會組織的根本改革的，他總要自問：爲甚麼他贊成這個社會制度，反對那個社會制度？這無疑的是出於各個人的隨便的愛憎。例如人們對於歷史的觀察，有的喜歡這個時代，有的喜歡那個時代。有的喜歡文化時代的昌明，有的喜歡野蠻時代的樸陋。人們總不肯承認自己的政治見解是空想；實則他們所主張的不過是一種無實驗，無考查，乃至無自覺心的愛好。我

想談到社會制度，空空的愛好與幻想是無用的，並且社會改造家，更不應當憑着個人的主張來評衡社會制度。

因爲種種不同的政治主張，而有種種不同的理論，推論出種種不同的政治途徑的種種結果：由此進行而有戰爭，由彼進行而有蓄奴的制度或窮乏的狀態。我們當然要避免這些危險，取得所想像的福利。我們的心理差不多都有一種不清楚的，理想社會的影子，作我們政治主張的原動力。有人不怕戰禍，因爲他心裏有荷馬的英雄 *Homeric Heroes* 的影子，覺得像他們那樣的戰爭，是很有興趣的。有人不怕奴隸制度，因爲他覺得他和他的朋友，都是驅使奴隸的人，沒有爲奴的危險。又有人他不怕饑荒，因爲他有秘密的儲蓄，相信窮乏能表現人們潛伏的豪俠性質。爲有這些動機而有不同的主張，而他們主張的理由，乃越發混淆不清，遂成了無結果的爭論。要教人們的政治見解，更清晰，

更科學，更可覺察，唯一的方法，是將以個人私見，為基礎的理想社會見解，公開出來，再比較各種見解的普遍性，才能評衡它們的價值。

我先要考出通常對於社會制度評衡的錯誤，再求此種評衡造成的原因。

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代，最普通的評衡方法，是以傳統的偏見為基礎。無論那一種社會，除非在劇變的過渡時代，都保存着前代遺留的習俗和信仰。所謂習俗是與宗教，家庭，私產有連帶關係的。希臘人的特別價值，祇是因爲他們是商業和海上交通的民族，發見了無數不同的民族的無數不同的習俗和信仰，他們的眼界既寬，所以他們對於一切的習俗信仰能作客觀的冷靜的研究。在希勞刀塔斯 Herodotus 的書裏，有一段希臘人和一種野蠻人談話的故事，希臘人說，這種野蠻人吃死人的習慣，是十分令人駭怪的，但這野蠻人，說埋死人的習俗，是異常可怕的，即是野蠻人對於埋死人，和希臘人對於吃死人有

相等的駭怕。可見和別種民族交通的經驗，可使固定於一隅的人，不敢堅持他們傳統的見解。現在這種效果，不獨可由交通和商業得來，並且可由工業主義的發展生出。工業主義有相當的發展，則宗教和家庭（傳統社會的兩個柱石）不復有支配人心的力量。於是傳統的勢力漸趨微弱。不過這種勢力却仍然很大。例如私產神聖的觀念——本於宗法家庭的信仰，一個人可有自身勞力所得產品的私有權，並且有以武力所取得東西的強制權。不管私產神聖觀念的陳腐，大多數的人類對於它仍有深切的信仰，「你不要偷竊」這句話的裁制力，仍是很大的。我們知道私產制是工業時代以前的社會制度；因為那時一個人或一個家庭能以獨力生產維持生計。該於工業制度之下，則決不能以獨力完成任何事業，一個人的力量不過能作一種事業的幾千萬分之一。這樣若說人各有勞力所得的所有權，那簡直是笑話。試看鐵路上運行李的夫役，他的所有權在那

裏？他所運的那一部分行李，能代表他勢力的生產？這問題是完全不能解決的。可見我們不能以勞力所得的所有權，來維持社會正義。馬克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原欲以此矯正資本主義的不公道，但它和大規模工業制度柄鑿難通，而資本主義的毒害終難剷除。所以私產神聖的觀念，若不根本廓清，則社會的不公道，永遠不能去掉。布爾希維克深知這種病源，所以將一切私產收沒充作國有。因為他們推翻私產制度的手段這樣激烈，於是世界反對的呼聲也異常兇猛。縱然那些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人們，很有許多覺得驅逐富豪於壯麗的甲第以外，騰出空來讓擁擠的貧民居住，為大可驚訝的事情。此等根深蒂固的觀念，僅以理性是征服不下的。所以能夠破除傳統制度，比較僅作學理的宣傳成效還大。我相信將來人們總能知道布爾希維克最大的供獻，即是對於私產信仰的實行宣戰，因為這種信仰，是根本改革的大障礙，非破廢了它，世界沒有進

化的可能。

又有許多人以自己的職業性情爲出發點，來批評社會制度。和平世界的夢，拿破崙縱在幼年也不曾作過。非拿作品娛樂大眾，便不得作畫，這種社會，藝術家是不喜歡的。因此藝術家，多是社會主義的反對黨。十七世紀的科學家，因爲當時的社會，不准他們教授反抗宗教的學說，力欲推翻現狀；俄國的智識階級，因欲維持現狀，反對以馬克斯學說教授國人。凡居命令者地位的人，或有能力取得威權的人，反對無政府主義，即是反對各人都隨着各人的自由意志作事。他們要自取威權，可以推翻現存的威權，而不肯推翻現在的制度；因爲制度一推翻，各人都有自由，行使威權的人，便無用武之地了。另一面說，隨遇而安的人，反對嚴格的制度。他們討厭嚴格的操練，嚴格的教育方法。大戰時，他們稱嚴格主義爲「普魯士主義」現在稱之爲「布爾希維克主

義」。我承認我對於這種觀念抱同情，並且有見於中國，而這種同情越發深厚；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最隨遇而安的國家。不過現在不是安閒的時代，所以這種性質，不可讓它發達過量。這國世紀，是應當注重將來，不應當安於現在，應當為將來人類的生活幸福，稍稍犧牲我們目前的生活幸福。

還有一種人，假借社會改造的活動，來滿足他們暴烈的衝動，而這種衝動，反是出於他們不自覺的。恐怕一切革命家，都不免有這種動機。有許多人反對有產階級的感情，異常熱烈，而對於無產階級的擁護，却並非出於至誠；他們以為仁愛是討厭的假面具，他們以懲創中產階級為快意，才發生革命的狂熱。他們主張暴動，自己戰爭或令他人戰爭，在他們都是很好玩的事；所謂愛國主義和武力主義，都是他們產生戰爭的根據。人們對於此種衝動的本源，都沒有自覺心，我的意思，是想把此種衝動演進的路子，以心理分析法來研究清

楚，我們明白了自己的這種衝動的演進，並且也使別人也都明白了各人的這種衝動的演進，我以為這是頂重要的事；因為若不把它考究明瞭，則此種不可知的力量，障礙理性，避免討論，即卻去掉它也無從下手。

至於社會學者，及政論家，對於社會制度，往往以其理想的模範，作評判的標準。社會是個人組成的，不能離開個人生存空談社會制度的善惡。不過這些社會學家，以為國家它自有一種「善」，是與人民的「善」劃然分開的；而他們所開國家的「善」往往是理想的美與道德的滿足。上帝創造了這個世界，他理想着世界已是很好，沒有注意到實際的世界還有許多不幸的人。社會學者也依照自己的想像，創造一個理想的世界，以為是盡美盡善，不知道事實上這種世界是不能一朝居的。他們所創造的理想世界，是十分整齊好玩；每人都按着中央政府的計劃作事；人們順隨政府，和宇宙萬有順隨上帝一樣。這種社會

學說，由黑智爾 Hegel 創出，頗風行於智識階級；他從前以這種學說推尊普魯士，他的信徒以這種學說，擁護守舊主義。自從大戰以來，這種學說逐漸失勢，人們覺得德國 因有黑智爾學說 的鼓蕩，才釀成侵掠比利時的暴舉；不過它已深中人心，至今還有一部分潛勢力。即社會主義者，也不免犯了同一的毛病：他們忽視人民性質，祇在學理上造空中樓閣的制度。有許多的帝國主義者也是如此；祇在地圖上，看見本國版圖顏色日漸擴張，則喜溢眉宇；看見本國版圖顏色日漸縮減，則悲憤填膺。這種見解，祇是出於一種想像的暫時的情感，而非出於具體的實際的經驗，祇是皮相家的觀察，不是實驗者的評判。壞的社會學都是這樣造成的。所以凡欲作社會學者的人，莫要忘却這最簡單而最重要的意義，即是國家不是僅僅在書本子上讀的，或在腦筋裏空想的東西，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

二

我們歷述了種種對於社會制度評判的謬誤，現在要說我們所認爲正當的。一個好的社會，必具兩種要素，一是現在的幸福，二是發展進步的能力。不過這兩種常常不一致的。有的社會，目前並不快樂，而藏着將來幸福的種子。有的社會目前縱然幸福，而已呈不能進步的靜止狀態，必致衰落的結局。我們必需取這兩種要素當我們理想社會的獨立成分。儻若社會動力學 *The Science of Social dynamics* 逐漸發展，並且預測的方法，也十分可靠，則將來的進步比現在的幸福，應當格外重要。但是政治不能完全受科學的支配，而社會的將來，誰也不能預定，所以現在的幸福，必需與將來的進步等量齊觀。『一個鳥在手中，勝於兩個鳥在林中』這話的確有真理。況且林中到底有沒有

鳥，我們也是毫無把握。我們再看甚麼能夠造成現在的幸福，

在判斷社會的幸福上，有兩種謬誤是必須避免的。一種是貴族派的謬誤，一種是皮相家的謬誤。我們剛才已經研究過這種皮相家的謬誤。貴族派的謬誤，是根據少數特權者的生活幸福爲出發點，來評判社會。古代埃及巴比倫帝國，君主僧侶的貴族都有十分美滿的生活，其餘的人差不多都是奴隸，必須以不息的困苦的勞力，維持生命的。現在的資本主義，祇爲工業的領袖，開創出一個快樂的世界：他們在事業上，可以自由活動，在消費上，可以享受奢華。而一般工人的生活，爲工廠和需要品所限制，除却罷工或革命外，沒有自由活動之餘地，而罷工與革命又有挨餓的恐慌。爲資本主義作辯護的人，說是資本主義，在企業上供給人們相等的機會，此即所謂貴族派的謬見。新造之邦，如合衆國的從前，南美洲的現在，尙有此等情形；至於古國國內富源已經開發，

而民衆之多，以現在工業出產方法，僅而能給，營業的機會，爲極少數人所壟斷。從合衆國青年經營鐵路的歷史上，可以看出很猛烈的競爭，不由使人聯想到伊里薩白時代勇於冒險的海賊。但英國現在的鐵路 是一種固定的事業；它的資本大概爲許多處女和孤兒所有，而由託辣斯經手代理，它的監督是貴族，它的政策是傳統，這樣局外人，便沒有插入的機會，便不能激起勇猛的競爭。這不是因爲，如皮相家所猜想，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性質不同，而是因爲工業的情形，地理的形勢的互異。縱然四十年前，美國亦祇有富於冒險性質好作非常事業的人，才能自致豪富。這樣的人，在社會裏祇占極少數，若一種制度僅僅適合於極少數人，除有貴族謬見的外，當然無人滿意。許多社會主義者，也不免這種謬誤。在一個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制之下，不獨工業的領袖可以占有利權，即政府的官吏，亦能享受特別的愉快。以官吏和工人相比，一則閒適豫

素，一則勞苦困乏，這是財產不平等以外的不公道。除非將這些不公道廢除，社會主義的社會和現在的社會，同一的不能爲工人謀幸福。不過即工黨的政客，往往以官吏或領袖自擬，不知注意此等不公道，所以他們對於改造社會的評判，仍不免陷於貴族派的謬見。大概現世的罪惡，需要逐一的消除，第一先去財產上的不平等，其次再去權力上的不平等，再次再去工作愉樂上的不平等。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要作到第一步我是不否認的。但這種將智慧的應用，限於極少數的是說社會可令人人有平等的滿意，那我是不承認的。

要使幸福的享受，不限於一種特別階級，普及全社會，則社會制度應當避免板滯與機械。武力的強迫，刑罰的懲創，都不宜應用。因爲種種不同的個體，便有種種不同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人人各取所需，而不妨害別人，所以占有衝動，必需加以限制，世界的紛亂，祇是因爲這種限制的不足。但是從事工

業的人，除監督者外，完全變成機械的；沒有選用意志的餘地，沒有愛好別種工作的自由，即對於不能作機械工作的人，也沒有例外，這確是一種險象；創造的衝動，是當解放的。

一種社會制度，最主要的性質，是人民對於它的信仰心。歐洲五百年以來，以神奇的速度，造成所謂近代文明，但文明一天一天的猛進，維繫社會的信仰，却是一天一天的崩壞。不獨宗教爲然，即社會秩序所從建設的一切信條，都成了被懷疑的問題，一切承襲的制度，都失去命令的效力。大戰和俄國革命，便是一切信仰的死刑宣告。在大戰之初，人們還以德謨克拉西爲信條，激動視死如歸的勇氣。到了結局，擁護這種信條的，祇賡威爾遜總統，算是一個僅存的碩果，在悲慘的分崩離析之下，宣布他的福音，而世界各國則各行其是，置若罔聞。不公道的原素，往往是社會制度免不掉的成分。在有信仰的時

代，人們縱然受困苦受犧牲，終不能不維持社會秩序。現在則不然，其名爲相信不公道的制度的，明知這種制度的不合理，不過姑且擁護它以爲私利的保障。獨有美國的資本家應當除外，因爲他們不受現代思潮的影響，仍然誠心相信資本制度。至別處的資本家，則僅僅希望這種制度能維持他們這一生。儻若他們有武器，來打倒那些提倡新制度的人，資本家以對俄國的戰爭，爲神聖的十字軍。不過這種企圖，是全歐的大失敗。除資本家外，無論誰都失掉了舊制度的信仰，因爲舊制度才釀成大戰，才封鎖俄羅斯，蹂躪愛爾蘭，困乏德意志與奧大利，並屠殺囚禁社會主義者，在文明的破壞與動搖中，還有陳腐可笑的外交手腕，去爭奪領土，抵制友邦；可見舊制是絕不能爲人類造幸福的。不獨受犧牲的人們，感受困苦，不獨失敗國和無產階級，覺得生活無意義，即西歐各國和中產階級，也不復感生活的興趣。因爲生活的煩悶，於是都遁於快樂的

尋求中。但是快樂增加一分，痛苦也增加一分；情感能滿足，而靈魂越發空虛，此種沒有內在意義的幸福，結果祇是絕望與無聊。

祇有一種東西可以避免這種失望，就是一種安身立命的信仰。人們除非覺察出生活的意義，是不會快樂者；若是祇在行樂與痛苦中沒有端緒的轉圈子，看不見有價值的目的，此等情形的繼續，將與失望相終始。有許多人的失望，是不自覺的，正因為不自覺，所以更難避免。好像一個妖精，常常在人的肩膀上，耳邊細聲低語，祇聞其聲不見其形。非看見它，不能去掉它。以新的信仰，代替快樂的追求，便能去掉失望。這話雖然有點不時髦，不過我相信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要謀一種較安適的生活，非有信仰不可。

祇有一種義務，是現在人人都承認的，即對於人類社會的義務。如上帝，國家，家庭這些支配人類的觀念，現在已經過去了。以前統治者拿這些觀念，

驅策着青年互相廝殺。戰爭除去能破壞舊制度外，無他好處。大戰之後，唯一有新希望的祇是俄國。社會主義，是能恢復世界幸福的唯一的信仰，它能清除戰爭的餘毒，它能使人覺得生命裏，有比尋常更重要的東西，它能停止因為失望而有的兇殘。俄國共產黨所創造的新的信仰，縱有點膚淺和不成熟，已能令他們有西歐所未有的愉快，它能令他們忍耐貧乏的困苦，它能在他們靈魂裏，保存一種愉快與活潑。若無別種困難，則此種創造的信仰，已足為世界將來的曙光。

談到一個好的社會，所應具的第二種性質，所謂發展進步的力量，我們不能以此希望於利用現況過舒服生活的人。我們更不能以此希望於託辣斯的股東。同一的，想藉社會主義，促進新的發展，我們不能求助於當權者，或能自致要津的人。新的發展，全靠科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這些有創造天才的

人。惟獨他們才堪作新制度的鑒定者。在商業主義勢力之下，人們所認為最重要的進步，是機械的改良，交通的便利，一切生產上工業方法的進步。這種主張，因為從前的出產方法，的確不能供給一般人物質上的優良生活。至於現在，則不然，以現存的工業知識，若再有科學的社會主義的組織，不需長時間的工作，人人都能得到充裕的供給。人們既然各得到物質上充分的供給，則過度的物質生產，便不是重要的事了。憑藉現在的物質供給，可以使一切人都有豐足的生活，閒逸的時間。所以現在最重要的進步，不在物質的發展，而在精神的解放。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從前從事於生產和戰爭的精力，專用於知識的追求，和生活的美化，將工業時代以前少數占有的藝術優美，恢復到現在使大家共享。要達到這種境界，須與科學家和藝術家以充分的自由，使他們發揮創造的天才。不可令他們受政府嚴苛的束縛，不可令他們作隨順時俗的工

作。否則他們的天才無由表現。一切革新運動，其初多爲大衆所反對，不過沒有這種運動，社會是不能進步的。若革新的工作，是出於創造衝動，而非占有衝動，則天才的自由，是無論何種社會求進步的必要條件。當權的要人，往往自負萬能，自以爲能判別一切的是非。這在社會主義的初期執政的人，有最大威權的時候最爲危險。因爲這種人或不承認創造工作的重要，而最好的創造，又往往不能博他們的歡迎，不免爲進步的障礙。藝術家和科學家的工作，是出於天性的愛好，常常不希望報酬。但他們的工作，必須不受限制，他們的作品必須隨意發表——例如不待政府的同意，便能印刷著作是。總之要促成進化，須以社會主義作多數人的解放，不當以社會主義爲少數人的懲罰；需以社會主義，作善美的愛好，不當僅以社會主義爲罪惡的憎惡。縱然要使憎惡的觀念，完全消滅是不可能的，不過無論如何，不當以它作根本的動機。否則壓迫和束

縛仍不免發生，而社會進步仍不免受阻礙。我們必需創造一個充滿希望與歡樂的世界，不當僅僅是一個懲罰罪惡的世界。罪惡的衝動，必需加以限制，是應當的，不過不能算我們工作最要緊的部分，不能算我們改造的目的和熱望，改造的目的和熱望，是造成更好的世界，要造成更好的世界，是必需以創造衝動的解放，來代替占有衝動的瘋狂，使人們得到愉快安適的生活，並且自由運用他們的閒暇，從事於造成人類之光的事業。

第九章 道德標準與社會幸福

一

誰都知道工業主義社會，和工業時代以前的社會所需要的道德不同。不過若道德家的眼光，僅及於一個短的時期，僅注意個人的成功，則對於道德的性質，不免有很大的謬誤。並且習俗的道德家，不知人類心理，不知無論那種道德，都包含著遂帶的流弊，所以要介紹一種道德，最要審量的是：以這種道德同它的流弊，和相反的道德同它的流弊作比較後，以利取其重害取其輕的方法決定去取。因為祇知道德自身的善，是不夠的，還要審計它的流弊與

缺點。

所謂道德，就是身心兩方面的習慣，有生產好社會的傾向；所謂不道德，就是身心兩方面的習慣，有生產惡社會的傾向。對於甚麼是社會善惡的本源，人們有種種不同的意見，要想於不同的爭辨中，建設一個人自己的意見，是很困難的。所以我不希望得同情於和我的判斷絕對不同的人，不過我的判斷，也沒有甚麼與衆人太懸殊的地方。我所謂好的社會，要有多量的自然快樂，擴大的友情與愛力，美的創造與享受之能力，擴張智識，引導進步的好奇心。我所謂壞的社會的條件，是天性摧殘的愁鬱，憎惡與忌妬的熾烈，好美性與好奇心的缺乏。儻若說好美性與好奇心不能並存，則那一個應取那一個應去，殊屬難定。不過最好是一個也不去。我不相信所謂快樂，友愛，美的欣賞，智識的嗜好，這四種組成好社會的成分有甚麼不調和的地方。

我不說個人有這些好的德性，就算完事，它們既然是組成好社會的成分，當然它們的應用，是在社會關係上。但是社會關係的範圍，並不是一定的。常依行為效力所及的範圍為標準。若是不出家庭的個人行為，則以家庭為社會範圍；市長的動作以市區為社會範圍；內政以一國為社會範圍；外交則以世界為社會範圍。學理上往往以世界為社會範圍，實際上行為效力達不到的地方，便不須計及。

雖然道德家常標榜博愛主義，但一切曾有普遍力量的道德信條，多是訴於人類純粹的自私觀念。佛家的教義以入涅槃為目的，耶教的教義，以升天堂為目的。這兩種宗教道德，不過是自私的人追求利益的手段。但在今日實際的道德上，並無多大影響。現在道德的法典祇是『成功』一語。所謂『成功』祇是能獲得多量的收入。按着這種法典，若有人為他猝然得病的小兒請醫生，遲

到辦公室，即是不道德，若以乘機的謔言，排去他的敵手，反不爲罪惡。競爭，苦工，嚴峻的自制，都是成功必要的條件；而其結果，在身體不甚強健的人，祇得到消化力的衰弱，和工作的厭苦。

在社會學上人的對象是平庸的大衆，不是非常的個人。聖人的生活或者能夠不自私，非所論於一般的人。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研究，把人們自私自義的外套揭去了，人類的不自私，是不可能的事實。我相信我們自然的衝動，若得合理的獎勵與制裁，便能造成一個好社會。

以褒貶的力量可養成一個社會的絕對道德。人類天性喜褒而惡貶，而賞罰又常常與貶褒爲緣。「絕對道德」即是在人類行爲上有絕大威權的褒貶力。在非洲撒實力蘭地方的人 (*S. natives*) 和從前台灣的土人有一種風俗，是非殺人不夠爲丈夫的資格；常常以人頭作結婚儀式的點綴。於是縱然最文弱最和平

的人，受了社會道德觀念的驅使，也要冒險作殺人的嘗試。這種情形現在野蠻民族中已經失去，但白種人在戰爭時便發生此等情感。所以不管人類性質如何自私，而行爲常隨絕對道德爲轉移，趨褒避貶，縱犧牲生命亦有所不惜。絕對道德力量的偉大，可以概見。現在的道德和工業主義不相合，若要保存工業主義，則道德亦必須從速變更。

善惡的標準，絕對不能依據傳統的觀念。我所謂善，祇是一種習慣，它有造成善社會的傾向；我所謂惡，也是一種習慣，它有造成惡社會的傾向。從這一點觀察我和實利道德家的意見，差不多是一致的。至於傳統的觀念，則與此完全不同。它所謂罪惡如殺人，盜竊，毀謗威權，婚姻以外之性交等等。若無此等行爲，便是道德。所以傳統的觀念，簡直是一種迷信。我以爲行爲的善惡，當以效果的善惡爲標準，不當以傳統的法典爲標準。對於一種行爲當看它

能增進或阻礙社會全體的幸福爲根據，來估定它的價值。這好像是一種很普通的道理，不過若能實行，社會便可發生很大的變化，如教育，刑法，道德將與現在完全不同。

我們先逐一研究我所說的那四種成分，現在先討論天性的快樂。

二

天性的快樂——這種快樂，往往減少於身體的不健康，摧殘於生活的多困苦，所以看一切哺乳類動物，多是幼年尙能保存它，而老年則多失掉了它。凡有天性快樂的人，無時不快樂，除非有實際的愁苦原因；無天性快樂的人，無時不愁鬱，除非有實際的愉快原因。並且對於樂天的人，外來的快樂原因，常顯更大的效力，對於悲觀的人，外來的愁苦原因，亦顯更大的效力。在先進的

工業國裏，祇有一個少數的階級，還保存天性的愉快，如英國上流男子社會。不過這種貴族制度，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是要為多數人保存此種愉快，不是僅為少數人固定此種特權。

天性樂的原因，醫學者自然知道的非常清楚，不過即無醫學知識，我們亦能由觀察而得其大概。身體康健和精力彌滿，是天性樂的重要條件，但這還不足，還需天性欲望的滿足和天性需要的供給。成年的男女，在獨身狀況之下，很少能夠保持天性的快樂，縱然沒有慾念的女子，也不能居於例外。又無論男女遲早總需要兒童。而繼續進行的事業，對於免除生活的煩悶，也是很重要的。但工作與休息，須有適中的調劑，若工作多而休息少，比工作少而休息多更能破壞天性的快樂。至於朋友的交際，也是愉快中不可少的要素，但過與不及，均能失其效用。如何適中，隨人而異。在游獵時代我們的天性樂能得適

當的發展。由現在富人對於大規模田獵，殺禽逐獸的情感可以看出。這種熱烈奮鬥的生活，可以換一換沈寂單調的空氣，不過女子的活動，終是少變化缺興奮的，大概因為女子的冒險性，往往不及男子的緣故。多數人在感情激越的時候，都喜歡喧鬧，在別的時候，則喜歡靜穆，這是游獵時代的好現象。現在工業時代，喧鬧的聲音，是終日聒噪不得片刻寂靜，確能使神經衰弱。我相信無論誰都須得田野風景的遊覽，和新鮮空氣的吸取。僻鄉兒童假期的快樂，即是此種需要滿足的表現。這種需要，城市生活是不能供給的。

在研究天性的快樂上，需要和欲望的分別，是很重要的。我們所欲望的東西，往往為原始人類所難得的：如食，飲，部落的統治，漁獵方法的進步。但是我們有許多和欲望無甚關係的需要，原始時代，這些需要是常常滿足的，如鄉村風物的欣賞，興奮與靜穆的變換，性衝動的調諧便是。反之有許多與需要

無關的欲望，如飲酒吸烟等是。它們和需要的不同有兩點：第一從持續種族上看，沒有生物上的功用；既不能保育身體又不能繁育子嗣。第二從心理上着，這完全由習慣養成的，並沒有本來的需要；人們往往因為失戀或厭倦，飲酒澆愁，所以可作一種本能需要的補充，當需要不滿足時；不過終是一種不圓滿的補充，因它們不能使天性快樂圓滿的實現。

因為文明的日進，我們的天性趕不上社會和物質環境的迅速變化，於是本能和環境，發生日甚一日的衝突。自由殺戮，隨便劫掠，是由天性發出的行為，在有秩序的社會當然受制裁。並且作工的規律，是完全和我們天性相反的。很少的人，能由着自己的衝動，高興在現今工業社會裏工作。他們的工；是為的報酬，不是由於愛好。當然也有例外：如藝術家，發明家，學者，健康而慈愛的母親，和有威權的人。不過此種究居少數。自從有了農業，人們

便感受作工的勞苦；自從有了工業方法，人們更感覺作工的厭煩，因為作工時，手工時代藝術的美感，完全消滅，而於人類天性，愈不適宜。工業方法一日存在，我們一日不能令工作有興趣。我們所能辦得到的，祇是減少工作的分量，藉以減輕天性的壓迫。

抒情詩人盧騷，他的信徒所夢想的「返歸自然」，除非毀壞現代文明，是不能實現的。強制是工業主義的要素，沒有強制，工業主義便不能存在。強制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則唯一的方法，祇能減輕它的威力到最低限度。如縮減工作的時間，每日以四小為準，其餘的時間，便任人自由運用，不受工作的束縛，如此則於人們的天性，沒有甚麼妨害。

現在的生產，有兩種流弊：一是競爭的劇烈，一是生產數量的增加不已。以視工業時代前，拿簡易的工作得多量的產品，生活應當格外綽裕，乃比從前

越受壓迫的痛苦，就是競爭的緣故。爭拍賣爭市場都要竭力經營。工人不是遭失業的恐慌，就是受過勞的困頓。因為迅速的生產，能獲大利，人各有極端增加生產的慾望。所以現在工業世界的工作忙迫，生產過賸，競爭劇烈的狀態，應當變為比較從容間適的聯合生產，才免去斲喪天性的流弊。

因為天性的受損害，和需要的不滿足，人們感受壓迫的痛苦，是工業社會的一種特性，無論最高或最低階級。工人不能滿足的需要，是靜穆，有變化的活動，與自然的接觸。至於中等階級天性的損害更烈。有野心的人，不能及時結婚，因為他必需等到在經濟上有養贍家庭的力量。而且他所聚的，不一定是他所愛的情人，而常常是有優越地位的父親的女子。社會相信幸福祇是建築在財產上，不知道由這種信仰而有的損失，非常重大，不知道減輕圖利的心計，常有更舒泰的生活。中等階級的人，當年事長大的時候，常常滿懷着忌妬：忌

妬成功的同人，忌妬青年，並忌妬工人。第一種妬心的結果，使他們對於智識的或藝術的威權，懷着惡意；第二種妬心，使他們愛好戰爭，因為它可戕賊青年；第三種妬心，使他們在政治上反對一切工人的利益，如教育，衛生，失業的保護，生育制裁的知識，居住改良等是。他們的理由是：以經濟為基礎，以保存財富為藉口，實則是自欺欺人；最浪費的莫如戰爭，他們却不反對了。他們反對工人的教育，因為工人常有比小康之家更大的家庭，反對生育制裁，因為除非收入充裕的人，則生育制裁，便是不道德不自然的。這種洋溢於中產階級中的妬心，他們反一點都不自知，雖然心理分析的方法已經把它毫無錯誤的表示出來了。

工人階級的天性損傷，比職業階級還輕，在如結婚一類的重要事情上，他們有較多的自由。自然是因為警察方法的進步，中等階級所造的道德標準的束

縛，這種大的自由，很快的日趨於消失了。現在英國的法律，對於一個工人離棄仇恨的妻，科以終身監禁之刑。不過工人沒有維護尊嚴保持地位的私見，於是他們天性上所受的斲喪仍比職業階級輕。但已足發生很壞的影響了；如暴動的愛好，無理性的感情作用，和對於富人和外人的仇視等等。

所謂工團，很明顯的是要消除這些流弊的。如限制產額，不以多量生產為需要，減少工作時間等等，祇有此法，才能使工業主義人道化，才能實現工業主義的優點。一面可以減輕勞工，一面可以有自由的活動。現在競爭的制度，還在阻礙工業主義的這種功用。本來工業主義，可以使生活更閒適，而因為競爭反使生活越發不能安定，須知增加閒適減少忙迫，乃是生活的目的，生產數量的增加，決不是生活的目的。工團對於這種道理，看的非常清楚，不管上等或中等階級的學者如何的反對，工團主義者是堅持不變的。的確工業的自治，比

國家社會主義，更爲美善。當布爾希維克建設國家社會主義時，他們的行爲和一般資本家，簡直沒有絲毫差異。這顯然是一種必有的情形，若工作條件不決於工人自己而支配於官吏的時候。

三

友誼——通常一種人對一種人的災難或幸福，多持不相干的態度，在同種的人則有種種感情的反應。如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或幸人的災，妬人之福；或在某種方面，持前一種態度，某幾種方面持後一種態度。由此可得三種態度。即友誼的態度，忌恨的態度，友誼忌恨相間的態度。應當實現在社會上的，是友情的態度發達到最高限度，忌恨的態度，降退至至最低限度。

從生物學上說，生命的目的，是要遺留多數子孫。在一個不甚文明的社

會，種族持續的成功，一部分是出於合作，一部分是出於競爭。合作本於友誼，競爭本於忌妬。總之在野蠻的情形之下，人們對於那些和自己作種族持續的合作的人，便有友誼，對於那些和自己爭勝的人，則懷憤恨。一切友誼和忌恨的天性基礎，都與生物的自私自息相關。許多宗教家和道德家以友誼爲義務，這祇能引入流入假道學一派。許多的道德，祇是一種假面具，把仇視的心理，裝成慈善的樣子。我所謂情誼，不是傳教士所能造成的；是天性的友愛心。有兩種方法可以增加這種感情：一種是生理上的，即有規則的團體運動，這種訓練，能令大家彼此各懷好感。又一種是政治經濟的，即造成全體人民共同幸福的社會。道德和宗教的教訓，亦可視爲第三種方法，不過這種觀念，是建設在錯誤的心理學上。

母親對她的小孩，是家庭情愛態度的一個好例子。情愛的反對方向，便是

忌妬。家庭情愛是需要天性合作的，因為無論男女除非借異性的幫助，不會有生育。但事實上性愛往往受忌妬的障礙，所以兩性的愛，不如母子的愛之偉大。至於父親對子的情愛，是持一種混合的態度。一方是真正的情愛，一方又是希望他兒子能光宗耀族一種條件的愛。如他的兒子在學校裏得了優獎，他便很高興，若他兒子不能獨立營生，僅能承繼祖業，他便覺得很忿怒。所以一到廿一便讓他獨立自存。若兒子爲國捐軀。便有一種悲哀的滿意。——（中略）

戰爭能令對內和作，對外敵愾。戰時最大的動力是敵愾心；對內的熱情是從敵愾心激發出來的。若國人被敵人虜去受種種虐待，我們便不期然而然的抱滿腔的同情，至一個人死於纏綿的癡疽，我們不過視爲一種統計上的事實。若敵人困餓俘虜，我們便覺得義憤填膺，但若我們是資本家，熱視工人的困頓，都不肯增加工資。祇有受外來的損害，才發生同情，至對別種原因的災

難，則持不相干的態度。足見戰時的情愛，是激成於敵愾心。若沒有敵愾心，便沒有這樣擴大的熱情。有許多人以為戰時國內合作的組織，情愛的熱烈，可以在平時應用於國際上，那完全是錯誤的意見。

除性的關係和父母的關係外，能夠激發友誼的，就是工作上的合作，關於此事蜂蟻和野蠻人，都有顯著的成效。里外爾斯 *Rievers* 在他的天性與不自覺 *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 一書上，表明買拉尼森 *Melanesians*（一種黑人）如何以好羣的天性，進行種種合作事業。我不相信這種情形，能夠發生在文明社會中，因為這種天性，為文明所退化。即使還健在，也不能造成一種組織，以解決工業問題。

若要激發同情，減少惡感，最要的條件是：身體的健康，天性的滿足，社會利害關係的一致。前兩項我們在討論天性愉快的時候已經談過了。現在我們

談後一項。目下的社會在自由競爭勢力之下，造成了不平等的狀態，即以機會的平等，致有資本主義的結果。中世紀社會的不平等，和現在一樣，但那時人們相信天命，安於現狀，所以並沒有階級的衝突貧富的仇恨。現在我們有和他們一樣的不公平的制度，却沒有他們安分守己的人生觀，要除去競爭和忌妬，經濟上的安定，是需要的，所以社會主義者即欲去掉物質的不平等，以便擴大人類的同情。不然，由我們現在的經濟制度繼續下去，祇能增人類的互相仇視的心情。所謂機會平等，不過是一句空語，因為人們所襲私產有厚薄，所受教育有深淺，機會如何可以平等？既不公平，必要釀成爭奪，除非有各階級所共同信奉之安命信條。這種信條，既能破壞，則非令物質的享用各各平等，無以息止爭端。並且一個社會若沒有安定的物質生活，一切智慧的產物，便無由發達。

要實現安定的物質生活，當然須反對現在的宗教——物質進步的宗教。大家以機械發明的廢弛，人們日趨於懶惰，為最大的不幸，我却以為求進步，急功效，是西方真正的不幸。我以為閒適的態度，是人類的福音。不是說人們不當工作；是於維持生活必需的生產以外，不必有更多的生產。祇作免於凍餒的生產，增加我們的閒暇時間，則我們的社會，便可變成一個快樂的。

四

美之欣賞——工業主義損害美麗，製造醜惡，並且破壞藝術的天才。所以致此有兩種原因，第一工業主義是新的，是革命的；第二工業主義是競爭的，是商業的。第一種原因的結果，人們不肯耗費精力使產品有永久的價值。第二種原因的結果，製造者不注意物品自身的美惡，祇注意物品的能否賺錢。

若工業主義能變成安定的，社會主義的，則這兩種流弊，均可去掉，因為革新與圖利的態度，完全不需要了。現在對前兩點就此結束，我們討論第三點——藝術的能力。

從藝術史上看藝術的發展力，十分之九是靠着傳統的因襲，十分之一是靠天才的創造。一切藝術的黃金時代，多在傳統勢力成熟之後。工業主義時代，自然沒有工夫去製造種種傳說，祇有靜候時間的演化；但好的傳說，必待藝術的天才，而藝術的天才，是不能發生在工業化的商業主義空氣裏的。非工業化的商業主義。却是很適於藝術的發展：雅典 Athens 威尼斯 Venice 佛老倫 Florence 便是最顯著的例證。若工業化的商業，則有相反的結果。因為工業主義的實利態度，和藝術的性質太不融洽了。一個藝術家對於一種東西的看法，和普通人不同，藝術家祇着眼到這種東西的自身價值，普通人則着

眼到這種東西對於人事的用處。對於普通人的草，常常是綠的，對藝術家則是
一些種種不同的顏色依環境而變化。但從實行的職業家看來，藝術家的工作，
不過是在浪費光陰。所以在全世界工業主義勢力下，人們藝術的習慣，完全毀
壞，賞鑒藝術的心情，完全麻木，而藝術乃不得不退化。我的意思是一個社
會，若是在物質生產方面有了充足健全的程度，則在工業上不必再竭力競爭；
可以閒適的態度，代替慘淡的經營，則藝術的衰落當可以恢復，而藝術的發
展，也可以有希望。

知識——科學的知識，可以發展工業主義，自從工業革命以後，教育提
高，研究學術的人數也增加了。科學在工業進步上的主要，是很明顯的。所以
一切工業國都鼓勵科學教育。不過和現在制度相伴的實利主義的惡果是漸顯露
了。人們除非拋開功利主義，持為智識而求智識的態度，不會有新的發明。現

在的農業家和種植家，都知道遺傳主義(Mendelism)；但發明此術的是一個利用閒暇欣賞豌豆花的和尚。儻無這個和尚，即待百萬元農業家和種植家也不會有此等發明的。無電線是個很重要的發明；戰時利用它傳遞軍情，平時傳播新聞，晚間可以利用它傳播好玩的娛樂。但發明此術的人，如佛拉德(Faraday)馬克絲外兒(Mark Twain)和孩爾子(Herz)沒有一個人是爲着後來的功用才來研究它的；他們不過是要明白物理學上的過程才有這番努力。現在原子構造的研究，在工業的進步上，可有很大的功用，但那些作此等研究的學者，絕不注意它這種效力。商業化工業之實利主義，終必破壞純粹的知識欲望，和它破壞藝術衝動一樣。在美國，科學實用化的態度，風靡全國，所以純粹學理方面沒有大進步，也沒有過科學上的根本發明，爲實用作基礎的。因爲實用主義的勢力，於是科學上根本的發明，要逐漸減少；流弊所及則將來爲知識而求知識的

人，要被指爲愚人、爲世人所駭笑。

有兩點我們應當注意：第一純粹科學，比實用科學，更有無限的價值；第二科學應用方面，已經出了許多流弊，祇有人們改變競爭的人生觀才可消除。

先談第二點。科學有三種功用：增加生產額，增加戰爭的破壞力，以瑣屑的娛樂品代替有藝術和健康的價值的東西。增加生產，在一百年前的確很重要，到現在則不如增加閒暇時間爲更必需。增加戰爭的破壞力，不用說是有害無利。至於娛樂品，你試比較電影與戲劇，留音機和俄國農民真的美麗的唱歌，你便知道它的價值了。因爲人們祇相信作工是重要的，所以祇能作淺薄無聊的娛樂。有閒適的人生觀的人，才有高尚的娛樂；如優美的音樂、優美的遊戲等等，並不祇是玩時嬉日。可見科學對於娛樂上的無價值的供獻，祇是本於人們工作的態度，和實利的觀念。

若人們人生態度不變更，則應用科學的功效，恐終無是處。至於純粹科學——對於自然演進的了解，對於宇宙如何構成的發明——才是人們應當考究的神聖事業。當我希望有掠過的彗星掃滅人類時，一念及科學和藝術，便以為人類還有存在的意義。不過祇講科學的應用便落下乘了。

總結以上所談，就是我們的社會制度，我們的思想習慣，和我們的道德觀念，都是美的生活的破壞者。若我們要保存優美，必需增加開適公平的態度，減少實利和進步的主義。

第十章 權力之本源

一

凡對於社會制度抱改革志向的人，都遇見一種困難，就是凡當權的人，無不反對推翻現狀，所以社會便不易改絃更張。若要從當局手中奪取權力，必需經過一番可怕的戰爭，而這種戰爭，有破壞我們全部文明的危險。於是有一部分人對於壞的環境，安於緘默，不敢有所建白，而另一部分人則持一種慙不畏死的革命態度，不免使有社會責任心的人望望然去之。我以為這個問題，決不能像大家所想像的那樣難以解決。縱然最專制的威權，它也必需在民意上或傳

統與習慣上，有一種爭衆望的基礎，傳統與習慣已逐漸衰退，於是民意遂成將來唯一的力量，在決定權力誰屬上。所以現在要研究的，就是分析現在社會權力的本源。

權力在積極方面說，是號令他人順從己意作事的能力；在消極方面說，是禁止反對己意之行爲的能力。一個人對於他人令行禁止的威權與其能力成正比。即團體的威權，也與其集中統治的力量成正比。

擷取威權的方法大別爲二：即力征 (*force*) 與理服 (*Persuasion*)。這兩種方法，並不是絕對分離的，彼此常常有相互的關係，不過在多數的例子確有顯明的異點：執刑者對於犯人的威權是力征的，至於科學的發明對於人們思想上的威權，則是理服的。力征不能變更人們原來的意向，是一種強制的屈服；理服則是變更原來的心理是一種心悅誠服。不過有些事情也不能如此分

析。如催眠術與嗎啡藥對於人的效力，到底算力征呢還算理服呢？若以此爲力征，而事實上差不多一切的理服都帶着催眠的性質，從前的教育，最是顯例。所以我們不能在力征與理服中間，作一道清楚的界限。不過實際上這種分別是有用的，並且在許多的情形上也是很適合的。

在政治上有兩種重要的勢力。第一種即應用於戰爭和刑罰上的，除罰金外。在這種勢力之下，若不隨順威權者的意志，自由行動，重則判處死刑，輕則剝奪自由。第二種應用於經濟上的有剝奪人們生計之權。我可以稱第一種爲軍事的，第二種爲經濟的。凡在經濟軍事顯大勢力的，便是軍事經濟的威權，這二者也沒有很清楚的界限。大戰時列強對德的封鎖政策，是經濟的壓迫；而使這種壓迫有效的力量，則是軍事的威挾。在國際間這兩種勢力是常常相混的，在一國內都是非常清楚的。如一個人或被困餓於資本家；或被囚禁於地方

官吏，是受兩種不同勢力的支配。

我們可以分出三種力量來：軍事的，經濟的，靈性的，海陸軍是軍事的，託辣斯是經濟的，耶穌教堂是靈性的。我試逐一討論這三種力量並且表明靈性的力量，爲其餘那二種力量的本源。若這話是對的，則知軍事和經濟，當受心靈演進的影響而起變化。

二

軍事的力量——軍事力量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本源，就是國民組合量。除內戰外，軍事的力量是受一個國民團體 *a national group* 或幾個聯盟國的支配。一個國民團體的組成，是由歷史上偶然的事實決定，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一個國家完全是一種感情的個體；就是一切聯合的關係，是概以感情結合爲基

礎的。雖然現在有許多的例（美國就是重要的），來證明感情的結合，是以政府的結合藉着教育的演進引伸而出的；但政府的結合，終是以感情的結合，為基礎的。軍事力量的強弱，全依感情結合體的大小。凡能令國家的情感起變化的，就能使軍事的力量有變化。在俾斯麥指揮之下，德意志的聯合，是一個最顯明的例子。

僅僅國家面積的擴大，是不足稱道的。十七世紀時法國，戰勝荷蘭，不過若兩國有相等的人口，荷蘭便能戰勝法國。但是國民團體的效力，也是有限制。俄國與中國人口很多，而軍事的力量，却沒有與人口為比例的那樣強。他們是缺少別種力量的本源。

除國民組合量外，軍威最重要的原素，是發達的工業和天賦的鑛產。一個國家有鑛源確是一種幸運，與所有者的能力毫無關係，如此說，好像與我們所

討論之智力爲權力之源有點矛盾，但一個有鑛源的國家而無工業的能力，則其鑛產必爲別國奪取。如西班牙與中國是其明證。布爾希維克竭力欲使俄國的鑛產不遭篡取，不過他們好像是失敗了。無論何國有天然的富源，若自己不能開發，早晚必爲工業國劫去。日本國內可以說沒有一種富源，而中國的富源被它隨便取用以彌補它天然的缺陷。可見一個國家若有充分的國民組合量，和必需的智能則不患沒有鑛源，所以鑛產不能視爲軍力的先決條件。

但是工業的發達却很重要。俄國因爲這一方面沒有充分的發展所以境況很窘。自一方面說，工業的發展，對於軍力異常需要；自另一方面說，軍力的擴張，亦能增加一國的富源。觀於現在（一九二三，二月）法，德，英三國的現狀，便可明白這個道理。法國以武力強奪萊茵河流域的煤田；德國以戰敗國沒有抵抗的武力。英國人並不贊成法人這種政策，並且因爲不償還債務，非

常厭恨法人。若英人有相當的軍力，可以法人對待德國人的辦法向法人索債。英國人所以不出於此者，是因爲怕法國的飛機。法國祇以強橫的軍力，一能不付戰時的借款，二能攫取德國的富源。足見軍備的擴充，也是增加富源的辦法。

國權的擴張確乎需要權術。自休戰以後，法國比英國有更機警的權術。法人正在增加武器的優越，以爲富國的法門，而英國却在斟酌預算表。現在無論國家或個人大部分的收入，都是血錢 (Blood money)；就是以殺戮相恫嚇勒索人們的金錢。凡係有權術國家之收入，都是賊贓。國家就是強盜，彼此逼迫着說「你要錢還是要命？」，而大多數人則是連錢帶命都被強盜取去了。

還有一種軍事重要條件，就是公共組織的能力。很少數的國家在這種性質上有極超越的程度，而多數的國則缺少這種性質。第二次剖尼克戰役 The

second punic war 羅馬人致勝唯一的原因，祇是羅馬人的組織能力比卡蘇維人 *Carthaginians* 強。德國在大戰中前幾年的戰勝，和從前對於許多國家的征服全靠他們的國家組織力。法，英，美三國這種力量都很強，義大利俄羅斯便差的多，至於中國則是絕無僅有。

心理的原因是公共組織力的要素。物質的原因如便利的交通，良好的鐵路等，自然也是要緊，但較心理則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性質是：對共同的目的有強烈的集合的要求：強有力的，智慧化的好羣天性，對於領袖有情願擁護的誠意。中國受教育的人，缺少第三種性質，即他們好羣的天性比歐人也少的多。未受教育的中國人，卻有很烈的好羣性不過太幼稚了。一九二二年香港中國水手有一次大罷工。差不多全部中國工人都加入這個團體。一切苦力都帶着家屬離開香港別尋生活，香港當局苦於應付無術，異常窘迫。全部的事實都是很好

的好羣性的活動，但若推論中國這樣不受教育的苦力，便能成立固強的工團組合那就錯了。

公共組織全仗大家的熱心毅力才能強固，若大家都懶惰腐敗使日趨渙散。人們通常以懶惰腐敗為惡德，但是它們直接破壞軍事組織力，間接便是增進人類幸福，這樣說，它們却為美德了。羣衆的情感比個人的情感為害更烈；所以公共組織的堅固並非一件善事。不過現在我們不是來討論善惡的問題；我們是要研究權力的本源，而公共組織力便是很重要的一个。

武力的另一種條件與公共組織力有密切關係而不同的：就是全民一致的情感。英國抵抗德國則有餘，因為是全國的力量；抵抗布爾希維克則不足，因為祇是政府與幾個富豪的力量。縱然最完好的組織也要破壞，若有多數人持反抗的態度。有兩種事實可作證明：一是克林威爾時代的清教徒，一是現在的布爾

希維克。清教徒的失敗。即由於內部反動；布爾希維克雖然正在努力，而以多數的不一致，已放棄（至少是現在）他們共同的目標——共產主義的建設，而從事黨員政府的組織。這兩種試驗和英法兩政府對布爾希維克不能積極貫徹壓迫的目的，都是證明國民情感不一致而有力量不足的結果。不過組織力能令種種意見不同的人受一種態度的支配。如兵士對於戰爭不一定有一致的態度，而受軍事的組織，便不得不有一致的目標。

我們討論過的是國家對外的武力，現在我們再看政府對內的威權。革命時代，政府的威權常常受限制。大家都承認政府不能強迫天主教徒守法律，印度政府不能強迫印度人吃牛肉，回教人吃豬肉。又如人們對於多於八小時工作的反對，非其罪而處死刑的抗爭，政府均不能以高壓手段對待。並且到了一般人都知道要求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政府的能力必大為縮減。

國家對內的威權在學理上說是絕對的而實際上則受許多牽掣。政府的一意孤行，可以激起革命，可以離解社會的團結力有強鄰乘隙的危險；可以破壞經濟的組織，如資本家的拆台，工人的罷工。因為這樣，政府的行為便不得不有所顧慮。所以一種力量偉大的團體，可以不管國家的威權，為所欲為。

最能使政府威權失其效用的就是與政府異趣的團體組織。如教堂，工團，託辣斯是頂重要的。國家對於他們非常畏忌，常常要試行高壓手段。但有時它們比國家的力量還大，實握住國家主權。君士但丁降服於教堂，美國政府降服託辣斯，布爾希維克和法西斯 *Fascists* 是最近制服政府的兩種團體。凡係團體內的問題，團體內的人，當然異常關切，所以祇要他們能組織穩固，大家甘願忍受外來的待遇，便能不受政府支配，為所欲為。不過也有例外。如猶太人在波蘭，紅人黑人之在美國，便不能自由行動。但此與種族之見大有關係。若

無種族關係，則團體的問題，團體確能不受政府的干涉自行解決。

三

經濟力——即由生活方法的變更而影響及於人們行爲的一種力量。在工業社會裏人與人都有相互的經濟影響。生產越工業化則經濟越組織化。換一句話說就是工業主義越發達，經濟的互相依賴性越增加。

一個人在經濟上都能加危害於別一個人，不過誰的經濟的能率大，則誰受害輕。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有些國家和個人便握經濟的威權。試說明如下：

從出產到消費的經濟過程，一部分是合作的，一部分是競爭的。競爭的延長自然兩面都受損害。不過最後的大利，終歸於一方面，因為敵人打倒則勝利

者可以壟斷一切。通常的說，競爭的勝利，常在力量充實的競爭者，於是富豪終握經濟的大權。至於合作更是經濟重要的部分。有三種經濟組合的形式：一，許多人合作一種企業；二，在同一經濟過程上的兩種事業，例如煤礦的開發和鐵器的鑄造；三，以此種工業產品交換彼種工業產品。不過雖說合作的利益是相互的，而一有失敗，其危害多在一方面。在受害很輕的一方面，必是在契約上有特權的人。如工人的被解散，資本家僅僅感受一種不方便，而工人則非忍餓不可。契約權不平等的流弊，曾發現於英國工業革命時代，現在可以重現於日本或中國等新工業國。

在一切經濟形式中有最大力量的無過信用貸資。它好像僅是一種簿記的手續，而具有統轄國家生命的實權。

信用一字所含意義原來是心理的：一個有信用的人就是借錢給他，他能照

付利息的人。信用借貸實際不過是一種契券的交付；出資者並不以金錢交付借債者。從經濟上看，重要借款有兩種：即政府的借款與實業借款。先談實業的借款。設要造鐵路如購買材料招募工人聘請技師在在需要款項。在鐵路未成以前一切費用須由別處籌借。貸款者以其收入的贍餘，供給築路的費用，以鐵路築成後某部分收入作抵押，或分期歸還，成一次償清。至於借款於國家的手續與實業借款大體差不多。不過一爲消費的，一爲生產的，其償還方法當然有些不同。

因爲貸資的形式種種不同，投資者對於借債者的權柄也就各各互異。欲研究國家的借債必先問投資者是本國還是外國。若投資者爲本國，則投資的保障是絕對不可靠的。參與大戰的國家對於內國債務不是完全不還，也是大部分不還；俄國便是完全不還的，其餘各國便是大部分不還的。法國在一七九七年，

曾廢棄內國債務的一部分，美合衆國有時有幾國拋廢債務。所以人民借款於政府沒有責政府必償的權柄。祇有富豪政治，政府與投資者有密切的聯帶關係，則投資的富豪便能使債權。不過如在的危急時代，這種威權已是失去了効力；因此投資於政府的都有倒賬的危險。

至於國外的投資者，以海陸軍爲保障，有很強固的權柄。並且凡政府不能舉債便不能作戰，因爲要備戰便不敢賴債，所以有資本的國都願向外國投資。法國人廢棄對英國的債務，旋欲廢棄對美的債務。若果如是，他們便不能爲將來對德對俄的戰爭舉債。俄國抗拒不還，以債權國的陰謀，有連年的內戰造成可怕的荒年。（不是說沒有債權國的陰謀，便無荒年，不過若讓俄國交通恢復，則饑饉便不至爲大患）足見國外投資者對於債務者有很大的挾制力。

一國的財權與軍事力量有密切關係。國際法律的制裁力往往因爲戰爭而失

去。並且如比利時這樣的弱國，得法國為聯盟國便能行使經濟的威權。所以軍力在經濟上仍是很重要的。

不過從根本上說，這全套的經濟制度仍是建設在人們的思想上，一旦思想變遷，則這種制度也不得不變遷。現在社會以賴債為大逆不道，債權國以賴債為有公妻與食人的野蠻習慣；於是一般人為現在道德律所驅使，犧牲生命替債權者爭奪不義之財。若有合理的思想，便沒有此種事發生，並且資本家的國際威權亦可大為縮減，經濟的勢力並不是天賦的不可抵抗的東西。是以人類信仰與慾望為基礎的——可笑的信仰與破壞的慾望——若信仰與慾望有更易，則這種勢力便可完全變化。所以思想為權力的根本。

經濟的威權在一國以內，都有法律的基礎，與國際經濟威權全靠信用者不同。

不獨擁有資本的人方有經濟權，凡有人們所愛好希望的東西的人都有經濟權。柴禮賓 (*Chalipin*) 在蘇俄有格外充裕的收入，因為他若不唱，人們便感受很大的不快。雖然可以槍斃威嚇他，不過這種強迫辦法，不一定能發生效力。至於一般工人，沒有特殊技能便沒有這樣權力。不過在學理上說，工人以大結合的力量可以勒取專利權，抽取勞工的產品為工資。祇因為他們不能聯合所以所得甚少。即他們能取工資一事，已足證他們確有些經濟的權力。

一切經濟的生產都以土地與勞工為原素。「土地」一語在經濟學上是廣義的，包含水，鑛，和一切自然的富源。資本是土地與勞工的產品，是生產的一種過程不是生產的要素。沒有土地便沒有人類生活；沒有勞工人類生活也很難存在。資本的力量原來是在大地主身上；但即使沒有地主，工人的聯合，亦能造成他們自己的資本。現在經濟制度的批評家，不很充分的發現了這種事實的

重要，他們批評的結果，反對社會上經濟有畸形的發展。經濟畸形的發展，由於私人有過度的經濟權。私人過度的經濟權，由於土地和天然富源之私有，和專利權之法律保障。

在生產與消費的經濟行爲上，能抵制別人而不損及自己的團體便能握經濟之實權。要能抵制他人而不至損及自己，必須在經濟行爲全部的過程上，有完密的組織，一致的動作。食品爲一種重要的生產，我們即舉食物生產爲例。在擾亂的時代，農家 *Peasant Proprietor* 與大資本家有一樣的利權。他能把食品的貿易，有時政府不得和他直接交涉，若在平時則食品出產者使失去強固的地位。他的收穫不能直接賣於消費者，必經過居間人的手。而這些居間人都是具有資本的主顧，結果農產品盡歸少數資本家掌握中。若產品由鐵路海船運送，必須與鐵路或海船的要人有相當聯絡。所以農產品的大主顧都要和鐵路

輪船結合。農家因為歉收的危害，遲早不得不向資本家與鐵路聯合的銀行押產借款。結局食品產業都歸於資本家。——（中略）

談到鑛務，一面因為鑛產的開採需要大的費用，一面因鑛源自身便是一種財產，所以與農業的行程完全不同。最先的鑛產開採權多為大企業家所壟斷。所以凡有鐵鑛煤鑛或油鑛的人，必挾有絕大的經濟權。煤油對於人的生活，總不如麥子重要，但擁有油田的人的財權，則遠過於有麥的人。

由生產者到消費者有一種必由之途徑，凡在途徑上有大權的人，便有最大的經濟勢力。恰如強盜，站在路口掠奪行人的財物；又如鐵路上的賣票員把守車站勒索旅客的金錢。鑛產的消費途徑，最初即在擁有鑛產的掌握中，穀物消費的途徑，則靠輪船火車的運輸。有的地方，煙草的營業，小販反占重要的位置。但在一切先進國，特別是美國，實際一切經營，都為大企業家所壟斷。

以財權的少數壟斷制度爲自然法則，便是錯誤。這種制度本於人們的心理，但決不是不可變更的。在丹麥，以有農人的合作，農業能够脫離大公司的支配，工團的組織能使工人與資本家有相等的發言權。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過程中，各種階級都很需要，而有組織的對於無組織的，享有特別權利；若一切階級都有組織，則特權便消失了。要知道法律是特權的保障，民意又是法律的基礎，若民意變更，法律便亦須變更。而多數人都怕言改革，一部分由於傳統的勢力，一部分由於人們的魯笨，又一部分由於富豪維持現狀的自私觀念。其實傳統的勢力可以打倒，人們的魯笨可以教育化除，至於富豪們一旦知道維持現狀所受的犧牲，則他們因緣現狀爲利的觀念，亦可逐漸消除。經濟的和武力的威權都要建設在民意以上，若多數人都知道要求解放，則少數人的威權便不能維持。這種民意的力量，即所謂第三種權之源，爲一切權力的根本，所以凡

能主宰民意的便能主宰世界。

四

思想上的威權之本源——各時代各地方的思想本源——多出於傳統觀念：人們只是崇信他們祖先所崇信的東西。傳統觀念是與宗教為緣的，所以傳教士在民衆裏有很大的勢力。因為宗教差不多完全建設在傳統勢力上，所以能脫離舊勢力解放自己的人們都反對宗教，而站在宗教一邊的人，多是守舊黨，處處要擁護舊習慣的。在英國，教堂反對人們要求改良工廠的暴虐制度，在美國，教堂反對主張廢除黑奴制者。十四世紀的教堂激勵人類的貪婪與兇猛，壓抑人們的和平與公道。近六百年內若沒有教堂，則耶教國家當不至如是不道德，是可以斷言的。

到了現在脫離教堂的束縛，仍當視為進步的重要條件，特別是美國，那裏教堂的勢力比歐陸遠大，僑人們能努力進行，解放的實現是大有希望的。在這一方面不再多講，我們且看非傳統的思想之源。

羣衆的意見，特別在政治方面，完全視領袖意見為轉移。在多數的政治問題上，羣衆是沒有自己獨立見解的。儻若愛德華格里 *Sir Edward Grey* 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聲明贊成中立，則英國的多數自由黨亦必隨聲附和的贊成中立，和贊成他的加入戰團的決議一樣。當狄斯力離 *Disraeli* 反對保護貿易時，便有許多守舊黨容納他的意見。但周養柴敗林 *Joseph Chamberlain* 贊成保護貿易，又有多數人附從這種判斷，不過因為阿薩巴佛 *Mr. A. Balfour* 尚未表明態度，所以他們還有一點猶豫。我們再看決定政治領袖意見的是甚麼。

一個政黨照例是代表幾種不相衝突的權力。它的政策是在金錢與言權的調和中間；金錢決定它的行爲，言權決定它的說話。在民主政治下政黨必須對於平民有所供獻。在富豪政治下政黨必須博取富豪的歡心，好籌選舉運動費。並且政黨領袖必是鄉愿一流人物。英國工黨得工團的資助免去這種狼狽情形，至於像自由黨的主張常常唯利是視。

無論那一黨的政客，都有相同的偏見。第一他們都過於重視政治。誰都以摘捧 *Cashmere* 所叙君士但丁的店夥很有興趣的研究玄妙的神學爲可駭怪。但人們對於不重要的政治問題有過度的興奮，也是同樣的可怪。政客的宣傳常能使人們發生不可控制的情感。第二政客以爲成功的政治家，應當獨攬大權。我以為最好的社會制度不當有權勢優越的人；不過要使政客建設這樣的一種社會，是不可能的。

還有一種政客，祇是籠籠統統的注意他們所謂全民的利益，而忽略了各個體的實際生活，不免有空想的流弊。所以政客在民意上的影響是不好的。

不過民意對於政治，反有更壞的影響。凡爾賽條約 *Versailles Treaty* 的不公道，祇是因爲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須對英國民意負責任所致，那時英國的輿論是絕無理性的。據說當議決德國賠款爲兩萬四千兆時有人勸阻，喬治回答道：『朋友，若普通選舉 (*General election*) 再延長十四天，德人便須賠五萬四千兆了』，當感情興奮的時候，羣衆的意見比政客的意見更壞。除教育外惟一的補救方法，是使民意的演進遲慢，則暴烈的情感逾時可以消釋。

有人說在大戰結束的時候，民衆的公意，是政治家造成助，因爲在大戰時，他們作激烈的宣傳，所以在大戰後仍有激烈的民意。這當然有一部分理

由，但說宣傳有這樣大的效力；仍未免言之過分。不過宣傳在民意方面總有一部分影響爲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兩黨都從事宣傳而一黨獨取得民衆的信任，這不純粹是宣傳的效力，因爲民衆預先就有那種傾向，而勝利的政黨，不過能投民衆嗜好而已。對於兒童的宣傳（即所謂教育）效力很大以後再討論它。至於宣傳對於成人的效力，不能使人改變原來的意見，祇是對於原來的意見加一點興奮罷了。威爾遜總統祇注意『爲共和而戰爭』的宣傳，而不贊成布爾希維克的宣傳。可見人們所附和的多是正投所好的宣傳，否則柄鑿難通。不過民情的激昂在政治上所發生的危險，多是宣傳的罪惡。因爲工業文明和教育的結果，聰明的人有很多的機會煽動民衆的情感，這是近代文明的危害。

現在的教育完全仰承教堂和政府的氣息，養成了奴性和迷信的兩種性質。

從人們由兒童時代一生保持他們祖先的宗教觀念，便知這種教育具何等勢力了。不過若一旦教育能令兒童應用思考力，則這種勢力的立刻推倒。並且，若從事教育的人能視自由重於金錢而作充分有力的組織，則可得較大的思想自由。

談到思想最後的本源——理智。若以理智為一個人思想的本源，在現今是很不時髦的話。佛老逸派(Freudians)以為人類的思想都是潛伏的性慾表現，馬克斯派(Marxians)則謂人類一切的思想皆是經濟情境的產物。實踐主義者(pragmatists)則謂義務所在即真理所在。這幾派的人都輕視理智，而反以理智相標榜。佛老逸派以性的重要之學說，是由事實上一種精確觀察的結果。馬克斯派以馬克斯主義為真理。實踐主義派以實踐主義為真理。在意見的養成上各派各有很大的勢力。

十九世紀相信理智力量的很普遍。佛祿代爾 *Voltaire* 的誌怪書 *Contes* 的一種，曾敘述一個英雄和吃人的種族的故事，這個英雄在他將要被吃的時候，對着要吃他的人，作了一次很動聽的演說，以「諸位先生」稱呼他們，從公理上證明吃人是一種謬誤行爲。於是他們大受感化，齊聲歡呼這個英雄爲大人物。此等理性的勝利，當然是一種滑稽的幻想。自盧騷和法國革命以後，這種觀念便滅絕了，不過在十九世紀科學勢力之下，又有部分的復活。但科學因爲有專門性，所以不能普遍，因爲受軍事和實業的利用，所以不能保持它的尊嚴，雖然它支配人類的勢力日益擴大，而人們科學的觀念反日趨漸滅，這確是可以痛心的，雖然也或者是暫時的現象。

理智不能決定人的生活目的。生活的目的是決於慾望；不過對於慾望的追求有聰明的有魯笨的。德在 (*Kaiser*) 想用戰爭擴張威權，沙 *Tsar* 想用戰爭撲

滅革命，他們實現目的的方法，都是太魯笨了。我所謂理智就是不受欲望的衝動，純依理性的幫助，對於實現目的取一個正當的方法；它又能養成人們客觀的習慣，真理原來是不容雜以私見的。據這兩端看來，理智是非常有益的。

凡以理智對於人類事業無大關係的人，皆昧於歷史的故實。葛麗柳 (G. L. Steo) 所持與天主教裁判所抗爭的，沒有別的，祇是他的理智。現在支配人類生活的科學實開創自他。讓成法國大革命的是理智，讓成俄國大革命的也是理智，即釀成最近百年社會主義之運動的也是理智。並且教堂雖挾持充分的宣傳機會和教育特權，而受理智的攻擊，威權遂一落千丈，在近史上最重要的事實，除大戰外，幾無一而不與教堂相背馳。真正相信理智的人們，同時又有天賦的勇力，則他們的意見便有很偉大很持久的力量。儻若現在混淆時局的將來，能有產生較好的文明之希望，一定是理智和勇力的結果，絕對不是強迫的。

宣傳破壞的情感所能爲功。要救世需要信力與勇力：對於理智要有信力，對於理智所承認的真理，要有勇力來傳播。救世並非絕望的事業，不過覺得他是絕望的，便永遠不會成功。

第十一章 權力之分配

一

在上章我們研究權力之本源，在最後的分析上，我們看出一切權力以心理爲基礎。並且知道一國國權的強弱，第一須視國民組合量的大小，卽是有一致國家觀念的人民數目的多少；第二再看國民公共組織的精力與才具的優絀；一國的經濟力，被操縱於在生產與消費的過程上，具的威權者的大聯合；不過若反抗的組織成立，或法律保障時破壞，則此種威權便可打消。在這一章我將討論權力之分配的方法。在學理上說，這種問題已由共和政治解決了，而實際

上，這問題之急待解決，與在專制時代無異。

要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辨明主動權與奉行權。在政府的學理上說，本有主宰政策的，有奉行別人所決定的政策的。實際這種分別並不十分清楚；但有時也很關重要。如行政官的職務，與國會的職務，將軍的職務，與政府的職務，確有主動奉行的差別。我們暫且承認這種不同，先看主動權的分配。

按學理說共和政治之下，主動權宜在選擇政府的人手裏，即所謂有選舉權的團體。至於國際主動權在武力，國內的主動權在憲法。但實際上第一若遇預料不到的重要問題發生，而民意沒有強明的主張，則政府有自由處理之權。第二人們不一定能遵守憲法，若遇憲法不便自己時。一九一四年恰在大戰爆發之前，英國的陸軍軍官因為不滿意地方自治的議決案，有反抗的表示。在一切工

業發達的國家，富豪階級往往不受法律的支配，有時法律要制裁他們，他們不惜訴諸武力與法律抗爭。

富豪除去能夠對於政府作非法的抵抗外，還有其他的力量即賄賂與宣傳。政府中人雖然自己不一定富，而不得不與富豪往來；並且財政的困難，常使政府屈服於富豪勢力之下，於是政府的行爲，便不得不偏惠富豪。

但是不獨富豪能夠宰制政府；無論那一種強有力能自決的少數團體，對於政府各具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工團的組織，是其明證；英國醫藥協會在保險議案上，戰勝了魯意喬治。羅馬教徒有堅強不屈的權力。普通兵士和水手，他們聯合團體能自由能戰；無英法對於布爾希維克的戰役便是例證。

最好的制度，無疑義的，是各團體對於關係本團的問題，各有自行解決的權力，所以團體的自治，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在富豪政治之下，有權力的團體無過富豪。他們不獨對於自己的事有充分解決的自由，即對於別人的事亦有極端干涉的威力。所以一種問題之僅關於一個團體與否，是不易分別的，因為富豪的行爲，是有普遍勢力的。要以經濟組織的改革來裁抑富豪的權力，需要一個集權中央的強固政府。所以布爾希維克即以此種理由爲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據。若此路不通，則社會主義，必須經過國家社會主義的過程，且須由具有軍事能力的政治當局開其端。如此成功的社會主義到底有甚好處？在此種制度下，官吏威權對於人民的損害，比現時的資本家還有甚麼減輕的地方？但我不相信布爾希維克的理由，是不對的。資本家的權力是建築在民意上邊，若民意有變化，則資本家的權力，便不推自倒。所以權力分配問題，不須軍事自能解決。祇要一般人知道要求他們應得的權力，不滿意現在奴隸的地位，則實在的變化便容易了。

主動權的分配，必由共和政治下的團體自治得來。地方自治，是聯邦政府公認的原理。至於無地方關係的別種團體，則自治更是十分需要。這種自治團體，若實際已受尊重，便不需經法律的承認。英國的教皇，名義上是受國會的管轄，但教堂所不同意的改革，國會不能強之使行，若教堂所同意的改革，國會不能阻之使止。但先前並非這種情形，在十七世紀政府能繼續變更教士的信仰；而多數教士都承受這種變更。牧師的信仰逐漸硬化，政府在宗教上的威權便逐漸消滅；法律縱不改變而實際已得到了自治權。他們可以自由解決自己的婚姻制度，雖然今後他們不能強迫別人服從他們的迷信。他們對於自己的兒童教育，有充分控制之權，雖然不得干涉他人的兒童教育。無論那種宗教團體，差不多都有這種自治權。

將此種自治權的原理適用於工業，便是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本源。並且工業

可用教堂同一的方法，去取得自治。叩爾·柯爾 Cole 在他的最近著作中，承認僱若生產者組成自治的團體，則消費者亦當有組織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不當以國家爲代表一切的消費團體。現在消費者的協會已數見不鮮了。除合作運動，從消費者的立腳點握住了經濟的要害外，還有許多組織，如鐵路旅客保護協會 Railway Travellers' Protection Association 便是鐵路消費者的組織，更有汽車協會 Automobile Association 是旅店消費者的組織。

哥累乾·木武拉斯 Graham Mallas 在所著社會遺產 Our Social Heritage 一書裏，攻擊社會主義的理由約有三點：一，職業的組織，在工業技術上易有守舊的傾向；二，人們忌妬特別的成績，而日趨於呆板的劃一；三，若由工會併吞工資，則國家的收入無自出備。我以第一第三正是基爾特社會主義宜贊成的地方，至於第二的流弊當不至如此之甚。

工業上相當程度的守舊是應當的。現在我們太注意機械的改良，太疏忽藝術上的研究，要知道藝術的研究，必求之於強固的遺訓裏頭。原來一個社會的智力，是有限制的，既專精於改良機械，便不能從事於改良生活。從前以為優美的生活，可由生產方法的改良得到，現在知道除非以充裕的閒暇，養成閒適的態度，則優美的生活，便永遠得不到。並且若權力集中的制度永遠不打破，則工業上的進步便永遠有流弊，因為祇是增加了壓迫與戰爭的效率而已。

武拉斯第二種理由，謂職業的組合不容有特別的成績，羣受支配於死板的規律，這的確是合理的駁斥。不過我想世界有組織的工業，對於人們終不免討厭與煩惡。我所謂改良祇是增加暇豫，並非增加工作的愉快。作最低限度的工作，每天可以賸出許多自由的時間，來從事於合意的事業。

至武拉斯最後的論點，謂金錢若被工會吞沒，則國家的收入要發生困難，

這却是基爾特社會主義應當表同情的地方。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通常以國家爲將來的希望，並且以爲一個脫離資本主義束縛的國家，可以付之以遠過於現在國家的大權而無所疑慮，我以爲這完全錯誤了，這種錯誤一部分由於不知縮減權力的重要，一部分由於不知純粹地理關係的團體，容易激動惡感。國家是罪惡的，要減輕它的罪惡，祇有限制它的收入。現在英國以四分之三的收入用於殺人事業，就是爲過去的戰爭償債。爲將來的戰爭作準備。若徵稅發生困難，則英國便不能以武力壓迫印度人，以炸彈從飛機裏拋炸義拉克（Truce）人，或助成俄國的內亂等等。魯意喬治所以允許愛爾蘭人自治，祇是財政上的節儉政策。國家的道德比個人壞的多，因爲國家是地理的。所以我們歡迎限制國家收入的建議，同時希望把國家的權力，移入非地理的團體。

非地理的組織，可以擴張到超過國家的範圍。如郵政，鐵路，銀行都是重

要的國際組織。勞工在政治和職業方面，也有國際的組織。以特種事業的國際組織，慢慢實現國際主義，比較所謂國際聯盟更有效力。因為代表國家的國際團體，終去不掉國際間的競爭。要有真正的國際精神，必須廢去代表國家的分子，而代以別種組織的分子。

為甚麼國家能夠表現人們壞的感情，因為國家統轄兵權可以製造戰爭吞併土地。北歐小國如荷蘭挪威和丹麥不作大國的罪惡，因為它們沒有強有力的海陸軍。而各大強國則各存擴張領土的慾望。在一種組織的分子，便有同一的感情，國家的組織，能使人都有畛域之見，於是仇外好戰的情感，不免作危害的本源，所以地理的團體的權柄，應當消除，非地理的權力，宜盡量擴張。

對於主動權，我們的結論是：權力應分配於不同目的的不同團體，不當如現在這樣集中於地理的國家。有許多力量根本上是屬於地理的；其最重要者使

是製造戰爭的力量。有許多事業是有地理關係的，如關稅，外交政策，和戰爭，其最顯著者。一切無地理關係的團體，不須法律的保障，祇仗團體的自決。特種事業的國際組織，是較好的，若有充分聯合的力量。

二

奉行權，即所謂官吏權。官吏權包括頗多，有所謂海陸軍官權，各部總長權，在教育當局下的校長權，服從教堂的教師權。鐵路公司的領袖權等等。

組織的發展便增加了官吏的威權。帶無政府色彩的青年，以為可將一切官吏廢去；殊不知一種鐵路的組合，沒有時間表便不能聯絡一致，一個時間表的運用，若沒有官吏，便不能毫無衝突。凡多數人合作一種事業，就是工業主義的狀態，必須有官吏的指揮。雖然一種足球隊也需要一個隊長。所以奉行權對

於工業主義是非常重要的。雖然這是可痛惡的事實，這是工業主義的罪惡，不過除非廢除工業主義，你不能廢除官吏，除非想坐視人類半數死於饑餓，你不能廢除工業主義。我們祇可想法減輕官吏制的流弊，而不能去掉官吏。

雖然官吏權是由最高主權演繹而出的，而他們直接行使權力的機會，倒比最高主權多。他們不像政客，必須逢迎民意，不像實業家，必須努力辦事，他們可以離開專業祇須博上峯的歡心，便算盡職。他們以民意為進行的障礙，以媚上為成功的法門。對於人民的責怨，可以不顧，對於人民的建議可以抹殺，而同僚的官吏，又能彼此互相袒護蒙蔽局外的人。雖真正熱心公益的官吏，也未嘗沒有，而官吏的情境，最易發生此種種流弊。

官吏權越籠罩，官吏的害處越多，最顯明的，對於辦事空具虛偽的形式，對於社會常作無理的干涉。例如一個教育機關的長官，全部光陰盡耗費在作統

許看公事等等的官樣文章，簡直沒有餘時實地從事教育。又如警察執行判決的案件，即使發現錯誤，往往不惜假造證據，誣陷無罪以自掩飾。又或用偵探的手段誘人入罪，證據疑犯為正犯，以買得勤敏的美名。這都是官吏政治必不可免的罪惡。

由此看來，我們應當想法，置官僚於民衆公意支配之下。但官吏雖然在學理上是代表全民的，而實際往往辦不到。若英國的財政部一味要討民衆的歡心，則英國在六個月內便能破產。官吏有一種情境使他們不得不與民意背馳。美國以政黨競爭制，置官吏於民意統治下，這種制度是將一切官吏的位臵，概與勝利的政黨，一旦政府改組，則這一黨人全行下臺。這種辦法僅能減少官吏的罪惡，並不能代表民意。因為要附從民意，便不免抹殺黨見故。

比較有希望的是代表職業的官吏，一個職業團體的官吏，因為他與這種職

業有密切的關係，必能代表這團體的真意。不過在國家社會主義下，鐵路上的官吏却是不然。因為人民主動權，和官吏的奉行權中間，還有許多間接的過程，所以官吏實際上不能受民意的支配，而受他們上司的指揮。

就着鐵路說，有兩點要注意：一，鐵路職員的利益，二，應用鐵路者的利益。這兩種利益並不相同，所以祇能代表一種利益的制度是不能適用的。粗略的說來在今日工業問題上，合作運動是代表消費者的意見，工團主義是代表生產者的意見。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謂國家為代表消費者，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國家代表消費者或生產者，不過是地理上的一種偶然事實。舉英國會為例，產礦區的議員，代表生產者的意見，大多數 *Lancashire* 的議員也是代表生產者的意見。取保護貿易政策的國家，是根據生產者的觀念。再拿國會來說，消費區域的議員，就代表消費者的意見，生產區域的議員，就代表生產者

的意見。所以不能說國家一定是代表消費者或生產者。

無論消費者或生產者都需要一種組織。生產者最易有組織，不過因為資本主義的存在，勞資間不免有衝突。若資本主義廢除，則生產者壓迫消費者的力量必要大增，而消費者自保的組織，越發是不可少的了。

有人說一般人都是「一面是消費者，一面又是生產者」，所以對於二者的利益必持均衡的態度，這是不知組織力的說話。若一個人是一個生產組合裏的分子，而不屬於任何消費組合。則他必傾向生產者一邊，而不傾向消費者一邊。所以消費者的組織，和工團組織一樣的需要。

若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有了組織，則國家在二者之間，可以取一個中立態度。若這兩種組合發生衝突，可由國家公平解決。任何生產組合如鐵路礦產等的官吏，必需對於生產組合負責，並須服從消費組合官吏的非難與修正，在消

費事業上。這樣辦法好像有些麻煩，但在工業社會裏祇有一方面的經濟組合，必不免壟斷利權的流弊，除非各方面都有相當的組織。

要使民衆對於職工團體有正確的知識，則職業新聞是不可少的事業。普通的報紙，往往缺少公正翼確的敘述，不免使閱者存此黨彼派私利的偏見。所以職業新聞爲職工組合的一種主要附屬品。

消費組合與生產組合，要求權力的武器，最明顯的，莫如罷工與停業。除非經濟組織得了相當的改良，這兩種手段，常常是需要的。現在英國各處的資
本家，有運用這兩種手段的自由，而工人却祇有罷工的自由。其餘各國即罷工一事，亦不免有法律的阻礙，美國更是禁阻罷工的高手。

試將此章所討論撮要如下：過度的威權，往往壟斷於有組織的職業團體，若同時別無相當的組合以爲抵抗。在此種情形下，公道與自由祇有一種方法可

以得到，就是各小職業的大聯合。這種聯合弱小抵抗強大的方法，不獨適用於職工團體，並且適用於國際。公理是永遠不會被人重視，除非有強權作保障。而強權又非大組合便無由取得。各組之間不免有相持不下之劇烈競爭，最後的解決方法，祇有訴諸談判。這不能算理想的方法，不過在此不完美的世界上，祇有此法是不可能範圍中的最好者。

第十二章 教育

教育是社會改造家所必注意的一個困難問題。它像是社會革新的一柄鑰匙，有了它則社會各方面的革新便容易進行了。而其實現在教育的流弊，是現在經濟制度的直接結果，而經濟制度，就是工業文明受病的原因，所以除非等到經濟制度有了變更，則教育的弊病不能急切去掉。但是現在可由教師父母方面著手，減輕教育的危害。在這一章裏不是要談甚麼烏託邦的教育，而是要在此時此地的可能範圍中免除教育較大的流弊。現在我要談初級教育，因為那是教育中之最普及的。

在這部書裏，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是工業主義在物質方面的整齊劃一和偉大組織，能否和生活之非物質方面的差別，個性，和自然，並行不悖？與這問題最有關係的，無過教育：工業社會的教育，是否必有機械性質；或在工業主義之下，我們的思想和智慧是否必受機械觀的支配？

現在的初級教育，大部分由國家辦理，小部分受國家的幫助由教堂辦理，二者都有缺點，却不是一樣的。國家教育的流弊，就是現在世界的特性；國家主義，機械主義，競爭功利，趨向劃一，和壓制個性。教堂教育也有國家主義的性質，而除此以外，更能使人降服威權迷信非理。到底那一種爲害更大，確是難下判斷。

若用普遍的強迫教育制，則教育經費，必由國家供給。對於教育的統治，有兩種可能的辦法：或由國家直接支配，或由私人團體辦理，國家祇居於監督

地位。後一種辦法像是比較好一點，因它能保存人們的個性。不過現在辦教育的唯一團體是教堂。教堂的教育是遏抑兒童自由思想的，因為教堂中人知道兒童若是有了思想，便不肯信仰正教了。束縛思想自由的教育，無論如何不能算好的教育。所以私人團體辦理教育的良否，還是一個問題。

現在的國家對於私人團體辦理教育，並非一律待遇。在英國，羅馬教徒和英國正教徒辦教育，不但能得政府的允許，並且取得政府的資助。若獨立工黨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建設初級學校，恐不能與傳統的教派受一樣的優待。這種不平等辦法，或不久便能取消，若能取消，則工人階級的兒童，才能受自由教育，思想上脫離資本家的束縛。

第二現在的國家和教堂一樣，同是建設在迷信上，所謂迷信就是國家主義，資本主義，和威權崇拜。這些有危害的迷信，造成國家教育的重要部分。

國家教育的信條，比教會教育的信條容易得人的信仰，且與時代思潮不甚背馳，但是一種暫時的現象。國家在教育上的勢力越大，學生越不得與時代思潮接觸，於是國家與教堂同為思想的障礙物。

不論國家教育的利害如何，將來的教育權還要長久的握在國家手裏是最可能的，所以實際的問題，是怎樣減輕國家教育的危害。

父母對於他們兒童的教育意見，並不甚可靠。大多數的父母都願意兒童學得一付生活的本領，若他們是信仰宗教的，便願他們的兒童受宗教教育，他們從不注意兒童的思想，並且大多數的父母的學識，不足以看出宗教教育的如何乾燥和機械。

改良教育最大的希望，當在教員身上。因為教員祇要盡了他們應盡的責任，他們的主張和思想應有充分的自由。不過近來英國各處竟發生干涉教員自

由的特別情形；我指的是辭退已婚女教員職一事。其實獨身女子，當青年時代已經過去時，精神方面不免失却常度，反不如過自然生活的女子宜於當教員的責任。但教育的威權者，竟昧於此，也是沒有辦法。

在美國紐約一州，近幾年來，對於教員的自由，有更嚴重的取締。在這一州，一切的學校縱然是純粹私立的，若研究『用武力或暴動，及不法的方法，推倒現存政府的學說』均不得存在。所謂盧斯克委員 (The *Lusk Committee*) 會定下一種法律，謂凡反對現在社會制度的教員，必須受裁制於這個委員會，並且一切教員，必要『努力排斥改革社會的學說』。這種政策，曾被採用於布爾希維克 攫取政權以後，並且任何國家覺得自身有危險時，均不免採用它，若教師情願屈服，來幫國家的忙。凡有腦筋能思想的人，都不合作學校教師，除非他很鄙劣的甘願犧牲自己的意見。

但此等教育上的險象，可以教師的努力來補救，若他們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和有不受職務牽扯的決斷。他們應自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團體，如國內教員聯合會 *The 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來作理想教育的護持者。有此團體，一面可使教員不至無故被辭，除不勝任外，一面又可逐漸增加學校當局的權柄，使他們脫離教育部和地方教育機關的支配，自由選擇教本自由規定校課。這些辦法，自然是對於教育當局不免有些衝突，不過犧牲教育祇為官吏的方便，殊不值得。

教員不能隨教育當局的意見，保持所謂「中和的態度」。最好的教員，往往是非中和態度而為富有熱情之極端派。各種堅持偏見的教員，可以造成學生對於一切過激理想的懷疑態度，那是最好的結果；因為此種態度，是現在人類所最缺少的。

在教育的行程上，教員對於學生的性質和傾向，確是有些影響。如教員熱烈的信仰某種理想，必能傳播此種理想於一部分學生。我不是指羅馬教義，社會主義，和其他種種主義的確定的宣傳。我所說的是，不很確定的東西：耐力，大度，愛智，和聰明的誠實，合成所謂智慧的道德。在遊戲上固應當使童子有愛好公平的精神，在思想上更應當使童子有愛好公平的精神。不過遊戲上公平的態度，若用在智慧的範圍內，往往被視為罪惡，這是最可悲的；如在戰時一個不承認讎敵人的宣傳的人，常被叱為賣國賊。

確定的主義，多不受學生的歡迎，而教員真正相信的理想，對於學生常常有可觀的影響。到底教員應有的理想是甚麼？

憑藉教育可以實現的有兩種目的：養成好公民，養成好人類。從廣義說，這兩種目的並不衝突；但從狹義說，却是背道而馳。政治當局和機械觀的人主

培養成好國民，不主張養成好人類。所謂好公民的條約祇是三種謬誤：

第一，一個人是一國的公民，不是世界的公民；

第二，人們懸想國家與社會有一種善，與公民之善不同，且更偉大；

第三，人們覺得這種善，可以純粹機械方法實現，不須人們各個的智力。

第一種謬誤即所謂國家主義，本與機械主義無甚相關，但因為工業主義的發達，增加了國家主義的力量，於實際上二者不免有聯帶的關係。

無論那種公共教育，要以上三種條件為必需基礎，否則不合現在社會的潮流。不過在教育一致的潮流中，却有不同的結果。

在教育的進行上，學校當局有機會對學生注入靈性的習慣 *Mental habits*。就在這裏，便發生不同的結果。羅馬教徒教他們的學生無問題的接受羅馬教的信條。美國的初級教育，目的在使一般兒童成為道地的美國人，就是使

他們相信美國才是上帝的國家，美國的富豪，便是道德的模範。英國的初級學校，教授兒童相信英帝國偉大仁慈。它未嘗壓迫印度，它未嘗以暴力向中國輸入鴉片，即對於非洲亦始終未嘗變更它的人道主義，並說一切德國人都是罪惡的。俄國的初級教育，是要兒童覺得共產黨是善的，無政府黨是惡的，中產階級是引入歧途的；普徧歐洲的社會革命，是迫切而需要的；共產黨絕對不會有甚麼帝國主義，因為帝國主義是原於資本主義的。日本的初級教育，是使日本兒童承認日本天皇是神聖的人類，是太陽神的後裔；日本建國最早；所以中國人對於日本的要求應當惟命是聽。總之無論那裏有主權的政府，都是運用教育的威權，使青年相信虛偽可笑的事實，來助長仇外自尊的心理，以為互相殘殺的準備。因為有此等信仰，於是人們知識上便生出以下的毛病：輕信，昏昧的偏見，和羣衆的兇殘——這都是原人的性質，宜以教育的力量化去的。

世界上治人的階級，都相信道德是欺詐的教訓，並且知道真理便是罪惡。這話我是完全不承認。我相信愛好真理，是一切真道德的基礎，建設於虛偽上的道德，是最有危害的。國家主義便是最好的證明。因為愛國的偏見，世界的教育當局乃不惜變亂歷史事實，以作戰爭的興奮劑。社會主義，發明國際主義在經濟方面的重要，我說國際主義，在教育方面，至少亦有相同的重要。儻若一切文明國家的兒童，受一樣的歷史教育，便可減消國際間的敵愾心。所以歷史教本應由國際學者審定，並且歷史教員的訓練，亦應由國際學者指揮。現在各國祇顧增加學生對於本國正義和權力的信仰，與戰爭的傾向，這便是欺騙的教育存在的原因。

俄國和中國未受教育的農民，不是國家主義者，因為他們想像不出一個偉大而抽象的東西，當他們的國家；他們視國家戰爭為政府的事業，與他們自身

無甚關係。所以俄國和中國對於其他各國的危害，沒有英法各國之甚。儻若俄國與中國，也採取西方各國所慣用的方法來發展教育，使它們廣多的民衆，都有盲目的愛國主義，則西歐各國必致非常驚慌。

儻若教育能夠用事實代替虛偽，或教育當局能夠視兒童爲將來的世界公民，不僅是一國的公民，則由國家主義發展而來的一切的危懼必能除去。

不過將國家主義的一切罪惡，完全歸於教育也是不公道的。因爲愛羣，敵愾，是人類的天性，教育祇是發展此種天性，導入一條路子而已。領袖教育的人，自己亦受教育的支配，不自覺的不與他們的信仰相背。若他們看出西方文明的危機，是任隨本能的結果，他們便可明白教育是將以理性宰制本能，使它對於人類生活由危害的變爲福利的。現在，私人生活上，我們很少是殺人的兇手，但在游獵的野蠻民族，則差不多人人能夠殺人，無論何事都能促成私殺的

傾向，至於文明社會，這種仇殺本能，幾幾乎完全消除，除性情特別兇惡的人外。文明民族的戰爭，與野蠻民族的私殺，原同出於一種本能。我們可以克制私殺的方法，來克制戰爭。這種教育，應當代替發展敵愾本能，釀成國際戰爭的教育。

儻若教育能夠根本改變了助長敵愾本能的方法，則人類一家的觀念，很容易的輸入兒童心理。如韋爾思的歷史大綱 *Wells's Outline of History* 從地質學與生物學上，敘述人類的本源，不分此疆彼界，將人類的進化，看成一種運動，使學者讀之，自然會有遠大的氣度，人道的主義。但忿恨原是人類的本能，中世紀時人們都仇恨魔鬼；現在無人相信魔鬼的存在，所以我們若要滿足忿恨本能的要求，應當不以人為對象，而以事為對象。如恨邪教 *Manechahims* 恨昏愚，恨疾病，都是有益無害的。若恨異族的人類，便是危險的教育，

乃至以捏造的事實，強迫的手段，助長仇恨異族的本能，真是荒謬絕倫了。但除中國外，各大國的教育，都有此等情形。

第二種謬誤，就是在教育上機械主義之鼓吹：誤認國家與社會有所謂離開個體並大於個體的善。即所謂『統治者的謬誤』，這種學說由黑智兒 *Hegel* 創出，在英國有許多的信徒。它有一種煞費經營的邏輯基礎，我則認為完全錯誤，以上常常談過。現在我要考察的是它的結論，不是它的前提。

有許多人稱這種學說為社會有機體論。因為社會各部分與全體，都有休戚與共的關係，和動物身體各部分與全生命有密切的關係一樣。實則這是一般的錯誤。原來社會學者所謂『有機體』自有他們哲學上的特殊意義。他們以為一個社會是自具生命的一個實體，不祇是一些有合作關係的人。如一個人的善，不在他的頭上，不在他的臂上，更不在他的大趾上，而在他的全體，同一的，

國家的善，不在這個人身上，也不在那個人身上，乃至亦不在某某一部分人身上，而在國家的全體。所以人體各器官的最大任務，是為人的生命服役，公民的最高任務，是為國家的生命服役。於是我們對於國家，乃有被強迫而無可逃避的任務，國家的勢力發展了，多數個體的利益抹殺了。

因為有這種觀察，才造成貴族和機械的社會。所謂「國家的幸福」實際上就是「政治家的幸福」。我所謂政治家的幸福，並不僅指他們的財產和一切私利而言。是出於政治家一種不自覺的私見。凡有支配人的性情的人，喜歡機械組織的國家，整齊嚴肅的制度，一切公民都當國家這部機器的一個輪齒。這樣的制度將使性情不同的，如藝術家，不能忍受。照藝術家的天性，決不能作政客，官吏，或工業的領袖。可見所謂國家的幸福，並非普遍適合的，乃是一部人所獨享的。於是具藝術天性的，不免被統治階級所壓迫，而藝術，思想，

和生活之簡樸的愉快，不免逐漸毀滅。

人們主張社會『機體』說的，常常以他們所信仰的爲機械主義的對面。這是最奇怪的錯誤。一部機器的價值，是在各部分合作所產生的結果，而各部分自身是無意義的。機器不像動物，是機體的完好模範，我們能製機器，不能製動物。所以我們所謂社會機體說，祇能取法於機械，不能取法於生物。並且自有大工業、大組織的合作，纔使社會越發變成機械的，自有商業的需要，纔使人們越發變成互相依賴的。所以所謂社會機體說，就是一種機械主義。

布爾希維克主張馬克斯所信仰之黑智兒學說，在馬克斯信徒中，最是國家幸福說的崇信者。他們的目的——具大公無私之精神的——是要造成一種好的社會，至於生活在這社會裏人的苦樂則完全不顧。不過盤據要津的統治者，却能從這好社會裏得到幸福，其餘的人，便不免有向隅之感。又如開賽 (*Kaiser*)

德皇)和永克 (*Junkers* 德貴族)所視為「德國」的幸福，乃與德國人的幸福恰相反；原來他們所謂「德國」的幸福，就是他們自己的幸福。英國有權勢的人，主張為英帝的福利，一切公民，都應當忍受痛苦，除統治者外。他們以為這樣的帝國才合式。美國的統治者和財政工業的領袖，也是這樣想。像這些人除非將統治者的荒謬心理完全去掉，則他們所視為公共的福利，往往就是他們自己的私利。

第三種謬誤是：人們以為善可以機械方法實現，不須各個人的智力。大藝術家大思想和大宗教家有十分不同的標準；他們重視個性，獎勵自然的衝動，他們所謂善，是內在的靈性自由生活，不是外來的機械印板生活。他們不願將人作成機械，以便統治者的運用，他們自由追求他們所謂善，不管法律，不顧民意，如釋迦老子耶穌他們都有這種教訓；即蕭士比亞的文學，葛麗柳 *Gal-*

Neo的反抗天主教，也是個性的表現。一切人類生命的最優點，全在自尊與自決；若受外力的支配，便與奴隸無殊。

現在國家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製造容易支配的公民，要製造這樣的公民，便不敢發展個性，因為個性是不能就範的。所以現在的教育有這種傾向，即整齊劃一，個人判斷力的消滅，對於統治者的馴順，對於敵人的兇殘。如此，即使避免了大戰爭的破壞，而我們藝術的思想，人類的情愛，乃至生活的愉快，終不免日趨於毀滅。

這些流弊並非民主主義所能治療，政府雖號稱民治，實則都是集權。官吏既擁有重權，機械主義的流弊如何能夠消除。況且因為工業主義的發展，和戰爭破壞力的增加，國家的權力，擴張到空前未有的限度，機械的勢力，隨着膨脹到不可救藥的狀態。這種趨勢在教育上的危險，是非常之大。

教育與社會的思想有密切關係，若思想沒有變更，則教育也礙難改良。要改良思想，應注意的有兩點：

第一，一個人的公共義務，當是對全體人類的，不當祇對任何部分如一國或一個階級。

第二，所謂好的社會，是好人的社會，就是人們的生活是自由的，不是破壞與壓迫的。

關於第一點，科學繼續製造新的破壞方法，同時若沒有新的道德來阻止它，我們的文明必日趨於危險。許多人都知道這種危險，但是沒有肯放下戰爭的屠刀的，且沒有肯承認愛國是最大的罪惡的。要使他們放下屠刀承認愛國的罪惡，便是教員所有事。教員當使學生尋求無私的真理，養成公道的判斷，還要消除對於敵國或敵羣的仇視。在欺人的宣傳勢力之下，我們的義憤 *Moral*

indignation 的衝動，完全受我們當局的支配，就是我們當局之所恨，我們亦恨之；而我們所作的事，又足以激動敵人的義憤。於是義憤乃成了罪惡之源。懲罰不是對付罪過最好的方法，並且誰是一點過失沒有的，能夠執掌懲罰他人的大權？我們對於自己的罪過，往往不覺得，對於別人的罪過，反看的很清楚；所以義憤祇能增加人們的互相仇視。如美國人甚熟悉日本人待高麗人的兇暴，在日本人自己則十個中總有九個不知道；轉過來說日本人很明瞭美國對付黑奴的殘虐，在美國人自己反不覺得。於是兩方都互嫉對方的罪惡，却都不肯除去自己的罪惡。以忿恨去對付罪惡，是沒有用處的。我們應當對於犧牲者抱同情，又當知道犧牲他人的，不獨我們的敵人。我想教育若能令人們注意世界各不同民族相互的關係，總比空談人道主義更有用處。我們不能毀滅了我們許多的敵人，而自能獨存，這個道理若能明白，則國際的仇恨，便可去掉。

談到第二點——個人的自由——這裏所謂自由，是靈性和精神方面的，不是經濟和物質方面的。工業主義，使人在物質方面，有大規模合作的組織之需要。最低限度的勞工，任誰不得避免，則向來少數幸福者所享的自由，不免受了限制。但是若我們能廢除戰爭，軍備，宣傳和商業競爭的一切消費，我們便可以每人每日四時的工作，享受愉快的生活。其餘的時間，應當完全自由，教育應當幫助我們善於利用這個機會。在將來建設社會主義也好，共產主義也好，一切有價值的事業，必須出於各人的自動，不出於報酬的鼓勵。大家既有此平等的機會，則此等自動的工作一定比從前多。若國家欲以教育束縛青年於劃一的形式之中，則這種工作便不能產生。必須極力鼓勵思想自由，縱然有時不便於政府的官吏。僅以經濟組織的變化，不能取得自由。取得自由惟一的方法，是始終反抗官吏的專橫，繼續實現靈性的自由。機械主義在衣食住等物質

方面，自有它的地位。但在生命可寶貴的方面，如藝術思想，友情，愛戀和天真的愉快，則沒有它的地位了。因為這些東西須要自由——不獨須要表面的自由，並且須要內在的靈性的自由。學校和經濟改革家太忽視此，於是物質主義橫行一時，而此種自由不免瀕於毀滅。除非我們記住人類不能專恃麵包生活，則它恐終不免於毀滅。

第十三章 經濟組織與靈性自由

按此書的前半部，我們知道機械在物質方面能給人類很大的利益，不過它的流弊，也不可不注意。我們曾經看出它的流弊有三種源淵：私產，國家主義，和機械觀。若想利用機械主義爲人類的福利，則私產制度，必須代以公有公治的制度，國家主義，必須代以國際主義，機械觀，必須代以人道觀。我們所見正與馬克斯相反；馬克斯謂社會的發展完全受物質的支配，我們則看見社會的變更，完全受人類意志與信仰的影響。這種道理，在人類的智慧，有征服自然的力量時，更見真切。這個時候我們的自由，不受自然力的束縛，却

作我們自己情感的犧牲。『親愛的布魯塔斯 Brutus，災殃不是天降的，是我們自己造的呀。』若在我們自己身上的過失能夠改革，則世界上一切罪惡，都可化爲烏有。

在這最末的一章裏，我先表明機械觀與人道觀 *humanistic outlook* 的不同；再發揮如何能夠利用機械來解放人類的生活。機械觀和人造觀的差異，是一切相反觀念的根本區別。機械觀以善爲離開個人，存在於社會全體的東西。人道觀則以善是存在於個人生活以內的東西。機械觀以爲人在社會恰如一部機器的一個輪齒，須使本來的天性悉行改變，個人的意志完全斷喪，來聽全部計畫的支配。至於人道觀，它看一個小孩，和園丁之看一種小樹一樣，小樹是一種有內在性的東西，有了適宜的土壤空氣和日光，必能發展成一個很好玩的樣子，小孩也是這樣。機械觀的極端，是愷麗芬主義 Calvinism；人道

觀的極端，是消教 *Theism*。

愷麗芬主義，以爲人類不是爲自己存在的，是爲上帝的威靈存在的；幸福的人，不過是被用來表現上帝的仁慈；苦難的人，不過是被用來表現上帝的嚴正。無論幸福苦難均足顯現上帝的威靈，都是值得贊頌的。並且人們的被難與被救，與人們行爲的善惡完全沒有關係，都是出於被定的，並非出於報應的。

現在愷麗芬主義差不多完全消滅了，人們自以爲發現出它的荒謬來了。不過我以爲現在的機械觀，特別在大資本家，簡直與愷麗芬主義毫無區別。祇是形式上以機械代替上帝，以機械的勢能，代替上帝的威靈，以窮人與富人代替被罪的與被救的，以遺產的承襲代替命運的被定而已。實際上現在工業主義的一切信條，和愷麗芬主義的一切教義，沒有一件不相符合的。按照這種宗教，人類不是爲自己生活着，是爲機械的生產才生活着。我曾見說去開發非洲的白

種人，看見土人不工作而過愉快的生活，以爲這於他們有很大的妨害，於是課土人以屋稅，他們因欲付屋稅便不得不工作。白人的這種辦法，不僅是自私自利的行爲，確是出於工業主義的教義。總之這兩種宗教，都是將生活目的置於生活以外。

人類有許多的劣性，其中最特別的是視一切有利於自己的東西，爲神明而崇拜之。如崇拜稼穡，乃至以人類作犧牲獻媚植物之神。崇拜性，則崇拜生殖之神；又因性的反動，則又崇拜貞潔，堅持獨身主義。澳洲土人不惜忍受外科手術的苦痛，以節制生育；這也是對於性的崇拜。同一的，白種人發明機械，利用機械，乃至崇拜機械，到了崇拜機械，才有很大的流弊。

應用機械，沒有害處，崇拜機械才有害處，所以我們不反對機械自身，是反對對於機械的崇拜。農業至今尚存，而對於穀神 *The corn spirit* 的崇拜，

則已廢去。同一的，機械的用途可以保持，而機械的崇拜，亦應當除掉。

與機械觀各趨極端的道教，在紀元前六世紀時發生於中國。它的教義，以爲宇宙萬有，無論有生命的無生命的各具一種固有的天性，所謂善，就是除掉外力的干涉各隨固有的天性。莊子，是道教信徒中的巨子，他最反對一切違反自然的企圖。他反對政府，因爲政府是控制人的；他反對孔子愛人的主義，因爲人們不可對於別人有何利益，祇有讓他們各隨其便，是最好的辦法。他反對道路，反對舟梁，反對養駱馬，乃至反對木工陶工，因爲這都是矯揉造作的。試引他的一段文章，證明他這種觀念：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故至德之世 其行填填，其視頰頰。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及至聖人，黷亂爲仁，踳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機械觀是干涉主義的極端，莊子的意見是自然主義的極端，實則各有流弊。人有一種干預人家的天性，果真去了政府，祇是強梁者能得充分的自由。要使每人的天性各有機會能自由發展，是必不可能的。不過一種社會制度，確應當以能夠使個性有充分發展的限度爲目標。我們應當取中和的態度，調劑於正義與自由之間：以正義保障一切人的機會，和生活的需要；自由則是利用機會發展個性。

正義與自由有不同的領域：正義的領域，是社會生活的外面的條件，自由的領域，是個人幸福的追求。正義的領域，不妨有機機主義，自由的領域則純粹是人道主義。正義的最大價值，就是防止爭奪，自由的價值，比較更是積極。

在一個正義的社會裏，任誰不得承繼私產，不得多佔土地，不得受人供給，游手好閒。從另一面說，使人人溫飽，並供給失業者的生活費，直到尋得職業為止。現在財產握在私人手裏的害處，不僅在使多數人受貧乏之苦，而在使多數人的靈性生活套上了奴隸的束縛。新的社會組織，是使人們在靈性生活方面，得到更大的自由，雖然不一定增加物質生活的愉快。

若有好的社會組織，便不須過度的工作，即可得到生活上普遍的充足的供給。如社會主義建設成功，則沒有企業上的競爭，而無聊的廣告，過度的生

產，商場的攫取，等等耗費，便可省出。若國際主義建設成功，則沒有國際競爭、而軍備，戰爭，外交，關稅等等耗費又可省出。那時人們爲社會的物質生活，可大爲減少，爲個人的靈性生活，可大爲增加。

這些計畫仍需要偉大的組織，和最好的機械。爲生活非作不可的工作，仍不免枯燥與厭煩。不過可以將工作減輕到一個最低限度。以現在機械的能力，能夠減到每日四小時，機械的能率日進，工作的分量便可遞減。

人口的增加，不免使食料的供給發生困難，所以要實現社會主義，特別是國際社會主義，非使人口增加率停頓，或近於停頓不可。人口增加率太大，不但爲窮乏之本，並且爲戰爭之媒。法國的人口增加率已入停頓狀態，其餘各白種民族也已近於停頓。亞洲各民族人口增加率的停頓則爲期尙早。但我們希望可以希望反對節制生育的宗教迷信，逐漸完全破除，在二百年以內，世界的人，便

可都知節制生育。到了那時，社會主義的福利方可部分的實現，到了那時，不繁殖的民族，必要用不堪的手段，保護自己，抵抗繁殖的民族。所以在那個空兒，有社會主義的熱望的，當限於白種民族，日本與中國，或不久亦有此等熱望。

假定物質生活方面有上述的情形，便能保存靈性的自由麼？握經濟實權的，不至以威力壓迫那些思想行爲與他們不一致的人麼？我想這是不可能的，攬權的官吏，仍是要摧殘靈性的發展，和道德的進步，和現在的資本家無殊。若他們的權力，不加以制戒，則藝術、科學，生命與世界的自由研究，仍無長足進步的希望。

我可以舉幾種事實來作證明。據說——我不敢確定——布爾希維克禁止教授安斯坦的學說 *Einstein's doctrines*，因為這種學說，決穿了人們對於事物

真實性的信仰。即使此事不會發現，但在國家社會主義下，此類對於科學研究的干涉，怕是在所不免的。當我從中國回國時，找得一處很合式的寓所，便欲租居，並且那個出租者也很願轉租於我。但此寓的地主，反對我的政治學說，不准我租居。幾番交涉的結果，他允許了，但必須多拿房租，並須有三個地主來保證在租期內不得作政治學說的宣傳。因為其他的地主，才爲我解除了這個困難，儻若一切房屋都屬於國家；我祇得被迫出國。

若國家能控制土地與食料，則此種經濟權，可以挾有一切刑法上的威力。一個人若不得租房或購食票，與囚犯所受的痛苦還有甚麼區別；要免除此種危險，必須有發揚的民氣，有組織的工團，對於官吏和對現在的資本家有一樣的懷疑。並且抵抗官吏以爭自由的團體，是不可少的；若有這樣一個生氣勃勃的團體，自由自然會保存得住。

如何使人們有不懈的工作，也是一個難題。有許多人因為欲得大眾的歡心，而勤於工作，或因欲增高地位而勤於工作。但其餘的人，則非用一種強迫力不可。如非常懶惰荒唐的人，或奪去他的煙酒或食品的供給，以作壓迫，或下獄以示懲罰，均是必要的。不過以管轄工廠的官吏來判斷工人的勤惰，不免有徇私舞弊公報私恨的危險，若在工業上，有完好的自主組織，則工團的公意，便能抵防這種流弊。

在大家都當工作的條件之下，還有一種例外，即不作工而能夠得衆人的贏餘以維持生活的，如藝術家，著作家，和新聞記者等是。

我們可以明白知道靈性自由的保存，在任何一種社會主義之下，需要一種條件，即是強有力的民意，監督政府，不准政府干涉工作時間以外的任何事，除非與工作有關的。若一個人犯了罪（與工作無關的）國家應按法律懲辦他，

不應當以經濟手段報復他。這不是不可能的理想，這是工團很容易達到的目的。

要減削官吏的強制力，須有最高限度的工業自主，除有非常事故須得政府解決外，如組織和統治宜完全歸工團自由處理。

從這種制度裏，我們可以希望得到甚麼利益？

第一可以停止經濟競爭，而戰爭的一切動機差不多亦能同歸於消滅。經濟競爭既然停止，則人們對於天然富源，不至再有破壞的開發和過度的耗費；對於買賣貨物，不至再用欺詐的廣告術，鄙劣的交易手段；至於社會善惡的標準，不至再有現在所謂成功的道德 *Morality of Success*。於是中國儒家蓋雅寧靜的精神，謙和有禮的態度，不難實現於西方各國。並且可以不至再有窮乏之痛苦，和自表闊綽的揮霍。

於是人們將熱烈忙亂的生活，變爲恬澹閒適的生活，以小部分的時間，從事物質上的營求，以大部分的時間，從事靈性上的思索。現在的人崇拜聲勢赫赫的資本家，那時的人，重視謙和，誠懇，聰敏的「君子」。智慧和藝術的天才，不再埋沒於機械事業，不須受資本家的豢養。於是藝術可以復興，科學可以獨立，不再受商業與戰爭的利用。人們的精神，從物質生活裏得了解放，充分發展人類的神奇。於是一般的人得了平平穩穩的愉快生活。傑出的人，得了與高彩烈的光榮生活。

我們進行的障礙是甚麼？貪財，嗜權，和牢不可破的傳統習慣。這些廢物，在將來驚濤駭浪的時期裏，被沖洗淨盡；我們更有希望了。若能這樣，世界所經過的黑暗時代，才不算無目的的犧牲。



工業文明之將來

六〇付印
元二出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七角五分 郵費七分】

羅素著 高佩琅譯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新盤路緯度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版權不
所關
有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中市二二四一五

分售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武昌 太平洋書店
天津 太平洋書店
長沙 長沙圖書局
各埠 各大書坊

經濟學史

小周市太郎著

李 祥 編譯

全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分經濟學史爲古代，中世，近代，最近代四時期。對於前三時期的經濟學說，只以簡單的方式略述其起原演進及其

當時實際生活的相互影響等；至最近代農學派以後，則分別思想系統的派別，詳詳細細的說了一個明白。這確是目前研究經濟學的人不可不讀而又不易看到的名著。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最近十年來的歐洲

R. L. BULLI 著
陸 譯

本書者為英國現代名家，對於最近十年來的歐洲的現狀，他在這書裏記載得非常詳盡。這確是我們一部不可不讀的好書。全書都四十萬言，平裝一巨冊，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社會思想概論

田制佐重著
无悶譯

(全一册定價一元)
郵費七分半

本書對於近代各國之各種社會思想，敘述簡明，批評確當；尤其是著者所非常傾倒之社會聯帶主義，頗與三民主義中之民生主義相近；倘能披覽一遍，則於社會之可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來改革進化，定能增加多少信念；且於中山先生之絕不主張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也會越發覺得實有大大理由存在。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勞動問題與勞動法

李劍華著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

本書除將勞動問題與勞動立法的重要及列國對此之趨勢詳細論列外，更把我國有關於勞動立法的各種法令都搜集攙來了。凡欲對此與社會安寧攸關的重大問題有所研究的，不可不手此一編。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在歐羅列強的政治經濟與軍文物的現代出版界，要找一部組織弱小民族的著作，真好比海底撈針。然而在革命途中，我們決不能忘記那一聯合各弱小民族的一句話。所以本書雖僅敘述十五個民族的被侵害的略史民族痛苦的癡病及獨立運動的情形與其出路，而實在是一部不可多得不可不讀的好書。

李作華編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全一冊定價五角

俄國研究

俄國革命運動史

由內封介著 廣仁山譯 一元七角
本書詳敘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及各革命家的經歷思想。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一元七角
本書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敘述得十分詳盡。

革命後的俄羅斯

李得琛劉寶善合編 二元八角
本書詳述俄羅斯革命後的種種股
族，及其國內最近之狀況。

蘇俄政治之現況

H. N. Brislford 著 胡慶育譯 一元
這是一部實地考察的記錄，欲知
蘇俄最近之政治情形須讀此書。

蘇俄的經濟組織

尼林哈定合著 蔣國英譯 七角
欲知蘇俄經濟組織的詳細情形，
請讀此書。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合著 牛渠譯 一元二角
此書述明了蘇俄的東方政策，而
日本人的野心也暴露出來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婦女問題講話

真山才著 高聖謙譯 定價一元

婦女問題不單是婦女謀脫去男子的寄生
的隸屬的問題，而是一民族全人類之種
之根幹問題，是和國家及人類的進化發
展相關的大問題。所以在這建設時期，
確是何等值得研究而必須善為解決的一
個問題啊！本書專以一般的常識和通俗
為宗旨，內容極為完備，確是一部不易
見到的好書。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中山 出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增訂再版 一元三角

李業編著 晚近六十年間的史實，實是我國歷史上最關且最苦痛最危險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所以本書出世，海內風行。只因初版付印倉卒，不無遺漏，用特於再版時，廣事搜求，盡量補充。計比初版增加五十餘頁，全書達五十萬餘言；這實是我國目前唯一完美的現代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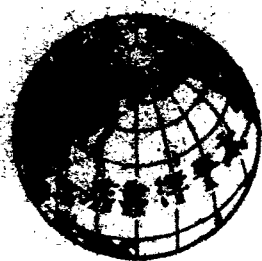
中國最近百年史

顏昌鏡 著 定價六角

欲知自鴉片戰爭至國民革命成功，這百年間，我國受了幾許國家破滅種族淪亡的恐怖的重難與若干苦辣辛酸的外來的侵略的，請讀本書。因爲本書對於生於憂患的我國最近百年來的史實，記載得非常詳備。

#10
609/50

609/50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廿五日收到